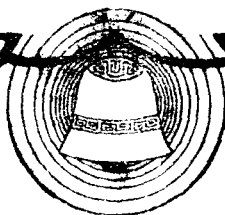




寶生生活散記

周周
挹啓
筠明
著

正中書局印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滬一版

小寶生活散記

全一册 定價國幣三元八角

(外埠酌加運費函費)

編者 周 挹 啓
發行人 吳 秉 常 明

印刷所 正 中 書 局
發行所 正 中 書 局

序

這是一個長篇的中國兒童故事。內容是敘述一個由初生到四歲的兒童的片段生活。

在外國，父母替孩子們寫傳記的所在多有。至於本着自己從兒女方面得來的經驗，而寫類似『父母學』半理論的文字的，更屬指不勝屈。這在中國恐怕還是創見吧！

外國兒童和中國兒童各自有他們不同的生活環境。他們的性情，舉止，嗜好，玩的方法，以及其他一切，也各不相同。例如外國孩子在出世以後，就被放在一個小車或搖籃裏推到院子當中去做日光浴。較大的孩子就是在嚴寒的冬天，兩條大腿也是赤裸着的。上房，爬樹，泅水等等含有危險性的遊戲，父母都不加以禁止的。這種種習慣，可謂和中國的孩子截然不同。縱令同屬中國兒童，因為先天秉賦不一，父母領導互異，他們的生活趨向，也就大不相同了。再進一步說，在同一個家庭環境的兒女，他們成長的經過，不一定完全相同。這種情形惟有父母知道的最詳細，所以描述兒女幼年的生活狀況，以父母為最相宜。

我們寫這篇東西的目的，可以分為左列幾點。

①從這裏可以得知一般中國兒童的幼年生活狀況，雖然有些大同小異的地方，同時，並可以得知兒童由幼漸長，關於身體，知識，種種方面漸次增進的必經的階段。

②關於父母對於兒童的正當態度和教管的方法，以及兒童心理，兒童個性，兒童衛生，兒童知識，種種方面的研究，比較，我們都於言外做一種暗示。讀者不難一望而知。對於『父母學』，『兒童學』，這或者不失為一本相當的參考書。

③期望相當年齡的兒童，讀了這篇東西以後，能夠增加他們的生活興趣，養成他們判別好壞習慣的能力。

④由這篇東西，希望能夠引起每一對父母都情願替他們的孩子寫生活錄的熱心，而為比較孩子們生活狀況的根據。尤其是母親，應當更詳細的記載，以期逐漸改善她們對兒女的態度和教管的方法。

我們這篇東西，純是寫給小學兒童和一般主婦們看的，所以注重寫實，不容談理論。用淺顯流利的文筆描寫瑣細的日常生活的，使能周詳而有趣的活躍在紙上，這是我們始終努力的一點。至於文學的技巧方面，或者相當欠缺。同時，我們更希望繼續寫下去——假使可能的話——一直到孩

子自己能夠寫日記時爲止。

今年不是兒童年嗎？但是在兒童讀物中我們看到的，仍是些不合中國兒童脾胃的外國童話，外國兒童故事；要不然就是『狗哥哥』、『貓弟弟』。若求一種新的貢獻，可以說絕無僅有！我們期望這篇東西能夠負起『揭竿一呼』的使命，而爲轉移兒童讀物方面的『開路先鋒』。

二十五年七月著者識於北平

目次

一	槐蔭如蓋下一輛小車……	一
二	小朋友阿迷……	七
三	『毛毛』『傻傻』……	一三
四	跟爸爸認生……	二一
五	到外婆家去……	三〇
六	『你猜猜我口袋裏有什麼』……	三八
七	奶奶的夢……	四六
八	『你檢吧寶腿疼』……	五二
九	學媽媽洗衣服……	五七
十	拿枕頭當小寶……	六四
十一	一幕洗頭的趣劇……	七二

目

次

一

一 槐蔭如蓋下一輛小車

夏天的亭午，院子裏靜悄悄地，祇有幾個麻雀兒來往叫着。北上房一排十幾個窗子，都下了綠色窗衣，隔着長廊，映進南牆三株蔽日參天的大槐樹，愈顯得一眼望不透的濃綠。

被青苔膩溼的土地，上面罩滿陰涼，漏下一絲一點日影，風來時，動盪個不住。停在靠西邊階下一輛小竹車，黃色的篷子上，這時好像印着深淺不同的花紋。陽光射不到車裏睡的小寶。她睡得似乎更酣暢了。一件淺緋色的短紗衣，胸前鈕扣已經散開兩個。胖團團的兩隻小拳頭，緊緊握着放在左邊。小嘴不時在動，像是說話。霍地裂嘴笑了，小嘴右邊立刻起了一個小小酒窩。天真堆湧滿臉。想必是正在睡夢婆婆教（註一）。

★

★

★

★

★

小寶是個未滿週歲的女孩，降生在一個初秋的月裏。雖說是初秋，可是夏天的炎威，這時還未退盡。玻璃窗透進的暑氣，悶得人喘氣不得。睡在床上的母親，止不住用手帕去揩額際的汗水。小寶祇裹了一層被單，兩隻烏黑的小眼珠，滴溜溜向左右亂看，彷彿正在觀察眼前的一切。

『小孩出世以後，不是好幾天才能睜眼嗎？』曾經看見幾個小妹妹落牛的爸爸開始這樣懷疑。但據祖母的解釋，那是從前的孩子，近來生的孩子可不是那樣了，——一輩強似一輩。

剛剛落生幾天的小寶，誰說不胖！有着一個圓而且胖的小臉，一身深紅色的肥肉。不幸幾天以後，她一變而像枯瘦的小猴。原因是媽媽自己沒乳，代乳粉吃不服，更沒有用妥一個合適的乳娘。以後還是決定餵她飛鷹牌牛乳。媽媽整天整夜要照料她的乳。這樣在末滿三個月以前，她依然是個營養不足的嬰兒。記得在兩個多月的時候，媽媽第一次抱着她坐火車到外婆家去，外婆一天唸到晚：『這個困怎麼瘦成這個樣子！不餵人乳是胖不了的。』大家也都不歡喜她。一天，媽媽在樓下有事，她獨自睡在樓上一隻床上，大概是因為飢餓啼哭了半天，媽媽也不大說她可憐。

三個月後，媽媽每天除去餵她三遍牛乳以外，又找了一個非正式的乳娘，每天來貼她兩三遍乳。是一個極壯健的回教婦人，乳水當然充實而有力。這樣，經過一個極短促的時期，眼看她苗實起來，小臉，小胳膊，兩隻小腿，肥白得像剛出籠籠的蒸饅頭的確，變成另一個孩子了。

這時，她並不十分愛啼哭。奶奶整天抱她在地下走趨。大家都愛哄逗着她玩。媽媽心裏也著實憐愛，雖然口裏不時罵着『討厭！』尤其在哭的時候，她的小屁股上還要挨媽媽幾下輕輕地手掌。

她似乎漸漸了解人意，知識也正在開始萌芽。在夫人指導，教授之下，學會許多表情動作，笑，哭，就會了，擠眼，搖頭，耍拳，抓手，也依次嫻熟。見了媽媽或她的熟人，知道掙扎撲過來要人抱，兩隻小手，臂是那樣張着像兩個翅膀。譬如要是個生人向她說：

『小寶，跟我來抱罷！這裏有好玩意兒。』她一般知道笑着向原抱人懷裏藏躲。

她這時已經有了許多小玩具：小鈴，小鼓，小花棒，小人，小人這時她還不會玩。親戚朋友都愛她，贈送她不少禮物，衣服，尺頭和玩具。爸爸從老遠的地方，巴巴地替她買了一個小搖鈴回來。誰知道她不高興玩，拿了兩次，兩次扔在地下。

『看你底爸，這老遠花兩個大子買回這破玩意，我困都不愛玩。』媽媽總是嫌爸爸捨不得花錢給孩子。

半歲的時候，正值新年，媽媽帶她拍一張像片。照像館的人都說她是男孩。因為她打扮得完全是個男孩樣子。一個人坐在帶圍的小椅子上，一隻胖胳膊藕樣的露在外面，挺有神氣。當這張像片寄給爸爸的時候，媽媽信裏會有以下一句相當自負的話：

『你看我給你帶的兒好不好啊？』這在爸爸的內心，是如何的安慰！

「媽媽，」「姆媽，」「爸爸，」這極簡單的語調，在她半歲以後，常常掛在口邊。並且用舌頭在口裏發出其他種種不同的聲調。有時將整個拳頭放在口裏。吃手是小孩子們的習慣。



你看我給你帶的兒好不好啊？

1933, 2, 小寶攝于北平，時年半歲。

春天過後，天氣漸漸暖

了。媽媽帶她去醫院種痘。在一間大的診病室裏，三四個醫生正忙着給二十多個孩子施種，有的醫生忙着搽火酒，有的忙着劃口引漿。孩子們的哭聲，和大人的哄逗聲鬧成一片。尤其是當一隻小

胳膊赤裸着拿在醫生的手裏，用小刀劃十字的時候，孩子們愈發拼命地哭。輪到小寶，她卻安然坐在媽媽的腿上，小胳膊上同樣搽了些火酒。一個醫生便開始替她引種。她似乎絲毫感覺不到疼痛，反而玩笑着要奪醫生的小刀。旁邊的人，連醫生也在內，沒有不誇她結實和乖的。普通孩子，恐怕都

趕她不上。

在一個晴朗的下午，小寶被抱在樹蔭底下，又剪了一次髮。她在媽媽身上毫不哭鬧。這樣經過約莫一刻多鐘，安然地將髮理好，理髮師不住誇着她乖，聽話。

小寶的個兒着實長大起來，身上的肥肉緊緊地擰也擰不動。大概小孩在熱天汗出得愈多，是身體愈健康的象徵。她在四月天就整日價流汗，尤其是在睡午覺的時候，小車上鋪的涼蓆，會深深地留下一個小身體的印子。她真怕熱，小車來回走着，扇子也得住地搽。不是這樣，她只想坐起來玩，不睡。她最喜歡洗澡，洗冷水澡。看見媽媽端着澡盆進來，全身的動作，一致表現快慰。坐在盆邊一個小木板上，渾身赤條條地，手脚都在戲弄着水。母親替她洗完以後，沒頭帶臉撲上一身爽身粉，恰像一隻小白羊。她或者也深深感到涼爽的痛快。

小寶在家庭的地位，漸次增高。她整天哄着爺爺奶奶笑得閉不上嘴。全家都拿他當作一個活寶貝。她這時什麼人都會叫了。在床獨自個貼着牆站立十幾分鐘。慢慢地能夠扶着床欄，來回走步。最好上高和藏迷。床上疊好的一層一層被子，便是她理想中的樓梯。努力爬到半中，不幸小腿一軟，滑了下來，咕咚一聲鬧個馬仰人翻，她卻大笑不止，爬起來依舊去上，沒絲毫畏縮神氣。你若逗着她

藏迷，她更歡喜得不知怎樣才好。

她底食量真大，稀薄的奶水似乎已不能滿足她底慾望。當大家吃飯的時候，她也坐在旁邊笑着向奶奶要菜飯吃。她不問媽媽要，因為她知道媽媽決不會給的。

端午節過後，小寶主要的食物，已經不是乳汁，而是煮得極爛的糜粥，和些碎的蔬菜。她一頓要吃兩小木碗——是外婆買給她的一隻紅色電木碗——都是媽媽親手作給她吃的。

她的身體趨向橫的方面發展。兩隻小胳膊也有相當的力氣。她能在地上站立，不用人扶，如果有人牽着，她能向前走得幾步。奶奶在鐵展特爲給她買了一隻小紅櫛子。她極愛它，常常將它搬來搬去地坐着。有時用右手握着它的一隻脚，將它高高舉起，同時將自己的兩腿也分作八字形，左臂也向上擡將起來，似乎是在平衡她身體的重心。這表現她孔武有力的滑稽樣子的確可笑極了。大家不約而同地都拍手笑着說：

『小寶，小力士，舉得真好，真有力氣！再舉一回我們看。』

她聽了這話，愈發高興，小櫛舉得愈高，將一張小臉漲得通紅，但卻不笑，繃着臉兒，也許因爲一笑就沒勁兒了。

(註一)幾個月大的孩子，睡熟了以後，常常擠眉弄眼，或是裂着嘴笑。北方謂之睡夢婆婆教(註二)。意思就是說夢婆婆教。在教她面部一切表情達意的動作。

二 小朋友阿迷

在六月的一天，天陰沉沉地像要落雨。小寶坐在她底小竹車裏，隨着大家又換過一個新的家庭環境。這裏有宮殿式的屋宇，有長廊，有槐樹，有光滑的地板，一切都不像以前那樣枯燥了。她尤其歡喜的是幾株大樹散下來的滿院涼蔭，微風吹得人絲毫覺不到溽暑。就是在火傘高張的正午，也不致受那驕陽的威脅。小寶每天在吃罷午飯以後，照例要媽媽推着小車，在那天然的涼棚底下睡上一覺。

這天，也許因為玩得太疲倦了，打午後一點鐘睡起，直到三點多鐘還沒睡醒。她唯一的小朋友阿迷——一隻白地黑花的長毛小貓，她常抱着玩的——從屋上順着樹幹跑將下來，一直跑到小車前面。用牠的前爪只一撲，就竄到小車上面。長而肥的尾巴在小寶的臉上掃了一下，她不由從夢中驚醒，兩隻惺忪的眼，還沒看清楚是什麼東西，就哇的一聲哭了。這時媽媽正在房裏縫衣服，聽見

她哭，趕緊把活計扔在一邊，三步作兩步跑到院裏，雙手將她從車裏抱起，一屁股就坐在車旁的小橈子上。

『莫怕，莫怕，我因莫怕是阿迷——你的朋友。你不是愛牠嗎？牠是來找你玩的。』媽媽一邊哄她，一邊用右手摩撫她的額角。小寶這時不哭了，但仍緊蹙着兩道細眉，黑眼珠特別大的眼睛，銅鈴鐺也似的注視在遠處的阿迷發怔。比蘋果色還嬌嫩的雙頰，這時更紅得可愛。據媽媽說，小寶近幾天又吃多了，停止食。所以兩個臉蛋子格外發紅。

阿迷的年齡，比小寶小些，才三個多月。個兒不大，卻極可愛。小寶時常抱着牠玩，有時攢着牠的尾巴一勁向後拉，——媽媽是不許她這樣玩的——但有時又極怕牠，見牠來了就躲；牠跑開，又想去追。

『貓貓怕迷迷，』她常常用手指着阿迷，臉向着媽。媽這樣說，帶了幾分恐懼的樣子。

『一么——一么——』阿迷叫喚的聲音極其嫩細而柔和。

『一么——一么——』小寶會學貓叫，也極嫩細而柔和，純粹是個小小貓的聲音。這是跟阿迷學的也未可知。

小寶的視覺和聽覺特別敏銳，阿迷或其他小貓正在房上叫喚，坐在房裏的大夥，都沒看見，更沒聽見，依舊東拉西扯地談天。在這嘈雜的聲浪中，她忽然用小手一指正對玻璃窗外的屋頂喊：

『貓貓……貓貓……』小臉是向着大家，好像發現一個新奇的寶物似的，驚訝和得意佈滿臉上。你若是不理會她，仍去談你的天，她會更加重語氣，非叫大家都聽見不可。

『寶寶……是……是……是隻小貓。』大家打斷了話頭，都向她笑着這樣說。她這才勝利地將小手放下。同時小臉也回轉過來，另尋她玩兒的對象。



剛滿週歲的小寶，已經完全脫離了乳食時期，每天靠準吃三四頓爛飯，裏面放些蔬菜，或放一個雞蛋，或者放些紅蘿蔔。她的胃口真好，一頓總要吃上兩小碗。有時餵她些酸而涼的番茄水，同樣吃得津津有味。有時病了，發燒，嘔吐，媽媽餵她些小藥，也毫不費力，一匙一匙地不多時候都喝完了。她似乎不感覺十分苦得難以下咽。因此，沒人不說：『寶寶吃藥真乖，誰都比不了！』奶奶也常誇獎：

『我的寶真聽話！爸爸姑姑小時候都趕她不上！』這樣，小寶簡直變成家庭唯一的紅人。所有的親友，沒有不知道她，而且記掛她的。

小寶所以能夠走路，一半是在小車裏練習出來的。她在車裏總不老實，不是扶着車沿來回走步，就是兩腳登着車沿向後瞧看，和人家藏迷。這樣，曾經摔過一次，腦後凸出一個大包，流出些血，直突過兩三個鐘頭。媽媽嚇得臉上變了顏色，抱在懷裏百般哄逗：

『我的兒，莫怕！唵嚙毛，嚇不着（註三）。』媽媽還深恐她嚇着，在她跌交的地方，彎下身子，用力抓了幾把土，拍在她底頭上。據說這樣叫叫，小孩就不會嚇着。這時爸爸正躺在床上，手裏的書扔在一邊，嘴裏唧唧嚙嚙地，在埋怨媽媽不經心，使寶寶喫苦。媽媽好像未曾聽見，依舊細聲細氣哄慰小寶。一年裏頭，小寶曾經跌過三次重交。除去這次，一回是由于媽媽的過失，一回是由于爸爸的大意。爸爸對於小寶被踐，極端後悔。但奶奶和媽媽卻不十分在意。『小孩不跌長不大，越跌越有勁。』這也許是經驗之談。不然，小寶兩隻小腿，爲什麼比從前反倒更有勁啊？

小寶過週歲這天，家裏預備了兩桌酒席。親友知道的都來送禮道喜。男女客人總共有二十多位。隔壁的伍大嫂，也攜她那和小寶同年的男孩來行人情。小寶這天穿的是一件白紡綢沿紅邊的洋衣服，赤着胖腿。短統襪子，套了雙黃色皮鞋。頭髮還是半長不短的，愈顯得一對大杏核眼，和一個皮球似的小臉。吃過午飯，全家人都換過新鮮衣服。奶奶焚了香，依次在堂房裏拜過祖。隨後用一塊

大紅緞子尺頭，蒙罩一個建漆描金托盤。上面擺了尺，剪刀，針，線等，一切女紅應用的東西，和些筆墨文具，一個算盤。又擺些糖果餅餌。親自送到坐在床上的小寶面前。這時屋裏擠滿了人，都睜睜地注視她，看她倒要拿些什麼。她先將盤裏的東西，看了一遍，一下就将裁衣的尺拿在手裏，舞了半天才



我就是照像

不笑！——小寶肯定地說。

小寶時年二十一個月。

放下，又換拿一枝毛筆，在盤裏橫七豎八地亂掃一陣，糖果和餅餌，都被她掃得乾乾淨淨，散落在床上。一幕抓週的趣劇，於是告終。大家紛紛評論，說她將來長大，必是會縫衣服，會讀書，寫字，又會作文章。

午後三四點鐘，客人陸續到齊。一位客人帶來照像機，替她拍了幾張像。她有點兒怕照。總是動，像是難得照好的。但她現在卻不怕見生人了，客來得越多，她越高興，大家輪流抱她。她曉得讓人坐，

曉得拿紙煙送給人家，雖然她還不大會講話。她並且又學會幾套新本領，鞠躬，請請拜拜，和客人握手。無論那位客人走的時候，她非要替他們拿點東西——例如陽傘，錢包，或其他零碎東西——叫媽媽抱着一直送到大門口不可。客人上車以後，她照例一鞠躬，這已經成了她的習慣。大家都說小寶真有禮貌。其實並沒人特別教給她，若是她認為滿意的客人來到家裏，她總不許人家走。當時甚至啼哭起來，用以表示她挽留意思的堅強和真摯。所以客人常常不使她知道，蹣手蹣腳地走出大門。

小寶一週歲初度，着實熱鬧了一天，到深夜客才散盡。第二天在她粉嫩的頸項上掛起一副假綠翡翠的項鍊，在她肥胖的小胳膊上，籠上兩隻黃澄澄的圓鐲。這使好美得小寶，是多麼愉快而滿足呢！

(註二)小孩子如果跌倒了，媽媽將他扶起以後，常常就她栽倒的地方抓幾把土拍在孩子的頭上。同時大人的口裏唱着「唵嚕唵嚕毛，嚇不着。」據說這樣叫叫，被嚇掉的靈魂就會依舊回到孩子的軀殼裏，孩子就不致再嚇着了。南北各省都有這種風俗。唵嚕就是摩挲的意思。毛是孩子的頭髮。

三 『毛毛』 『餛飩』

是明爽的秋天，傘般的槐樹，眼看消瘦了許多。一條一條地樹枝很清楚地交又在半空。院裏鋪上一層黃葉，人走在上面沙沙作響。這一切都帶着涼意。隣居伍家的小哥，早已穿上藍呢子袷襖，臉上愈發黃得可憐。小寶穿一件大布斜襟長袍，在太陽底下看媽媽檢曬衣服。

又到了爸爸出門的時候。媽媽近幾天忙得不得開交。要趕做棉衣，又要檢點行李。小寶最愛看人家找東西，無論是翻箱籠，是開櫥櫃，她必要在你身旁站上個把鐘頭。奶奶裏間房的矮櫥櫃裏，剛放進一大捲雪白的棉花，是媽媽買來預備替爸爸做棉襖的。好奇心驅使她慢慢地開開櫥門，將小手直伸進去，剛觸着棉花馬上又縮了回來。

『小寶，那雪白的東西是什麼？』正坐在她身旁的大姑，笑着向她這樣問。

『毛毛——毛毛——』帶點粗重的聲音。

『怕不怕寶？』

『怕——』隨後碰的一聲，櫥門又被闔在一起。

談到小寶走路，近來的確比從前牢穩了。記得過去的小孩，在剛學走路的時候，必須用一條長的帶子，綁在腰上，自己的母親在身後牽着走。東搖西擺地好像牽着一匹失去羈勒的馬，小寶並沒有經過這細帶子的階段，就學會走路。不過遇到跨門檻，上下臺階，還得大人扶掖罷了。

★

★

★

★

★

「小寶整天老喫米飯，不覺得膩嗎？不如換換樣，餵她一餐饅頭。」素來不好說話的六姑，這天忽然向奶奶這樣提議。奶奶和媽媽對於這個提議，都很贊成。於是小寶的午飯，便換成白菜湯煮饅頭。有時也拿蒸熱的饅頭，蘸菜湯餵她。她看見那熱氣騰騰的蒸饅，不由得眉開眼笑，手舞足蹈，同時嘴裏哽哽啊啊地嚷着要喫。

她似乎知道爸爸要出遠門，這幾天和他特別親熱，吃完飯就拉着爸爸走出房門，順着甬路，一直往大門口跑。

「小寶！上哪兒去？寶！你拉我這樣跑幹麼？到底上哪兒去……」

她的微笑的臉上，好像蘊藏着無窮的神祕，肚裏似在說：

「問我幹麼跟着我走，一會兒反正會知道的。我暫且先不告訴你。」

跑到十幾層臺階和極高的門檻跟前，她毫不遲疑地俯着身子努力向高處爬，充滿了克勝難關的勇氣。走出兩扇紅漆大門，就是十幾級石階，一直達到街心。爸爸的意思，祇要抱着她立在門口，看一看往來的車馬也就算了。但她不依，仍堅決地將爸爸拉下石階。

『這就是街上，還要上哪兒去……』爸爸真有點急了。

『饅饅……買……』她用手向街的北邊一指，一張滿佈要求神氣的臉兒，卻轉向爸爸。

爸爸終於屈服，只得抱起她大踏步向北走去。這條路原是小寶天天跟李媽早上買點心走熟的，她知道要買饅饅必須向這條路上走。今天喫午飯的時候，媽媽不是說實的饅饅已經喫完該買了嗎？在她的小心板上，當時就深深地刻劃上這件事。她並且知道爸爸是事事依她的，絕不像媽媽那樣嚴厲。

在一家饅首鋪裏，爸爸用一個角子換來十個饅首，包在一條白的手帕裏，小寶搶着要拿。這纔勝利地提着饅饅，跟隨爸爸走向自家門口。

在大門的兩旁，左邊釘上一塊銅牌，兩個黑字：『伍寓』。右邊也是一塊銅牌，刻的是簡單一個『周』字。媽媽沒事的時候，曾經用手指示過她：那右邊的一個牌牌是『周』字，左邊的是『伍寓』。

『寶寶姓周，記得不？』爸爸這時要試驗試驗她的記憶力了。

『哪個是「周」字？』

小手往右邊一指。

『「伍」字呢？』

小手又往左邊一指，同時她的眼光也從右邊移到左邊。

『你姓什麼？』

『周。』她毫不遲疑地脫口而出。

爸爸笑了，輕輕在她頭上撫摸幾下。她也得意地笑了一笑。

爸爸出外的前一天，特地從市場買回許多喫食和玩具給小寶。媽媽向來不准她喫零嘴，這次破例抓給她些糖果。同時又給她一個橘子——小寶喊作糖果——一個梨子，她的兩手都沒落空。而且水果是她平時最愛吃的東西。這次得到兩個，真有說不出的快活。

日子一晃兒就是幾天，終於臨到爸爸動身的日子。火車開行的鐘點是午後一點多鐘。一切行李在飯前都已預備停妥。出大門的時候，小寶替爸爸提着一個小包袱，要媽媽抱她一直送到大門。

口，看爸爸上了車，將小包袱遞在爸爸手裏，一鞠躬，纔同大家關門進來。

★

★

★

★

小寶的小朋友，除去阿迷，最近又添上一個女孩子妞子。妞子是李媽的女兒，今年不過四五歲，雖說是剛從鄉下上來的，可是沒有許多土氣。黑紅黑紅的圓臉上，敷些粗糙的胭脂和粉，但仍掩不住她皮膚上被風吹皺的痕紋。一頭半長的頭髮覆在藍布衫的領上，右耳上邊卻又用紅頭繩束了一根紅辮直垂下來。腿上套的是一條紅布棉褲。鞋子早已歪在半邊。妞子初來的時候，倒還斯文，見人總是羞怯怯地往她媽懷裏一躲。說起話來細言細語，一點不敢大聲。但這幾天和小寶玩得熟了，一早起來，就『大姑娘大姑娘』地在窗外亂叫。小寶有時拿些玩具，在院裏同她一道玩，不是拍皮球，就是一前一後拉推小車，把阿迷抱在車裏算是坐車的客人。小寶喊妞子『姐姐』，是媽媽教她這樣叫的。孩子們天真，不知道什麼上下，妞子常因奪取大姑娘的玩具，頭上挨她媽的幾下手掌。結果兩個孩子都嚇哭了。但不多工夫，又會在一起玩。

小寶和媽媽的臥室，是在槐樹的左邊小小三間抱廈，正對着二門。抱廈前是抄手遊廊，到上房去只向左一拐，不用再經過院子。在上房和廂房的中間，向西去是一條狹仄的弄堂。一間極大的廚

房，就在這弄堂的北首。大約莫在午前十一點鐘，矮粗的樹影，還斜躺在樹幹的西邊。李媽正在廚房裏忙著炒菜，妞子只在她媽脚前跟來跟去，嚷着要她媽帶領上街。妞子近來越發嘶混熟了，已不像以前那樣老實。而且同街上的孩子學來許多壞樣，常常哭鬧。媽媽恐怕小寶跟她學壞，常常不許和她一塊兒玩。這時，奶奶和媽媽都在廚房裏監督李媽做菜。小寶抱在大姑的懷裏，眼睜睜看着李媽在哄她的妞子。上房前後四間，空空洞洞沒有一個人。

妞子終於被她媽在愁眉淚眼中趕將出去。廚房裏方才安靜一下，誰知轉眼工夫她又歡天喜地從外面跳了進來，跑到牆角的一隻小檯子上，不知在弄什麼把戲，看樣子似乎非常神祕。

『姐姐……伯伯……拿……伯伯……』小寶忽然手指着妞子，扭轉身軀，掙紅臉向大姑不住喊叫。

大家猜想必是妞子拿着什麼新鮮玩意兒，小寶要拿過來玩。因此，並沒注意，一任她拚命地喊。
『妞子！你拿什麼東西？就讓大姑娘看看，她會還給你的。』李媽看不過，開始命令她的妞子將手裏的東西拿給小寶。

『沒有什麼……』妞子一邊分辯，一邊將手裏的東西，竭力向懷中藏躲。她藏得越嚴，小寶

要求她將東西交出的呼聲，也越發緊張。

李媽含着怒氣，走過去只一把，便將妮子拉了過來，面向着小寶，看她手裏拿的究竟是什麼新鮮玩具。祕密終於揭開了，不料卻是大伯常戴的一隻手錶，早上放在上房書桌上的，不知什麼時候被她摸在手裏。大家再也沒料到小寶喊的是這回事。

「……這孩子膽子真大！桌上的東西隨便亂動，要是丟了，怨誰！」大家都在埋怨妮子。
李媽聽說，回轉身來，當頭一把，就將手錶從妮子手裏搶過來，吧的一聲放在桌上。

「你下次還敢亂拿東西不敢，非揍不可……」李媽真氣極了，揚起左手來就要打妮子。同時拿在右手的炒菜杓子也向後一揚。

「得啦！得啦！饒她這次吧！她這個孩子，不懂事。」大姑作好作歹，算是將李媽拉開。妮子嚇得哭又不敢哭，只呆呆地立在一邊。

大家都笑着向大姑說：「這次要不是小寶，手錶丟掉或是摔破，還不知是誰幹的事，但絕不會想到妮子身上。小寶這小小孩子，就會認識是大姑的錶，真比個大人還強！」

小寶說話的程度，一天比一天進步，許多簡單字都會說了，從前不會叫「爺爺」，近來學得會

叫。不過在叫的時候，頭總要搖幾搖，將『爺爺』兩個字拖得極長，好像在唱二簧，不搖頭唱不出來。大家都喜歡看她叫『爺爺』的樣子，時常哄逗她叫。有時她自己也覺着可笑。

秋天過後，小寶更見肥胖，臉龐的面積漸漸擴充。但她的兩個小眼睛似乎小了些，同時她的小鼻子似乎較前塌得更厲害，塌鼻子是小寶唯一的缺點，然而小孩子們又有幾個不塌鼻子的！

小寶的玩具，逐漸加多。她尤其喜愛的是大姨家表姐送給她的一個樹膠做的小鬼頭：頭上歪戴着一頂尖帽子，兩眼睜得挺大，一副滑稽面孔，很像魔術臺上的小滑稽人。媽媽替牠起個名，叫作『毛三爺』。說起來真像，真像小寶報上畫的那個『毛三爺』。這個名起得太恰當了！

再一個小菩薩子（註三）小寶愛好的，就是六姑送她的一個小姑娘，也是樹膠做的。它留着很光滑的童化式的黑頭髮，臉兒白白地略微帶點兒紅，兩個黑眼珠。綠色的洋衣服，青色的短裙，赤着兩腿。看樣子像是一個東方人。在它的手裏，還抱着一隻小狸貓。這個小姑娘原是前幾年爺爺買給六姑玩的。六姑大了，一直沒拿出來玩。這時就轉送給小寶。小寶整天價抱着它走來走去。有時用手慢慢地拍它睡覺，口裏哼着催眠的調子，抑揚頓挫，和媽媽拍哄她自己的聲音一樣。夜裏睡在床上，也要將它放在自己的小被窩裏，像帶真孩子般摟着它睡。半夜裏還怕它滾在一邊，一覺剛纔睡醒，

馬上雙手將它往懷裏緊緊一摟。天生是女娃子，事事跟着母親學，從小時候玩的方式上觀察，就和男孩子處處顯露不同的趨向。

（註三）江西人把孩子們玩的小娃娃叫小菩薩子。媽媽總是這樣說的。

四 跟爸爸認生

小寶天天從早晨七八點鐘下地玩起，一直到晚上九十點鐘上床睡覺爲止。在這十幾個鐘頭裏，她的身體各部分，無時不在動。日短的時候甚至午覺都不愛睡。晚上也照樣貪玩，不知要哄多少次，纔哄得她勉強上床。剛將她按倒在小枕頭上，不多工夫她又精神百倍地坐將起來。媽媽真氣極了，用種種不應該拿來欺騙、恐嚇兒童的言語和聲音，來嚇唬她。但她卻毫不在意。因爲現在的孩子已經不像前一輩的孩子那樣傻，她知道這一套把戲是做的，是騙她玩兒的。所以這一切方法，整個失去效果。譬如媽媽用手在暗地裏抓弄牆壁，做出一種怕人的聲音，向她說：

『寶快睡覺吧！麻虎（註四）來了。你聽聽牠叫的聲音，真真怕死人哩！……』

但她卻做着鬼臉，照樣用手在牆壁上抓弄，發出和媽媽手邊相同而略微細弱的聲音。這真使

媽媽哭笑不得。後來還是唱着：

『狼來了，虎到了，我們的小寶也睡着了』的催眠調子，好容易纔算把她引進黑甜的睡鄉。

小寶有着一個圓渾渾地頭，一個頭髮旋兒不偏不斜，正正生在頭頂的中心，據說這是出生的時辰正確。她的小頭髮是那樣滲黑而光亮。她天天早晨看見媽媽篦頭，她也非要拿過篦子在自己頭上亂篦幾下不可。有時還挺熱心地扳過媽媽或別人的頭來替她們梳篦。本來是很清楚的頭髮，被她一弄反倒亂了。她卻呵呵大笑。媽媽有時另外拿過一個梳子教給她梳，說道：

『寶，不是那樣梳。我來教你，是這樣梳的。』

她當時很用心地聽着，並且照樣去學。不久就會梳了。

小寶年紀雖小，卻極好美，她看見人家敷粉擦油，就一眼不眨地上下打量。遇見雪花膏，粉盒等等敷面用的東西放在面前，便毫不客氣地拿過來，並且用小手指挖出一塊，勻在兩手，又向自己臉上一陣亂抹。捧過鏡子一照，哎呀！活像戲臺上的小丑！大家若是拍手誇她：『小寶好美呀！』她似乎更表示得意。

媽媽恐怕她的臉被風吹皺，天天早晨洗完臉總要替她擦上些油或是蜜，所以變成她的一種

習慣。

她的頭髮常是在床上滾得亂七八糟，大家給她起個名叫作『毛芋頭』。誰要問她『你的毛芋頭呢？』她便很敏捷地指指頭上。

她知道她的小名叫『小寶』，學名是叫『友樟』。當她極小的時候，人家管她叫『小毛頭』。但在從前人家叫她，她祇能默認，現在卻會公然答應了。譬如你叫她『小寶』或『友樟』，她會：

『噯——』的一聲答應你。同時轉過頭來向你望望。意思是等你叫她以後的下文。但是你如果仍舊叫她『小毛頭』，她會行若無事地裝做不聽見，臉上並且帶點兒不高興的樣子，好像在說：『我現在已經長大了，憑什麼還把我叫小毛頭？』

媽媽是比較嚴厲的，看見人家叫她不應，生起氣來非讓她答應不可。她在母親的威力壓迫之下，只好答應一聲：

『噯——』聲音和態度，表現出無限的勉強。

★

★

★

★

★

逼近新年的一個夜裏，天氣寒冷得手脚發僵，爸爸從三百里外，回到這座巍峨的古城，正趕上

天在落着手掌般的大雪片，媽媽冒雪到站上迎接。路上又溼又滑，尤其是那水泥走道，人走在上面，兩隻腳總喫不上勁兒。媽媽一不小心，幾乎跌了一交。馬路兩旁的電燈，玻璃罩外凍上一層濃厚的冷氣，發出模糊而黯澹的光亮，更感覺路上泥淖難行。還不到十點鐘，街上的行人已經寥稀得可憐。其中一部分還怕是剛下火車的旅客。

小寶跟着奶奶、大姑和六姑，在奶奶房裏正玩得高興，看見媽媽從外邊回來，笑着就往身上撲。爸爸有好幾個月沒有看見他的小寶。她比從前胖了，個兒大了，頭髮也比從前長了，換句話說，她的一切都和爸爸在家的時候不大相同。猛一看，幾乎不認識。同時，爸爸這幾個月在縣裏飽受風霜，面貌和顏色也顯着蒼老好多。這在小寶的一顆幼稚的心靈上，無疑地認為是一個陌生的客人，而絕想不到便是在不久以前整天抱她哄她的熟稔的爸爸。

『幾個月不見，小寶長得這樣高！想必更聰明了！』爸爸說着，張開手就想去抱她。

『不——不——』她正站在大姑坐的一把椅子上，靠着面前一張方桌，手裏不知拿些什麼東西在玩。聽見爸爸說話，兩眼只在爸爸面上睃了一下，馬上背過臉去，向大姑身上一藏，差點兒沒哭出來。

『是你的爸，不是從前整天抱你的嗎？莫怕！莫怕！他不是生人。』

媽媽和大家都這樣哄她。爸爸也說：

『是我！寶，怎麼連我也認起生來了？』

但她仍然懷疑，從大姑懷裏，悄悄地露出一個眼來向爸爸注視半天。爸爸拍手叫她，她依舊不肯過來。

小孩子們都是好喫零食的，小寶當然不能例外。爸爸順手將路上帶回的梨子拿給她一個，又將栗子抓了一大把放在小寶面前，剛纔往桌上一攔，就被媽媽搶回一半。

『栗子不是好東西，吃多了難得消化。你爲什麼給她這麼多？』媽媽對於爸爸給與小寶的零食，總是這樣打折扣的。小寶倒乖，只向媽媽看了一眼，並沒有表示不願意。

『刀子……皮……削……』小寶雙手捧着梨子，舉向六姑，要求替她找小刀削皮。

六姑倒聽小寶的指使，真就替她找來一把小刀，並且將皮削掉，將一個白胖胖地梨子送給她喫。

小寶近年頑皮的程度，比較從前增加幾倍，她會作鬼臉，會做種種滑稽樣子，常常使人笑得肚

子疼。她的個兒不高，可是挺胖，走路又快。滿地跑走起來，格外顯得有趣。

舊歷年的時候，爺爺回來了，行李捲躺在奶奶房裏的地板上。小寶走過去使勁推了幾下，分毫動。便指着行李捲向爸爸說：『被被。』其實並沒有人曾經告訴過她那裏頭包的是『被被。』

她有半年多沒有看見爺爺，這次回來格外覺得親熱，要爺爺抱着她一天玩到黑。她最愛揪爺爺的鬍子。

『寶！爺爺這是什麼？』爺爺拈着自己的鬍子含着笑問她。

『毛毛。』

『寶有沒有？』

『寶沒有。』她先在自己的下巴頰上摸了一下。招得爺爺大笑不止，口裏不住聲地誇着『乖孩子。』

小寶知道痰盂是吐痰的。無論誰正在咳嗽。她知道是要吐痰，立刻向咳嗽的人指指痰盂。她自己也常常故意咳嗽，不惜老遠的跑到痰盂邊也假裝吐一口唾沫。

誰要是劃火柴點烟，或是一枝香烟快要抽完預備扔掉的時候，她也指指痰盂。心裏說：

『這些火柴梗和香烟頭，也要扔在這裏的。』

有時人們忘掉這樣作，而將這些東西隨隨便便扔在地下。她使毫不怠慢地馬上替你檢起來，扔在痰盂裏。因此，在光滑的地板上，輕易看不見火柴梗和香煙頭，這不能不說是小寶的功勞。同時也可以說是她愛整潔的一種良好習慣。

★ ★ ★ ★ ★

過年了，佛龕和祖位前，都點起巨大的紅燭和傘般的整股包香。課子裏擺着各色水果，點心，佛桌前圍起大紅呢子圍桌。在紅燭臺的四遭，捆上些青翠蔥蔥的松柏枝。走廊簷上一排懸掛十幾個紅燈。這一切，都看到小寶的眼裏。好奇和快樂兩種心理的交流，直使她歡喜得閉不上嘴。

有一天，媽媽正抱着她看佛龕裏的佛像，和牆壁上懸的歷代祖宗的畫影，她一眼看見佛桌擺供的水果——蘋果和橘子——喊着要喫：

『我要橘果！』

『噢！那是供給祖宗喫的，寶喫不得。我明天另外給寶買。』媽媽搖着手向她解釋。她似乎了解祖先的尊嚴，並且知道擺供的水果不是自己應該喫的，馬上住了口，不再要求。媽媽一連說了幾句：

『寶真聽話』算是獎勵獎勵她，因為對於孩子們的賞罰，尤其應該分明。

關於一日三餐，小寶已進步到和大人喫同樣東西的程度。不過媽媽卻不許她和大人在一起喫飯，因為孩子們若是總和大人在一塊兒喫，最容易養成種種不良的習慣，例如：隨意要菜，沒足夠；不然便是將飯弄得滿桌滿身，不正經喫，要哭要鬧。這樣對於身體最有妨害。如果有客同席，孩子們這樣鬧起來，最使客人厭惡，並且要笑話家庭教育不良，孩子們沒有一點禮貌。因此，媽媽特為小寶預備一個小桌，一個小椅，大人喫飯的時候，暫且將她抱在小椅上坐着。直等媽媽把飯喫飽，再去餵她，因為她這時自己還不能使用筷子。有時大家正喫得高興，她在一旁等得不耐煩，就扯起喉嚨來喊着要喫。大家聽不過，也只好安慰她幾句。

在米飯和麪飯當中，小寶比較愛喫的是麪飯；麪飯當中，尤其愛喫的是北方的『餃子』。所以媽媽常說：『小寶真是個北方孩子，見了餃子沒命』。

在北方過年，餃子是習慣上的唯一食物。在這時候，每日兩餐差不多都是餃子。小寶整天『大餃餃，大餃餃』地由早喊到晚，整整吃了三天，小肚子喫得老是挺圓的。

正月初六這天，天氣極其暖和。爸爸和媽媽帶着小寶，還有五姑六姑，一同去逛廟會。在未出發

以前，原和小寶說好，要她走一節路。誰知出門走不到十丈遠，她就喊腿痠，要人抱她。大家都說這個小孩太滑頭了；但也只有輪流抱她，她這纔高興。

走到半路，纔將車子僱妥。小寶這次是和爸爸同坐一車，車身的顛簸搖盪，正像一個小搖籃，不多工夫，她就沉沉入睡了。車一直拉到廠甸停住，爸爸把她抱下車來，她纔睜開倦眼。只覺眼前又另是一個境界，這裏人山人海，並且有許許多多五光十色的東西。有些東西像是看見過，但大部分是有生以來第一次見到的。欣賞和驚訝，縈繞在她的內心。每逢走過一個攤子，她的小嘴必要帶着快樂和羨慕的聲調說：

『大球球，胖娃娃，』『胖』字不會唸，唸成『碰娃娃。』每逢看見新奇而美麗的玩具，便快活得噠（註五）並且用小手指着，眉飛色舞地喊叫。哇哇（註六）這個，哇哇那個，一路都沒有停嘴。

小寶這次逛廠甸的收穫，是大皮球一個——爸爸給買的，小輕汽球兩個——媽媽給買的，風車一個——五姑給買的。不幸還沒有走到家，小輕汽球就被風吹跑了一個，小寶的兩個小眼睛，一直送這汽球到縹渺看不見的天空。

『踢——踢——』小寶看見別人在踢皮球，也感覺技癢。但她連『拍』還不會，哪兒會踢？她

的踢法是：先用手將球在腳邊向上一扔，然後再將右腿一抬，說一聲：『踢』，這算踢了。其實這時的皮球早已滾到一邊，哪能踢得着呢？

小寶的正月的時光，便在『喫』和『玩』中，消逝過去。

（註四）麻虎 又叫『麻胡』，是北方婦女拿來嚇唬小孩子的。有人說是一種獸類，並且是一種面目猙獰的獸類。有人說是妖怪，也有人說是古時候的一個人。宋朝野食載云：

啼，母輒恐之曰「麻胡來」，啼聲即絕。大業拾遺記云：隋帝將幸江都，令將軍麻胡濟河，胡慮用其民，百姓懼，

常呼其名以恐小兒，或夜啼不止，呼麻胡來，啼聲止。資暇錄云：麻名結，轉結為胡。會稽錄云：會稽有鬼曰麻

胡，好食小兒腦，遂以恐小兒。今但以形狀醜怪，視不分明的叫麻胡。

（註五）江西人把小孩子快活得將身子一擰一擰得的樣子，叫快活得饒。

（註六）哇哇就是說說。

五 到外婆家去

外婆有一年多沒看見小寶，心裏着實想念。

爸爸從北平回來以後，外婆常是問他：

『你的友章作吧？走路怎樣？還契不？』爸爸更將小寶在家淘氣的樣子學給大家看，大家都笑了。

正月的光陰，電般地過去，眼看又來到二月。二月初頭，是外婆的整生日，媽媽從老早就預備帶小寶來。同時外婆家裏，也天天盼望她們早日來到，每天談話的資料，大部分是關於小寶。外婆口口聲聲向爸爸說着『你的愛女』，臉上不時露出慈祥的微笑。

日子愈逼愈近，媽媽終於決定在外婆生日的前三天帶小寶來。動身這天，小寶換上一身新，戴上大姑新給買的小洋帽，歡歡喜喜地在媽媽懷裏向奶奶鞠躬。媽媽教她一連說了幾聲『再見』。奶奶也摸着她的小手，嘻嘻地笑，並且囑咐她到外婆家去要聽話，不要瞎鬧，不要亂喫，媽媽都叫她一一答應了。小寶是最野的，聽見要出門上街，分外高興。這次聽說是要出遠門，坐火車，找外公外婆，那裏並且還有爺爺、五姑和爸爸，心裏別提多麼歡喜。

下午一點鐘，去車站的三輛車子已雇到門口，因為東西比較多些——一隻箱子，一個行李捲，三個包袱，還有一些零碎東西——所以就由大姑送到車站。小寶是和大姑最要好的，這時一勁要

大姑抱她坐車，大姑也喜歡帶她。洋車拉到車站，離開車還有二十分鐘剛上到車裏，小寶一眼看見個女人抱着一個孩子——大概也是女孩，——生得圓頭圓臉，雪白粉嫩，有說有笑地在女人的肩膀上。小寶叫着人家『姐姐，』一飛要撲過去同人家玩。媽媽和大姑驅哄半天，纔算將這事混過去。預備開車的鈴聲，由遠漸近。那就是告訴送客的人們還有五分鐘就開車。大姑這時隨着大眾趕快跑下車來。誰知小寶捨不得大姑，看見她下去，又哭又喊不讓她走。

『大伯在這兒，大伯在這兒，』媽媽指着面前的一個窗口向小寶這樣說。大伯也在那個窗口外喊她。小寶雖然看見大姑，但仍想叫大姑進來。就在媽媽百般哄逗聲中，火車蠕蠕地離開車站。



今年的天氣分外暖和，纔是二月初頭，一路上的柳樹，已經發出嬌綠的嫩芽，桃花也含苞欲放了。這郊外的美麗的春景，是住慣城市的小寶所未曾見到的。她這時只站在窗口，向外看個不住。並且用小手東指西指，和媽媽一搭一搭地說話。在她的小心眼裏，還以為媽媽也沒看見過這些東西呢！

火車到達Y站，天已將近三點。小寶吃了些蛋糕和水果，兩隻眼直往一塊兒合攏，媽媽知道她

是想睡，就用手拍着她，不多工夫就呼呼睡熟。

下午四點多鐘，車到天津的新站。小寶被嘈雜的人聲驚醒，小臉睡得通紅，兩頰尤其紅，像在發燒。外公今天特爲接她們請了半個鐘頭假，就在新車站登上火車。

『喊公公，』媽媽指着坐在對面的外公告訴小寶。

『根根，』小寶向外公相了半天面，纔勉強叫出這似是而非的兩個字。

『本來這纔是第二次見外公，第一次見面的時候她還小，不是纔兩個多月三個月嗎？當然認生了。』喂，她的臉怎麼這樣紅？』外公摸着小寶的臉，又轉開話題。

『這幾天又喫多了。』剛纔睡醒。』媽媽替她回答兩句，同時用手帕替她拭去眼角的眼屎。說話中間，車已停在總站。爸爸，五姑，還有舅舅和舅母帶了她們的小孩，都在站上候着迎接。先從車裏走出的是外公。大家都搶着問：『她們呢？』友樟？』

『友樟就在後頭。』外公匆忙中回答一句，就下車來。媽媽右手抱着小寶，又替她拿着小洋帽，左手提着兩個包袱和一些零碎東西，隨後也跟下來。大家搶着上前替她提東西。舅舅一把就將小寶接過去，媽媽只顧和舅母說話，並沒有看清抱小寶的是誰。小寶跟舅舅也認生了，只哭喪着臉。

兒瞅他，不笑。舅舅是最愛叻小孩子的，這時想叻她，急得她不住向舅舅的肩膀頭兩邊藏躲。媽媽正在抱舅舅的女孩——比小寶小半歲多，小寶應該喊表妹——便叫小寶喊她『妹妹』。小寶喊惜『姐姐』，這時依然喊『姐姐』。大家都羞小寶，說她自貶身價。

大家在候車室略爲休息一下，由舅舅雇來一輛大號汽車，擁擠地坐上不到十五分鐘，就來到外公家裏。

『外婆在家等得不耐煩，早已派人在胡同口邊張望。大家來到下了車，用人們提着東西隨在後面，一直進到堂房。媽媽是不好說話的，就是看見一年多不見的母親，也止說：

『姆媽，你好。』下邊便沒有話。外婆笑着上下打量她一番，也問過她好，並全家好。母女倆就對坐在房裏，彼此不聲不響。小寶這時呆呆地立在一旁，她大概知道這是出門作客，換過一個環境，所以應當放客氣些。最後還是爸爸拉她到外婆身邊，叫她喊外婆。

『喂鋪，』她叫『外婆』的聲音非常粗重，像個男孩子，將『外婆』兩個字叫成『喂鋪』。外婆滿臉堆下笑來，雙手抱她坐在膝上，問長問短。

這天的晚飯，喫得非常熱鬧，團團地將一個大圓桌面坐滿。只有兩個孩子——也可以說是表

姊妹兩個，是坐在另外一個小桌子上喫的，由外婆家的兩個大娘（註七）分頭去餵。小寶食量本來就大，在家裏又狼吞虎嚥慣了，餵她飯的李媽不知就裏，同時自己的膽子又小，深恐噎着她或是將她撐病，因此，一味斯斯文文地拿着筷子，一回只夾幾顆飯粒往她的口裏送。剛纔送得十幾口，便假定她已經喫飽，放下筷子又餵她幾勺湯，拿起碗筷轉身就想走。小寶急得只是喊，李媽嚇得不知是怎麼一回事。後來還是媽媽聽見，笑着向大家解釋一回，又叫李媽餵她一碗多飯，她的小肚子纔算裝飽。大家都說小寶的飯量真好，身體真結實。媽媽告訴大家說將來一定讓她學體育。

★

★

★

★

★

小寶的個兒雖說見長，但仍不高，是個矮胖子，有許多地方像祖父。走路來，小短腿飛快，從後影望去，着實有個意思。舅舅最愛她的是又矮又胖，替她起一個名叫：『矮東瓜』。『矮東瓜』是象形，見面就叫她這個外號。不久，她這個外號就出了名，所有的親戚都知道了，看見小寶，就叫『矮東瓜』。外婆有時叫她『矮東瓜』，有時也叫她『友樟』。外公尤其喜歡她，聽話，天性厚。一向叫她『友樟』，而且叫的時候，聲音和態度都很鄭重。

小寶天生兩隻極粗壯的小胳膊，兩個又方又厚的小手掌。在胳膊和手掌的交界處，有着兩道

極深刻的圈痕，圍繞着手腕，北方人叫作『肉鐲子』，因為那正是帶鐲子的地方。據一般北方的老婆婆說，死口的肉鐲子——就是一個整個的圓圈——的孩子，不容易養活；活口的——環的兩頭，不連接在一起——孩子，容易長成。小寶的肉鐲子卻是活口的，所以她們都說這個孩子結實，好養活。

★ ★ ★ ★ ★

外婆全家這幾天正忙着佈置作壽，搬傢具的忙着搬傢具，該買的東西忙着去買，沒有一個人得閒。小寶天天早晨喫罷稀飯，就跟李媽到巷口邊玩。左近住的鄰居，都認識她了，都說她好玩，都愛和她談話。

『你姓什麼呀？』

『姓周。』

『你叫什麼名字？』

『小寶，不，友樟。』『樟』字唸得不準確，唸成『友當』。

『你幾歲咯？』

『山(三)歲。』其實她還不到二十個月。

『你在哪兒住？』

她沉思了半晌，小眼珠又轉幾轉，纔從兩片小嘴唇中間迸出一個字來：

『平——』音拖得極長，極響亮。說的時候並且將頭向前略點幾下，同時全身也似在用力。她的心裏好像在說：『啊！我可想起來了！你們說對不對？』

這一套對話，差不多每天在巷口要演上幾回。因為每逢一個生人看見她，總要問她這幾句話，同時她也只作同樣簡單的回答。

爸爸很詫異，詫異的是在一個月以前，小寶還不會說這些話，怎麼這二三十天工夫，她的小嘴就這樣靈巧，什麼都會說了？據爸爸最後的推測，一定是在未來天津的前幾天，媽媽為適應她出門作客的環境起見，親口教她的這一套應酬話。還許自己裝做一個生的客人，一問一答地和小寶演習過幾回也說不定。

以後爸爸曾將這事問過媽媽，媽媽始終笑着不肯承認。

(註七)『大瓶』就是女僕的代名詞。

六 「你猜猜我口袋裏有什麼？」

外婆整生日這天，全家都起了一個大早，忙着佈置壽堂，搬挪桌椅，點收禮物。幾間屋子的牆壁上，掛滿猩紅的綢緞帳子。壽堂的天花板上，交叉着五色小電燈和萬國旗。小寶被這些東西沉醉了，便不肯再跟李媽去巷口玩耍。小寶最愛大紅顏色，這時被包圍在大紅帳子當中，止不住轉着圈兒，用小手指着咪咪地笑。她自己穿的也是一身紅，頭髮上並且用大紅緞子束了一個小歪辮。她最歡喜上樓，媽媽不斷到三層樓上找東西，她總鬧着要抱上抱下。樓梯太陡了，牽她上下實在危險。她的身體又重，爸爸抱她上下樓梯四次，累得兩條胳膊直是痠痛。

從午後兩點鐘起，客人陸續不斷。在猩紅的拜氈上，晚輩依次都行過禮。這時，孩子們的數目加多，將幾間屋子擠得滿滿的。其中除去外婆家的表妹以外，要算小寶身量最矮。她這時被包圍在一羣孩子當中，外邊的人簡直看她不見。這些孩子爭着和她玩，並且拿給她許多點心和糖果，滿都裝在她胸前圍涎的口袋裏。這天爸爸和媽媽都沒工夫照管她，她的小肚子差不多成了一個雜貨店，飯亦吃不下。

晚間，客人來齊，越發覺得熱鬧。在金碧輝煌的壽堂裏，大小電燈射出色彩不同的光亮，加上正在高燒的紅燭，映出正面牆上斗大一個貼金壽字。孩子們踏着輕鬆柔軟的氈子，快活極了。有的將鞋子脫掉，盤起腿來坐在上面玩。小寶看人家拜壽她也拜壽，爬跪在拜墊上捨不得起來。

爺爺和五姑是下午四點多鐘來的。小寶對於自己家裏人格外親熱，看見爺爺，口裏叫着，非要爺爺抱她不可。外公外婆百般疼她，有時逼她叫一聲，她始終不叫。『外婆家的狗，喫完就走』（註八，）外婆常常這樣說她。媽媽也不斷罵小寶沒良心。

小寶一晃在外婆家已經住過十多天，她或者動了想家的念頭，沒事的時候，一個人就坐在小椅子上，將家裏人來回背着：

『奶奶，伯伯，六姑，……六姑，伯伯，奶奶，……』像唱歌似的，發出高低疾徐的聲調。爺爺，爸爸，媽媽，和五姑。是常見面的，所以她不將她們唱在裏面。

爺爺住的地方離外婆家很遠，但每隔三五天，小寶總要媽媽帶她去一回。逢着禮拜六或是禮拜天，爺爺也必要接她們去。爺爺平素是儉省慣了的，但對小寶是例外，一去就給她買東西，帶她上館子喫飯。誰說她不是『天之驕子！』



小寶最愛穿有口袋的衣服，口袋越多越好。每逢換上一件衣服，先不先要摸一摸看有沒有口袋。有時只衣服上一個口袋不夠，外面還要套上一件圍涎。圍涎上的口袋都是釘在胸前的，裝掏東西夠多麼方便！如果給他換上的是一件沒有口袋的衣服，她用手伸進去一摸，沒有，會馬上提出抗議：

「媽媽，我不穿這件，都沒有口袋！」袋字拉得極長，那是表示不願意。

媽媽要是不替她再挑過一件有口袋的，她撇着小嘴半天不高興。

小寶無論得着什麼東西，一箇腦兒都放在她的口袋裏。但胸前的一個口袋，專門放喫的東西，爲的是拿着方便。北平門口有賣崩豆的（註九），天津也有。她的胸前，常滿滿地裝上一口袋崩豆。一回喫不完，常常喫上四五天。有時忘記喫，小口袋裏會有一星期以前的存項。

晚上睡覺的時候，媽媽提着她脫下的衣服，只覺沉顛顛地，順便將她的口袋檢查一下，呀！裏面的東西真齊全，有滾圓晶亮的石子，——小寶把它叫石子兒，有撕下來的一張一張的月份牌，有人家不要的花信封套，還有喫剩下的幾粒花生米都不知道是什麼時候裝進去的。胸前口袋裏鼓囊

囊地是她的一塊小花手卷。

媽媽一邊檢，一邊看，不覺嘆喲一聲笑了，回過頭來又看一看她的正在熟睡的小寶寶。

有那麼一天，在手裏正拿着幾個銅子，爸爸坐旁看見，捉過她的小手一開，汗水淹的銅臭氣，撲進鼻子裏分外難受。

『寶，把這銅子拿給我好不好？髒極啦！你聞聞看，多麼難聞！』

『哽——不——』她將幾個銅子緊緊地攢在手裏。

『我們換吧！好不好？給你這個，你把銅子給我。』爸爸從身上掏出一張一圓的票子，接着又向小寶說：『這是什麼？你認識不？』

『票票。』她左手將票子接過去，右手就將銅子交在爸爸手裏。

爸爸心裏不由得奇怪起來：『她怎會認識鈔票？有了鈔票馬上就去掉銅子，這年頭的孩子們真不得了！從小就認識錢。』

爸爸又將這事報告給大家，大家都說她是小財迷。

小寶將這一塊鈔票疊了四摺，用她的小花手卷整整齊齊地包起，放在她裏面的一個口袋裏，

又用手在衣服外面拍了幾下，恐怕沒裝好落在地下。這樣飛跑去找媽媽。這一套真不知道她是從哪兒學來的。

『媽媽，你猜猜我口袋裏有什麼？』她憨態可掬地站在房門口向着媽媽這樣說。

『是不是票？』媽媽帶着笑回答。

『對啦——！』她滿臉得意的神氣拖着『啦』字又跑走了。

★ ★ ★ ★ ★

爸爸和媽媽不斷地帶她去逛馬路，或到商場裏買東西。這十里洋場的地方，到得晚上，各色電燈電流，爭奇鬥巧，遠望如同放光的珠寶，又好像飛舞着的火龍，炫迷了人們的兩眼。尤其是商店臨街大玻璃窗裏陳列的貨物，各色各樣，整齊，華麗，在十足電光的照耀下，更具有無窮的吸人魔力。小寶走到這裏，兩隻小眼睛東瞧西瞅，簡直有點看不過來。『燈燈，花花，亮亮。』她一路喊着告訴爸爸和媽媽。在商店的玻璃窗下，她常是站上十幾分鐘，總捨不得走。同時還將自己能夠叫得出名字的東西，喃喃地說着。看她的樣子，只有驚訝，只有快活，只有羨慕。

一天晚上，爸爸和媽媽帶她上商場買鞋——小寶的鞋，的確穿得太費了，外婆買給她的小皮鞋，早

已破得不成樣子；就是媽媽後來做給她的幾雙布鞋，也都穿破。所以媽媽主張仍然給她買雙皮鞋，還比較經穿些。

「呀！鞋鞋，寶穿。」一個專賣孩子皮鞋的攤子上，擺着上百雙皮鞋，黑的黃的，大的小的，都有在那裏。小寶看見媽媽立住腳挑選，她也幫忙去挑。結果自己選好一雙黃皮繫花的，用勁往她小腳上按，同時嚷着叫媽媽替她換。媽媽賭氣替他換上。誰知道不大不小，恰恰合適！她站在試鞋的墊子上，笑得不得了。

「這位小少爺（不知道是女孩子）真會買東西，就是這雙頂好，花樣行時，價錢也公道，兩塊貳。」鞋攤老板利用他的生意口，在旁極力攛掇着買。氣得媽媽也笑了。但是媽媽嫌那雙不大結實，而且價錢又貴，最後用一塊多錢買妥一雙黑皮沒有空花的小寶倒乖，照樣挺高興的提着鞋盒子就走。剛走不遠，睜見樓梯，就想上樓。爸爸不願意她再上樓，便哄着將她抱起來走。

在一家金珠宝首饰店的玻璃窗前，看見裏面有許多好看的東西，她馬上扭轉身子要停住看一看兒。當她看見裏面擺列的一排一排的金戒子，她像發現了一塊新大陸，拚命地喊媽媽，起頭，弄得爸爸真莫名其妙。等到媽媽走到跟前，她指指玻璃窗裏，又指指媽媽手上帶的金戒子，面向着爸爸。

同時口裏仍然喊着『媽媽』，爸爸這纔恍然大悟，她是告訴他們：

『這玻璃窗裏面擺的一排一排的東西，和媽媽手上戴的一樣。』她快活得像解答了一道極困難的算學題。她一切都認識，一切都明白，只不過叫不出『戒子』，這個名字罷了。這使爸爸和媽媽不由得不在暗中誇獎她資質聰明，隨處留心，真比個愚笨的大人還強。

買這一趟鞋子，卻花費三個多鐘頭的時間。媽媽常對外婆這樣講：

『帶小寶出趟門，尤其是上街買東西，比馬要多費一音時間。』這話是不多措詞，爸爸或有可能的感覺。

爸爸媽媽帶小寶出門，常常乘坐電車。有時電車裏的女太太們喜歡小孩子的，不斷交頭接耳，在私下批評，贊嘆小寶的美麗，活潑，好像在說：

『……瞧人家那個小孩多麼好玩！也不知幾歲了？』

更有人將手裏拿的糖果食物送過來給她喫，小寶心裏未必不想要，但面子上不敢公然接受，只眼巴巴地向着媽媽，期待她的允許。媽媽不便拒絕一個不相識人的盛意，只好讓她接受了。她自動向人家一鞠躬，表示道謝喫完不再要。但有時人家看見她喫光，會接二連三地送過來。

電車裏小寶搶着拿。買票的時候，她會將數好的銅子交到售票生的手裏。查票的時候，她懂得遠遠地就將車票舉給查票的人看。同車的人都說她聰明，機靈。

★ ★ ★ ★ ★

離着外婆家不遠，向北走有一個外國人立的學校。從一帶短牆望去，綠葱葱地樹木擁起幾座高大的紅樓。每天晌午，一羣洋孩子，男男女女，照例隨着午炮的響聲，由一個窄而短的小綠門裏魚貫走出。走到十字路口，纔三三兩兩地各奔東西。小寶天天在未喫午飯以前，照例跟着李媽在巷口玩耍。有時獨自個在前頭沿着便道緩緩走到街心，並不要李媽牽手。她一天至少要與這些洋孩子們見上一面。一天，有幾個女孩子正說笑着從學校門口一路走來，眦見道旁的小寶，她們的談鋒立刻轉移，轉移到小寶身上。

“Look at that baby, how pretty and clever she is!”（看那個小孩子，夠多麼秀美而伶俐啊！）一個女孩子好像這樣說了一句。

她們走到小寶面前都立住腳，有的和她握手，有的捧着她的小圓臉，有的摸着她的頭髮，都和她談笑。她對於這幾個黃髮碧睛的西洋妞兒不但不駭怕，反而表示相當的親愛，不過她們那一套

勿一勿一勿×勿×(註十)的外國話，卻絲毫不懂。李媽回家將這一段新聞報告給大家，大家都覺好笑，說：『小寶的交際手腕真不錯！竟交了些外國小朋友。』

(註八)是南北通行的諺語，意思就是說外孫多不留戀外婆家。

(註九)扁豆就是蠶蠶豆，北方叫作扁豆，有兩種：一種是酥的(皮炒裂開的)，一種是鐵的(皮不裂開的)，小兒最喜食，街上有賣的。

(註十)『勿一勿一勿×勿×』是說話不清楚的聲音。

七 奶奶的夢

自從小寶跟媽媽出了遠門，家中立時覺得冷靜。在人們的心理上，感覺日子也長了，不像小寶在家時一晃兒就是一天。奶奶尤其想念小寶，沒事就和大姑閒話她到外婆家的情形。其實這不過是一種猜想，奶奶他們那裏知道呢？當奶奶想念小寶達到極點的時候，只好談一談她在家時的頑皮樣子解一解悶。

春日遲遲，加上那醉人的天氣，人們只覺着煩悶，困倦，尤其是在剛喫完午飯的時候，奶奶上了

年紀長，書無事。晌午總要歇一歇。大姑坐在床前一個小檯子上，拿着彌子繡花。在這寂靜的空氣裏，只有針線來往穿布發出札札地聲音，伴着奶奶低沉的鼾聲，奏出一種不和諧的調子。

『……寶……拿過……你……的……小胖……手……奶奶……摸摸……』一片模糊的字句，是奶奶在說夢話，臉上同時浮着微笑。大姑正聚精會神繡着一個花瓣，猛然間被奶奶的夢話嚇了一跳。

『娘！醒醒，是作夢啦吧？』大姑放下彌子，輕輕推動奶奶幾把。

奶奶含糊答應幾句，纔將倦眼睜開。

『我方才夢見小寶。這個孩子真有意思！好像是她媽正抱着她，我走過去要摸她的小手，小手還沒摸着，被你一推就醒了。』

奶奶將夢境簡單地告訴給大姑，接連打了兩個呵欠。

傍晚，郵差送來一封信，是媽媽寫給大家的，裏面還夾着小寶寄給奶奶的兩張信。信的內容是這樣：

『奶奶大人尊前敬稟者：那天和您別後，跟媽媽坐火車當天就到外婆家，不覺又過了十

多天了。我日夜想念您和大伯，六姑，雖然這裏有好些好看的东西是從來沒有見過的。我在這裏，整天玩個夠，喫個夠，喫得小肚子總是鼓膨膨地。兩隻小脚也無一刻閒着。

「我在這裏是和外婆，媽媽，共一個床睡。天天早晨要喫一大碗稀飯，還要喫一個油條，一個雞蛋。一頓飯要喫兩小碗，挺乖的在一邊吃，您放心！沒鬧。就是有時要發小脾氣，她們都不依我。外婆更愛管我，什麼東西都不許我動。」

「外婆這裏淨喫米飯，我都喫膩了，老想喫粥，整天要媽媽帶我去喫大餃餃。後來還是爺帶我和五姑上飯館喫過幾回。我一進飯館門，就喊「喫大餃餃」，招得伙計們都笑了。喫完我還抓了一大把牙籤，放在圍涎的口袋裏，留着慢慢剔牙，——不是爺爺他們喫完飯都剔牙嗎？」

「我們住的屋門，離着大門不遠，我只要聽見大門一響，馬上就跑出去大聲地問：「誰呀？」要是外公下班回來，我趕緊走上前去接帽，拿那根棍子。外公常常誇我懂事。」

「房門後頭掛的舅舅們的衣服，帽子，我都分得清是誰的。他們有時考我，看我是不是真認識，我用小手指的都不錯。外婆的東西，我也認識，床上那個紅緞被就是她的。至於媽媽的衣

服，我更認不錯了，誰也拿不去。他們都說我聰敏，留心，買給我不少吃的東西和玩意兒。

「那天我跟外婆，舅母，媽媽，小表妹，一塊兒去聽戲。戲臺上先頭出來的都是些小媳婦，穿的衣服上有許多花，紅的綠的挺好看，我都叫她們姐姐。我正看得高興，忽然蹦出幾個大花臉，那個鬼樣子真難看！我嚇得哭起來了，用兩隻小手蒙着眼睛，再也不敢瞧，誰知一不留神，右腳踹個空，撲冬一聲就從椅子上摔下來，把我的小屁股和小腿摔的生疼，我這時更大哭特哭不止。後來還是舅母買來，許多糖，梨子，和橘子，百般哄我，纔住聲不哭。說也奇怪！我吃些糖果以後，小屁股和小腿立時不像剛才疼的那樣厲害了。」

「外婆生日那天，真鬧熱！我大出鋒頭，同時我的小肚子也撐得飽死了！李媽和老郭——外婆的廚子，都把我叫「小姐」。別的老媽子也叫我「小姐」。我就愛聽這兩個字，誰要叫我「小姐」，我說不出的高興。」

「聽說媽媽明天又預備帶我去看爺爺，並且作了點兒菜，叫我提着送給他們吃。明天爺爺還許帶我去吃大餃餃呢！肅此，敬叩

福安！

頑皮的小孫女友樟上。

奶奶叫大姑將這信讀過一遍，笑得喘不過氣來。信就放在床面前一個小桌的櫃子裏。無論是誰來，必要將這信拿出來給人家看看。

「您看我們的友樟學會給我寫信了！您說奇怪不？」奶奶笑吟吟地說，同時向大姑擠一擠眼，暗示她暫且不要說破。

「二十來個月的孩子就會寫信嗎？」人家真有點莫名其妙。等到把信拿過去一看，纔知道是媽媽替她寫的。不由得也笑了。

★ ★ ★ ★ ★

小寶在外婆家住過一個多月，恰巧爸爸要離開這裏，另外去一個地方，中途要經過那座古城的。媽媽須替爸爸收拾東西，所以要帶小寶一塊兒回家。動身的前兩天，媽媽帶她上各親友家裏走了一轉，大家對於小寶都表示戀戀不捨。前天晚上，又到爺爺那裏去過。動身這天，外公外婆少不得買些東西送給小寶。全家都送出大門口，看着行李裝上車，外公外婆都含着兩包眼淚。爸爸媽媽也蘊藏着一片惜別的意思。倒是小寶跳跳蹦蹦地一顆心早已飛回家裏，這時嘴裏就念上一回家找

奶奶呢。」

到了車站，舅舅們和幾家親友都來送行。一直等到車身在動，才陸續下去。小寶在車裏皮椅子上總坐不住，不時跑下來走着玩。但也走得不遠，只在四五個椅子中間走來走去，逃不過媽媽的視線。同車的女人們都在小聲誇獎她乖，好玩。

『瞧人家的小孩多麼乖呀，誰像你淨哭！』其中一個女人，便拿小寶來哄鬥她正在哭的孩子——和小寶年歲差不多，也是一個女孩子。

小寶的身量太矮了，一個高大的查票員昂然地走過來，腳下沒留神，將她撞了一個筋斗。她馬上爬將起來，並沒哭，祇向上瞧他一眼，隨後就撲在媽媽的腿上。媽媽替她打去身上的灰土，並且說：『噫嚨毛，嚇不着！』

『寶，沒擇着吧？不怕，不怕！』爸爸惟恐嚇着她。媽媽抱她跪在椅上，她又站在窗邊。她這次再也不想下來，只把小桌上放的梨和橘子，在窗口閒滾着玩。車上的茶壺，在她的眼睛裏也是一個好的玩具。把茶壺東擺西擺將壺蓋翻上翻下，每逢換過一個新花樣，她的面上便立刻浮起一種得意和愉快的容態。玩得厭了，兩眼就向窗外眈眈看。在她的心裏，是一片天真，只有純潔，只有快樂。身體

玩得疲倦，便倒在媽媽懷裏睡着。一直到車在目的地停住才醒。

八 「你檢吧，寶腿疼！」

大概是在元宵節的後幾天吧，那時小寶還沒有到外婆家去，她又換了一個新的家庭。在這裏雖然沒有宮殿式的房屋，也沒有朱欄環繞的長廊；但是房屋曲折幽邃得妙，院子也多上幾個，尤其值得愛戀的，就是這裏有許多花果樹木，還有空閒的土地，很宜於種草養花。一進大門，順着甬道，筆直向南走，迎面就是一株榆梅。小寶回來的時候，這花正開得燦爛如錦，蜜蜂鬧烘烘地響成一片。地上已經有了落瓣。小寶是最愛紅顏色的，尤其是紅的花。看見這開得像一個紅球般的榆葉梅，禁不住大聲喊叫：

『這花花，紅……花……』說着又從地下檢起許多殘紅，放在小手掌裏。

在榆葉梅的東邊，是一個極大的院落，一棵大槐樹，寶蓋似的立在東牆根下，這時日光下照，只有稀疏地陰涼。在南面是一排四間房子，最右的一間奶奶住，左邊兩間拿來作客廳，最左的也就是最狹的一間，用作佛堂。四間屋子兩面各有極大的玻璃窗，光線很好。

正中一間的後頭，是一個小小院落。這裏有合抱不交的龍爪槐，有剛在發芽的棗樹，有已經盛開的野杏，有樹幹麻沙的花椒。靠西牆有兩間小小平臺，現在拿它堆些零碎東西。由這兩間房子的北山牆向西走，正從奶奶住房的後窗經過，走進一個小小門口，又是一個小方院。蒼翠欲滴的柏樹，伴着一株高與雲齊，含苞待放的海棠。地上的青苔佈滿，格外顯得雅麗幽靜。北面是兩間高大的正廳，就是爸爸媽媽和小寶的臥室。南面也是兩間，有着極古雅的窗櫺，樹木掩遮，不見日光，是個極好的消夏場所。大姑合六姑便安頓在這裏。

從媽媽臥室西邊一條極窄的小巷子穿過去，路西一個小門裏是一塊極大的空地，錯落開着幾株紫白丁香。向右一拐，路北是四扇綠地描金的屏門，正對着媽媽臥室的後窗。走出這個屏門，就是種着榆葉梅的那個院子了。

★

★

★

★

★

小寶回到家裏，看見奶奶，大姑，和六姑，自有一番親熱，不是要那個抱，就是要這個抱。奶奶問她在外婆家的情形，她能用那支離破碎的話回答。有時獨自個正在玩耍的時候，忽然想起外婆的事

「友樟，敢動……」口裏囉囉囉說了幾句，同時臉上作出生氣的樣子。小手向旁邊一指，這是在學外婆罵她，不許她亂動東西的一幕。這事或者對於她印象最深，所以常常反覆地表演。有時媽媽向爸爸或其他的人，正談天津的事情，她毫不在意地聽到半響，便自動地說出一大套，都是天津的事。她的話有的聽得懂，有的聽不懂。祇聽見她說：

「老郭……管我……叫小姐……小妹妹……聽戲……小弟弟不叫……我……出去……」
將許多事都拉雜地說在一起，又把外婆家的人依次數過一遍：「外婆……舅舅……外公……舅母……」

「小寶說得真對，是有這麼一回事！」媽媽點頭笑着回答她幾句，並且替她又向奶奶詳細述說一遍，大家都笑了，都說她記性好，還會學舌。

小寶雖然會說話，但還不能痛痛快快說一句完整的話。在每一個或者兩個單字當中，總夾雜着些「哼，啊」的字眼，就好像口吃的人一樣。她會說「媽媽」，會說洗衣服的「洗」，會說「腳」。一天媽媽正在洗腳，她脫口說出「媽媽洗腳」，在她這恐怕是第一次說成一個完全的句子。但從這次以後，她的說話程度，似乎又有顯著的進步。

『唉，賣大小來，小金魚兒來喇！』在舊都的春天，賣金魚的擔子，穿街繞巷，一個跟着一個，人們祇要聽到這些賣金魚的聲音，就知道春色已濃，心覺感覺一種說不出的傷春情緒，小寶是最喜歡生物的，尤其歡喜金魚，一聽到賣金魚的聲音，就『魚魚』『魚魚』地喊着要買。碰上大姑也是好玩魚的，便在柏樹和海棠樹底下，各自架起一個大魚缸。幾回買了二三十尾金魚，大大小小，分放在兩個魚缸裏。其中也有金紅色和黑色的龍睛魚，凸着大肚子，鼓着兩個大圓眼睛。小寶總想用小手去捏牠們的大眼睛。大姑和媽媽吃完午飯就替牠們換水，又買來許多水草，放在缸裏。一個小鐵絲爪籠，是專為撈魚的。此外，每天還得買幾個大子的魚蟲，作牠們的食料。

養魚原來有方法的：魚缸放魚缸的地方，水的問題，食料的供給等等，都得加以研究，選擇，然後魚的壽命纔能延長。大姑和小寶養魚，因為對於上述的一切，都沒有過研究，所以對於養魚的方法，一概不知。金魚雖然怕強烈的日光，可是放在全然沒有日光的地方，照樣不能生存。小寶的兩缸金魚，是被放在兩棵大樹底下的，陽光透射不到，而且風力也被遮斷，過不到這個小院裏來。而且，每天徹底換一次清水，據說對於金魚也是不衛生的。舊日的水，似乎不應該完全換淨。有以上兩個主要原因，金魚的死亡，日有所聞。

大姑一早就立在魚缸旁邊，手裏的小鐵絲爪籠正撈上一條金黃色的死魚，身子扁扁的睡在鐵絲網上。爸爸抱着小寶剛好從奶奶屋的一個小門經過，媽媽的臥室來到這個小院裏，她看見大姑又在撈上一條死魚，不由得淒然地說：

『魚也使(死)啦！』一直到那條死魚被扔在一個石榴花盆裏，她依然蹲在那裏，看個不住。臉上現出一種憂戚的面容。



小寶對於玩球的嗜好，回家以後，程度越發加深。外婆買給她一個極大的花皮球，她常用雙手捧着，在院子裏玩，也有時在兩間大屋子打通成爲一間更大的媽媽房裏玩。媽媽是不大愛同孩子們玩的，同時小寶也知道媽媽比較嚴肅，所以常常找爸爸和她拍球。爸爸愛她，不忍過拂她的意思，只好孩子似的，跳跳蹦蹦和她玩在一起。

在媽媽臥房中間一個小板檯上，坐着小寶。她手裏拿着一個大皮球，笑吟吟地東扔西扔，兩隻小腿還不時在動彈。爸爸替她檢球，牆椅角，桌底下，甚至扔在鐵床後頭，也要蒙着塵土替她尋找。手臂夠不着的地方，還得找一根長的棍子往外撥。找出來以後，立刻在地下拍幾下，算是教給小寶拍

球這樣不要緊，玩了還不到一個鐘頭，直累得爸爸滿頭是汗。

『小寶，我真累了！不玩了！你自己扔自己檢吧！』爸爸漲紅了臉說。

『你檢吧！寶腿疼。』

爸爸真沒想到她會說出這句話，又可笑，又可氣；可氣的是纔這麼大的孩子就會滑頭。

『哼！纔這麼大的孩子就腿疼——真的就腿疼嗎？不要說瞎話，騙人。跟誰學的？』爸爸生平最討厭的就是說瞎話和耍滑頭。

『嘻嘻，嘻嘻……』她笑了。

小寶從天津回來以後，對於自己，總是稱『寶』。一天到晚，『寶』常掛在嘴邊。末會說話之先，必定加上一個『寶』字。不是『寶』那個，就是『寶』這個。不然就是『寶知道』，『寶會』。她很少時候說『不知道』或『不會』的。但當一件東西拿在手裏，擺弄半天仍然不會時，她也知道赤裸的說聲『寶不會』，不過聲音微弱得多了。

九 學媽媽洗衣服

男孩和女孩關於玩的方式，自幼就有着顯然的分野。原則上男孩是比較好動的；女孩是比較好靜的。男孩玩的方式，比較野蠻；女孩玩的方式，比較斯文。男孩在他能夠走路以後，開始到處亂跑，拆毀東西，上高爬梯，學唱戲，學打槍，好點爆竹。一天瞎鬧到晚，隨地鬧禍，身上的衣服滾得稀爛，雖然也有比較老實的，但究竟是少數。所以父母對於男孩的教管，更感困難。

至於女孩，終究比較男孩斯文，玩起來不像他們那樣沒有條理，沒有範圍。女孩們剛會說話，剛會走路，就學着抱洋娃娃拍哄，自己裝做母親帶小孩子。因為撫養兒女是女人們的天職，而且她們的天性，也最適於這種工作。有時一張床變做她們玩的場面，在上面玩起半天不下來。這或是男孩辦不到的。因為很少男孩有這麼久的忍耐心的。稍大一點的女孩，就知道夥同幾個孩子過人家玩，一個小小家庭佈置得滿有條理。有的孩子裝做主人，有的孩子裝做客人，這樣互相酬酢着。她們更曉得斟茶陪話。

有的女孩子學着剪縫衣服，買菜，燒飯。不然就同別的孩子合夥，假裝做生意。開店鋪。有寺兆崗擔子，一路喊着當小販。總之，成年女人的一套工作，這時她們都要預先演習一番。

★

★

★

★

★

女孩兒大概是離不開娘的。小寶無時無刻不在媽媽身後跟着跑。她的模倣性特別強。家裏人的特殊習慣，言語，她都會學。尤其是媽媽的半口南方話，她學起來一般無二，而又那末清脆好聽。但她並不是故意學的，乃是在說話的時候，不知不覺地露出媽媽的幾個南方字眼和口頭語，惹得人家都止不住笑起來了。例如媽媽平常把『熱鬧』叫『鬧熱』，唸『肉』字如『祿』字的平聲，把『肉麻』叫『麻肉』。一天，爸爸帶小寶上市場，市場的人很多，她不由地說：

『啊，好鬧熱呀！』

大姑穿了一件印着小碎花點的衣服，問小寶說：

『寶，好看不？』

『麻祿（肉）』她拖着一個長腔，皺一皺眉，又往後退了兩步，這樣說。

大家都說媽媽的話都被她學會了。

小寶說話口齒非常清楚，每個字都能極準確而清晰地送進你的耳鼓。而且她說出的句子都非常簡潔而有力，從來不拖泥帶水。她好像早已學習過修辭學，所以每一句話裏，關於語法上的排列次序，既沒有錯誤，就是修辭的技巧方面，也相當漂亮。至於什麼時候應當說什麼話，她也一般地

能夠脫口而出，正是地方也恰到好處。有時是大人料想她絕不會說出的話，而她竟能說出。有時是大人準備要說的話，而她会搶先說了。因此，大家常常故意問她問題，或是給她說話的機會，讓她自動說話，藉以測量她的心理和智力。

媽媽的一舉一動，她都學得很像。媽媽洗衣服的姿勢、程序，當她在旁邊玩的時候，不注意地她都學會了。因此，洗衣服就變成她的一種玩的方法。吃完午飯，媽媽坐在窗前幫她做鞋。她便將外婆買給她的小洋磁盆拿出來。放在當地，又搬來一個小櫥，問媽媽要來幾條手巾、毛巾，和她自己換下來的圍涎。又討了一塊小肥皂，坐在那裏假裝洗衣服。不曉得從哪里找來一塊小木板，便當做洗衣的板。這樣，將衣服搓了又拍，拍過又擰，擰罷又抖開假裝去曬。洗得滿有興趣。爸爸蹲在一旁看得出神。

『你洗，爸爸。』她將一團毛巾再三遞給爸爸。

『好吧！我洗。』爸爸也假裝洗了一遍。

『不是那樣拍，是這樣拍的！』她嫌爸爸拍的方法不對，隨後就用手將毛巾上下拍了幾下。意思是叫爸爸跟她學。

爸爸當時真不知道她是打哪兒學來的這一套，從她洗衣服的姿勢上看的確是一個內行。也只好照她教的樣子重新拍過。她纔高興地點了幾下頭。說了幾句『對啦！』後來爸爸無意中看到媽媽洗衣服，一切動作、姿勢，同小寶的絲毫沒有差別。這纔知道小寶的模倣力的確超過普通孩子。小寶洗了一陣，她或者感覺沒有水的假洗究竟沒趣，開始向媽媽討水。

『媽媽！我要水，』小手指着臉盆。

媽媽裝做不理。

『得啦！給我點水吧！媽媽！』她帶點要求的口吻。

『小孩子不許玩水的，看弄你一身。』媽媽拒絕她的要求。

『不要緊的！給我點兒得啦！』

媽媽仍是嚴詞拒絕，想用怒的態度將她壓制下去。

『我要水……我要水……』

『啊，啊，啊……』她生氣地哭了。兩隻手蒙着眼睛。

爸爸在一邊看不過。將桌上磁茶壺裏的溫水，倒些在她的小臉盆裏，說：『寶！給你水。』她這纔

住聲不哭。隨後就將毛巾浸在水裏，仍舊低頭洗她的衣服。

『你就這樣依着她，看長大了聽你的話！』媽媽對於爸爸倒水給她表示不滿意。

『並不是我依着她，那她哭鬧着要水，怎麼辦呢？』爸爸據理力爭。

『她剛換的衣服，看一忽兒準弄得一身水。』

『不會囑咐她幾句嗎？——寶！聽爸爸的話，不要把身上弄溼。』

『好吧！』小寶很自然地答應一句。

『哼！她答應得好！看她的兩隻袖子已經溼了！』媽媽站起身來，大踏步走近小寶的身旁，說着就要伸身去拾小寶的臉盆，意思是想將裏面的水潑掉。小寶正玩得高興，媽媽憑空給她一個打擊，她祇哭喊着按住臉盆不放。

『啓！你不要這個樣子！並不是我事事依她，對於兒童不應該這樣發怒使氣。小孩子的模倣力強，這樣她將來的脾氣也慢慢變成粗暴了，她的袖口弄溼，不會替她捲起來嗎？』爸爸將他從書本得來對於兒童應有的態度告訴媽媽。

『爸好，媽不好，看她是不是服從你。你總這樣，她越發得意將來沒個怕懼。』媽媽似乎有點負

氣，兩手替她捲着袖子，口裏講出一大篇道理。

『並不是誰好誰不好的問題。管教孩子要有相當的手段，也要看事情去，哪能常常發怒？』
『得，得，得，我們不要再吵嘴了，看她長大也學得會吵嘴。』爸爸打住話頭，不再往下說。

媽媽氣得也笑了，又回到原位做她的活。

關於小寶的事情，爸爸和媽媽不斷鬧着意見。媽媽說爸爸袒護小寶，養成她驕悍的習慣。爸爸說媽媽對待孩子太嚴厲，常常招惹她哭。但小寶早已變成家裏惟一的紅人，奶奶，姑姑，爸爸，沒有不受她，袒護她的。雖說媽媽比較嚴厲些，可是她對媽媽還有些怕懼，不敢瞎鬧。偶爾鬧起來，也只有媽媽喝得住她。別人的話，她是不大聽的。有時鬧得太厲害了，媽媽氣得走過去要打她，她反而嘻嘻地笑走起來，兩條小腿趕快跑到奶奶跟前，一頭扎在奶奶懷裏，還嘿嘿笑個不住。媽媽隨後趕來，她卻露出半個臉來向媽媽作鬼臉。

『得啦！饒她這一次吧！下次再打。』小寶聽見沒有？下次可不許再鬧了啊！』奶奶兩手摟着她，替她向媽媽講情，又囑咐她不要再鬧。

『噯，噯，看呐，看你下次還敢不敢？這次要不是奶奶，非打你一頓好看不可！下次再要犯事，可不

饒你了。」媽媽說時又連將頭歪着點了幾下，一連說了幾個「噯」字，這是媽媽表示堅決態度的特徵。小寶近來也學會了。

十 拿枕頭當小寶

小寶認爲最有趣的玩，就是拍小孩。幾個樹膠作的洋囡囡和小鬼頭她一天總要擺弄十幾回。玩玩這一個，放下，再玩玩那一個。那個小鬼頭不幸，一天被放在一個椅子上，爸爸沒看見，往下只一坐，叭啾一聲，牠的半個臉和凸出的大肚子，同時扁了下去。

「哎呀，可憐啦！痛不痛啊？」小寶將牠捨在手裏，用嘴使勁兒向牠身上吹。爸爸答應過兩天再賠她一個好的。

她頂愛的洋娃娃，要算那個留童化頭髮，穿綠衣黑裙的小姑娘了。她常常抱牠在懷裏，哼唧唧地拍着，同媽媽拍她的催眠曲一個聲調。

「乖！不要哭了，吃啞啞吧！」她假裝將大襟解開，將小姑娘的頭按進裏面。這時如果有人正在旁邊睜着，她會向那人含羞地一笑，淺紅暈在她臉上，馬上又低下頭去看她的孩子。其實小寶自初

生以來，一天沒喫過媽媽的乳。這餵乳的一幕，不知那裏學來的。真的，小寶的舉動，有時發現出來很特別，就是媽媽整天帶她，也有點莫明其妙。『不知那裏學來的，』是媽媽眼看著小寶的動作，常常小聲對爸爸說的一句話。

小寶有時不留神，將洋娃娃摔在地下，她立刻抱她起來，摸着她的頭，蹲下去，用手拍幾把土，嘴裏唸着：『噫嚕噫嚕毛，嚇不着，』替她收驚。

她有時也學着媽媽責罵她的神氣責罵那個洋娃娃：

『還鬧不鬧跟我斗一斗（即『佞』之意）打你！』說着，雙手揪着她的胳膊，眼光集中注視她的臉，面部呈出十足的怒容。每一句話末一個字，都加上沉重的語氣，完全是大人責罵孩子的態度和口吻。

『鬧鬧！不要你啦！』她隨手將洋娃娃往牀上一扔，嘆喛一聲，自己也笑了。剛纔滿臉的怒容，立刻化爲烏有，又恢復她原來天真和愉快的面目。所以大家常說：

『寶將來準會演劇，你看她的表情有多麼好！』

小寶不一定歡喜拍洋娃娃，就是她自己睡的小枕頭，也常常摟在懷裏，盤腿坐在牀上，當作真

孩子大拍特拍。大姑沒事，常常坐在牀邊，和她作以下的問答：

『你的孩子幾歲了？』

『三歲了。』

『叫什麼名字？』

『叫小寶。』

『怎麼跟你的名字一樣呀？』爸爸誠心插了一句嘴。她笑了笑。

『她乖不乖？』大姑繼續地往下問。

『挺乖的。也有時候鬧。』

『跟你叫一尤不？』

『跟我叫一尤，我就打她——跟我叫一尤，打你！』她這時又聯想到媽媽責罵她的神氣，馬上假裝生氣，照樣學了一遍。隨後說一句：『我不要你了！』咕咚一聲，小枕頭被扔在牀的一邊。『大姑！穿鞋！』她在牀上玩膩，又想下地。等到把鞋拿來要替她穿，鞋一定要自己穿，大嚷喊道：

『寶自己穿，寶會穿。』一隻小皮鞋拿在手裏，在小脚上左按右按，始終沒穿進去，纔無可奈何。

地說一句：『寶不會。』鞋仍遞在大姑的手裏。她伸起兩隻小脚直到大姑的嘴邊。

『好臭！好臭！寶的丫丫真臭！』大姑故意逗着她玩。

『不臭，不臭，乾（剛）洗的。』她的丫丫又擺了幾下，好容易纔將兩隻鞋穿進去。

★

★

★

★

★

舊都四月初頭的天氣，不涼不熱，各種花卉爭奇鬥豔，開得燦爛如錦，到處散佈着芬芳馥郁的香味。真是一年之中的最好時光。在那殿閣崇闕，古木幽邃的太廟，這時正開着一個盛大的展覽會。所有本地出產的物品，在這裏都有得陳列。

『春天是兒童的，』也惟有兒童纔能表現出春天茁茂活潑的氣象。在這個時候，帶着兒童上郊外或是公園等空氣新鮮，林木繁盛的地方散步，遊戲，實在是家庭裏不可或缺的一樁事，父母應該加以注意的。

這天，天氣極其晴朗，院子裏的一切，都浸在沉寂裏。午飯後，爸爸媽媽帶着小寶到太廟去參觀。小寶這時直樂得拍着手，兩腳在地下亂跳。

從舊都的西長安街向東走，越往東走，馬路越寬，樹木越密，兩旁古雅崇峻的建築也越多。新翠

欲滴的春林，配着金碧輝煌的牌坊，綠頂紅身的宮牆，再遇着晴朗無雲的天氣，更顯得澄潔莊雅，說不出的美麗。這一路的微風吹在臉上，陽光籠照滿身，只覺得柔和、恬暢，一種舒服的滋味，簡直無法形容。沉醉了，人們都沉醉在那軟綿綿地春風裏，尤其是那些富有朝氣的孩子們。

在那紅牆盡處，萬綠叢中，擁出一個半圓式的朱門，就是太廟了。一進門首先撞在眼裏的，就是幾大株參天的老柏樹，濃蔭上面橫七豎八擺了些茶座。走在甬路上，只覺得一股清香直撲進你的鼻子。灰色的仙鶴，翱翔在半空。各式各樣的建築物，直挺挺地擺在四邊。留給人們的印象，祇有偉大，祇有莊嚴。這一切都能代表這古香古色的舊都——這富有歷史意味和詩意的舊都。

這時，舊都的牡丹花正在怒放。又趕上這公開的展覽會，在下午兩點多鐘，遊人如潮水般灌進朱紅的大門。陳列物品的各宮殿裏，更是擠得水洩不通。很清爽的走進殿門，出來時會淋漓地出了一身熱汗。小脚的半老婦人被圍在核心，左衝右撞，只是碰不到門口。東扶人一把，西扶人一把，嘴裏還不住喊着她走在前面的六歲的女兒招弟。

爸爸和媽媽交替抱着小寶，也無法細看，就隨大衆擁出第一個殿的後門。沉重的小寶開始被放在地下。

這裏是一個廣大的庭院，見方足有十來畝，都是方磚墁成的，平坦整潔，找不出纖塵，更顯得軒敞豁朗。小寶走在上面，快活極了，兩隻小腿不住向前飛跑，同時小拳頭也握得緊緊地在使勁兒配着那高度在十幾丈以上的宮殿，遠遠望着小寶，只形容出她的矮小，離地像只有幾寸，在蠕蠕以動。真的，這個小動物太有意思了！

東西兩個配殿，在小寶喊着「姐姐，『一刀刀』，『花花』和嘻笑的聲音中，走馬看花似的都參觀完畢。那北面是太廟的正殿，一排九大間，兩邊有着百十來層的丹墀，一色是大理石造成的，中間彫刻着極細的龍紋，日光照在上面，發出一閃一閃的亮光。爸爸和媽媽一個人牽着小寶一隻胳膊，緩緩地向這邊走着。小寶知道她就要上那極高極高的古階，老早就把爸爸的一隻手掙脫，將右邊的衣襟高高提起，準備自己走上正殿。果然就這樣賣着力氣，一口氣征服了幾十層丹墀，小腿並不覺得發軟。提掖衣襟的那隻手，直等到平臺上面纔放下來。小寶就是這樣好，什麼事都不怕，也不畏難，做壞了重做，非達到目的不可。

在平臺上面，正要走進殿門的當兒，她忽然臉向着媽媽，手往後指着說：

『奶奶，奶奶。』

『寶，奶奶在家裏啦，奶奶沒來。』媽媽以為她是想奶奶呢。

『不——奶奶！』她依然向後指着。

大家向後看時，可不是嗎？一個老太婆，穿着如奶奶平日最愛穿的一件同樣灰色湖縐的旗袍，纏足，白襪青鞋。模樣兒和奶奶也差不多，不過面龐比較奶奶更瘦些。正慢慢地向這邊走來，遠遠看，不仔細真要誤認作奶奶。

『那不是奶奶，奶奶沒來；那是另外一位老太太寶，知道不？』媽媽解釋她聽她笑了，媽媽爸爸都笑了。

★ ★ ★ ★ ★

在最後一進殿房的東邊，一間一間的一連搭蓋幾百間席棚，分作四排，中間留下兩條走道，那是舊品所，專售各殿房陳列的出品的。爸爸媽媽逛完了各殿，順便帶着小寶到這裏買些零碎東西。小寶無論看見什麼東西，都指手畫腳地誇獎，但是不要。媽媽替她買好一件花綢洋衣，一頂帽子。這頂帽子，左挑右挑，一連走過十幾個小席屋子總算買妥。是一頂洋式的小白帽，周遭圍了紅綢花結，小寶馬上就拿它戴在頭上。此外又買了許多零碎東西，大包小包，有輕的，也有重的，小寶一箍腦兒

都提在手裏。

她提着很多小包很得意的樣子在地下向前飛跑，兩個夾肢窩一邊挾上一個大包。她並不嫌沉，但這麼許多東西準不沉嗎？她像鴨子般東擺西擺地跑上約有兩箭遠，看樣子真有點兒提不動了，但她仍咬緊牙齒，努力掙扎，把一張小臉驚得通紅。兩旁鋪店裏的夥計看見她這可笑的樣子，彼此都笑着說：

『瞧！這個小孩纔活潑呢！真有意思！』

正走到半路，她一慌，一個小小的紙包落在距離她約莫三四尺遠的地方，她不由帶點兒驚惶的神氣，說：

『哎呀，掉啦！』馬上停住了腳，站在道邊，身子轉向後面。她的兩臂和手，仍然緊牢地抱着其餘的東西。但沒有空閒的手檢起那落掉的紙包。

媽媽將那小紙包檢起還給她，將她的兩件大包東西換下來。她鼓着勇氣，一直提到大門口。

回到家裏，看見奶奶和大姑，爸爸少不得將她在太廟的頑皮樣子報告一遍。她自己很高興地將新買的花衣服和帽子都送給她們看，小嘴也結結巴巴地學說了許多話，大家不由得不誇獎她。

一尙。

這一天，要算她春天最快活的一天。

十一 一幕洗頭的趣劇

仲夏的天氣，小寶在房裏是捐不住的。媽媽一連又帶她出了幾次門。一次是去西城一個親戚家裏。這裏大大小小有二十幾個孩子，比她大的佔多一半。大家非常歡迎她，都將自己的玩具搬出來，堆了半桌子，包圍着她玩，又爭着給她買許多吃的東西。小寶素來不大愛玩玩具的，這時只拿一個小汽車在地下開來開去。大家一直留她吃過夜飯，纔放她回家。臨走的時候，拿小汽車送她，她無論如何不要。小寶對於所有權的觀念，十分清楚，而且她最講公道。人家的東西，她決不要，同時她的東西也不許人家隨便拿起走。不但自己的東西是這樣，就是旁人的東西要是拿錯，她一樣會在旁邊加以干涉。在家裏，大姑常常穿媽媽的衣服出門或是故意逗着她玩，這時，她正低着頭在椅子旁邊玩着，一眼看見，就大聲喊道：

「幹麼你呀！你幹麼穿媽媽的衣服？媽媽的衣服，她是認得最清楚的。」

但是媽媽如果用大姑的東西，照樣不行。

媽媽要上街買點零碎東西，借大姑的錢包拿在手裏。

『這是大姑的，你幹麼拿她的呀？』她看見大姑的東西被人家拿去，非讓放下不可。

『是大姑的東西，我向大姑借用一下啊！』還是媽媽向她這樣解釋一下，她纔放下手不作聲，又玩她的去了。有時她也這樣說：

『你使吧，不要緊的。』說話時又將頭點上兩點。

一次是去東城一個親戚家。這天她打扮得特別漂亮：齊眉的短髮上頂了一個小白洋帽，底下是圓滾滾地胖臉。一件紅紗洋衣緊緊地箍在身上，胸下靠左繡着一個五色蝴蝶。這是小寶最愛的一件花衣。兩個小胖胳膊和小胖腿，都赤裸在外面，只穿一件褲叉。短統襪子下邊穿雙小黑皮鞋。媽媽在她白嫩的頸項上，又替她帶上一掛假珠頸鍊，更顯得珠圓玉潤。小寶一聽見出門作客，歡喜得跳起來，一路上小嘴說個不休。在那家親戚家裏約莫半點鐘的光景，就辭別出來。媽媽的記性真壞，臨走將小寶的帽子忘在人家。剛坐上車，小寶就喊着要帽帽。媽媽這纔想起，二次又返回去取帽子。

★ ★ ★ ★ ★

小寶有一年多沒正式照像了，親友們都在盼望看她的近照，媽媽順便帶她照了一個像，獨自個坐在那裏，挺有神氣。媽媽希望她照一張笑樣的像片，但是怎麼哄她她都繃着臉兒。回到家裏，她自己卻對着鏡子笑。

『媽，您看我笑的好不好？』她衝着媽媽說。

『你這孩子真正氣人！剛才叫你笑，爲什麼不笑？』媽媽真有點生氣。

『剛才我偏不笑，我就是照像不笑。』她又向媽媽做着鬼臉。逗得媽媽又可氣又可笑。

像片取來了，照得比她本人略微胖些。這時她正在床前玩小盆。

『寶，這是誰呀？』爸爸拿着像片問她。

『誰呀，小寶。』她將像片要在手裏一連和像片接了好幾個吻，又仔細端相了半天，纔驚訝地

說：

『呀！真碰（胖）啊！碰姐姐。——跟我一樣。』她無論見誰都叫『姐姐。』這時把自己的像片也

叫『姐姐。』隨後就將像片不經意地放在床上，依舊玩她的小盆。

小寶的大姨，這時正住在香山，一連寫過好幾封信請她們去山上玩。在一個清晨，太陽剛才曬到屋頂，媽媽就帶她坐上長途汽車來到香山。爸爸那時還在夢中。

這時香山的風景正好，稍晚的花木正開得滿山滿谷。她們穿着濃綠的樹林，經過不少幽雅的建筑，一直來到大姊住的房裏。這裏的孩子們看見小寶，都趕着上前跟她說話，都說她有意思。有的大一點的孩子，自動地要做衣服送她。一個孩子將自己最喜愛的一隻布貓送給她。是一隻有着兩個大眼睛，拖着一根極長的尾巴的布貓。媽媽許她娶了她歡歡喜喜地抱着布貓，在下午四五點鐘的時候回到家裏。

★

★

★

★

★

小寶生來腸胃強壯，從小就養成喝涼開水的習慣，就是在三冬臘月，她也不喝熱水。她天天喝涼開水，並且還吃水果，可是她的大便仍然乾燥，從來不會瀉肚。媽媽買給她一隻小木馬桶，她天天非要坐着它出恭不可。拉完了就喊：

『媽，我壓（拉）完了。』她這時還不會揩屁股，需要媽媽跑來替她揩。

她有時聽見奶奶或是爸爸喊媽媽的名字，她像跟媽媽開玩笑似的，也學着叫。

『誰叫我啦？不是小寶？』媽媽在遠處聽見，大嚷地問。小寶知道這是一件不對的事。媽媽的聲音有些怒了。她害怕又有點兒害羞的神氣，躲在一邊咯咯笑個不住，不敢再叫了。

『小寶！剛才是不是你叫我的名字？』媽媽從自己房裏跑出來問她。

『下次不許再叫了啊！那是奶奶和爸爸叫的。寶不許叫聽見沒有？』媽媽又囑咐她一番。她不好意思地點了幾下頭。

她自己出完恭的小馬桶，常常自己端往毛房裏倒。先讓媽媽將她的兩隻袖子捲得高高的，然後兩手提着小馬桶很牢穩地就倒在毛坑裏，一點沒灑。倒的時候，兩隻手伸得挺遠，同時身子一勁往後躲，唯恐濺在身上。所以奶奶常說：

『小寶做事真內行，又牢靠，直比個慌張的大人還強。其實並沒人特意教她，這不是前世帶來的嗎？』老太太多少有些迷信，遇見費解的事，就推到神佛，要不然就是前生的事。

小寶在家整天所接觸的都是些大人。大人無論做什麼事，她在一旁不經意地都學會了。因為她的模倣力特別強，記性又好，所以複習出來和大人一般無二。久而久之，她拿學大人做事，便當作她玩的惟一方法。真正小孩的『玩』，她反倒感覺膩煩了。

小寶最愛乾淨，衣服，或是鞋襪，稍微有點髒，就喊着媽媽替她換洗。小臉和小手，一天不知要洗多少回。早晚兩遍正式的，都是媽媽替她洗。洗完了牢不可破地必須要『搽點兒油』。小腳丫是隔一天洗一回。誰要說她腳丫臭，她極不樂意，當時就將頸和服任旁邊一扭，說：

『乾（剛）洗的，就臭！』

她的小屁股，天天晚上要洗一回。媽媽有時忘記，她會捉着媽媽替她洗。她說：『洗洗真舒服！』她最可愛洗的是『頭』。洗一次頭，媽媽不知要費多少力氣，得到處捉她。

『小寶……小寶……這兒來。』媽媽將洗頭的東西都預備妥當，叫她來洗。

『沒在這兒——』尾音提得特別高，接着是一陣淘氣的笑。小寶這些日子學得更滑頭了。

『沒在那兒是誰說話？——寶！趕快來！』媽媽二次又在喊她。『這隻孩子，學得果（這）麼壞！』

媽媽不由得自言自語地這樣說，隨着用手伸到臉盆裏試一試水的溫度。

這第二次命令，又沒收到效果。在她的小心眼裏，或者已經猜破是叫她洗頭。

『寶！趕快來！』停一忽兒，媽媽又喊她一聲。

『幹麼呀！』這是她新學的一句話。從前人家喊她，她只知道答應：『嚶——』一個悠長而柔

和的聲音。但是現在的小寶不然了，嘴裏只管答應着『幹麼呀？』兩隻小腳卻始終沒動窩兒。

『寶！叫你有事』媽媽真正等急，水已經涼了一半。

『這就去』不知道她正在玩什麼好玩意，這樣高興，捨不得去開，總是這樣敷衍着不肯去。

兩邊的空氣都沉寂約有一刻多鐘的光景。

她忽然轉了念頭：莫非是媽媽有好吃的東西預備給我嗎？也難說。這個念頭催動她的兩腳，立刻咯咯地一陣風兒似的跑回自己房裏。剛聽見媽媽劈頭一句：『寶，來洗頭，』等不到第二句話，頭就往外跑，隨着就是一陣惶恐。媽媽追上她的笑聲，媽媽馬上三步做兩步地趕去，一直追到院子裏，纔將她連拉帶扯弄了回來。她只得屈服了。

『好容易將你叫來，又跑走了！下次還敢不敢？』媽媽逼着問她。

『不敢啦！』她委曲地好容易迸出一句話來，她的小臉跑得通紅，小眼眶裏藏着兩顆熱淚。爸爸看見，心裏委實有些不忍。

這樣勉強把頭洗完，她纔又恢復先時的高興，向媽媽要來一塊毛巾圍在肩頭，照着鏡子拿梳

子慢慢地學媽媽梳頭。

★

★

★

★

★

全家人的特殊習慣，小寶都學得很像。例如奶奶洗臉是先用兩手蘸水，在盆外捧半天纔往臉上洗。媽媽洗臉便不是這樣了，是先將胰皂搽在手巾上，然後再蘸水向臉上轉圈兒一抹。小寶對於這兩種洗臉的方式都會學，都學得很像。

『奶奶怎樣洗臉啊？學給我們看看。』大姑常常這樣問她。

她立刻就將兩眼閉得緊緊地，彎着腰，低着頭，兩隻手抬起來，假裝有水似的，在兩邊捧了幾下，又往臉上去搓。樣子非常滑稽，活脫是奶奶在洗臉。大家都笑起來，她卻整着臉不笑。奶奶笑得假裝要打她。

『媽媽呢？』大姑又讓她學一學媽媽洗臉。

她立刻改變方式：左手托着右手手腕，右手掌伸開當作手巾，憑空蘸了一下，就將右手掌向臉上周遭一抹。洗完還假裝搽一點油。

她又會學奶奶走路。在她的純潔的小心靈裏會常常這樣想：

『怎麼別人的脚都大，惟獨奶奶是小脚呢？爲什麼奶奶走路的樣子和別人不一樣？』
好奇心驅使她常常用脚後跟學小脚走路。同時身子也一扭一扭的。

『寶，你在那兒幹麼？』媽媽還不知道她在玩什麼把戲。

『奶奶這樣走路。』她笑着說。笑得媽媽也笑了。

『奶奶是小脚是大脚啊？』媽媽問她。

『是小脚。』她肯定地回答。

『寶呢？』

『寶也是小脚。』她想了一想纔說出來。在她或者以爲除去奶奶以外，比別人的脚都小就是小脚呢。奶奶最愛瞧她學自己走路，不斷逼着她學着玩。

十二 「爸爸上街買餅餅寶喫」

小寶最愛穿人家的鞋，尤其是奶奶的小鞋和六姑的特大號的鞋。她常常趁着奶奶脫鞋睡午覺的時候，偷偷地將自己的鞋換下來，放在奶奶的牀前，卻把奶奶的小鞋穿在自己脚上。然後跑到

自己房裏去模倣奶奶走路。至於六姑的一雙特大號的鞋，甚至不必先將自己的鞋脫掉，只跑到六姑睡覺的床前，很隨便而容易的將兩腳向大鞋裏一放，就算穿上了。於是一陣踢踢踢的聲音，好像穿兩隻大拖鞋似的就走了回來。六姑睡得正酣，並沒被這一陣鞋聲驚醒。

小寶穿上這雙大拖鞋——比較她的腳約四倍長的大拖鞋——走路，毫不感覺費勁，就是跨門檻，上下臺塔，也一樣不發生困難，從來沒有掉過。

當六姑的鞋第一次被小寶暗中穿走以後，六姑一覺醒來，惺忪的雙眼，正想穿鞋下地，演習那牢什子的大代數，誰知剛把兩腳向下一搭，腳板所接觸的地方，不是軟綿綿地鞋，而是冰涼涼地磚地，她大吃一驚，不由得將兩腿向上一縮，同時低頭向下一看，哪里有鞋！連鞋的影子也沒有了！她不要生氣來。剛纔睡的一大覺，這時纔算完全清醒。

『劉媽！我的鞋呢？』她大聲喊叫，帶着十二分急躁的味兒。

這第一聲沒聽見一個人答應。緊跟着又是一聲：

『誰拿我的鞋啦？劉媽！』『媽』字的聲音拖得很長，那是表示需要迫切的程度又進了一步。『有找鞋的工夫，又算了兩道題！』她在自言自語地發氣。枕頭咚的一聲，被她扔在牀的一邊。

六姑喊的聲音，傳播到媽媽的耳鼓。

『寶，六姑醒啦，你穿她的鞋快給送去吧！』媽媽向着立在一旁的寶說。

『好吧。』小寶毫不着急的這樣回答。同時媽媽又遙遙回答六姑一句：

『六姑，你的鞋在這兒，是小寶穿來的。』

隨後一陣拖沓的聲音，小寶就跑到六姑的床前，滿臉帶着頑皮的憨笑。

『給你鞋。』她將兩隻小脚只一褪，兩隻大鞋馬上很整齊的擺在地下。

六姑看她那種滑稽樣子，太好玩了，一把就將她的小胳膊拉住。同時笑得前仰後合，說不出話來。在枕頭上睡亂了的頭髮，受搖動的頭的連累，像經過一陣狂風似的在飛動着。

『幹麼呀拉我。我還有事呢，六姑。』她起勁掙脫了六姑的手，又跑回自己的臥房。

以後每逢六姑白天睡覺，一雙大鞋常是被小寶暗中穿走。六姑也只好罵她幾句『淘氣的孩子。』



『花——花——花——』媽媽在籠頭的當兒，常常嘴裏這樣教着小寶。

小寶背着臉，也『米——米——米——』地學着唱。有時也自動地唱。

爸爸初次聽見，真不知道她們在唱些什麼。

『你們在唱些什麼，什麼叫作『米米米，花花花』？』爸爸不由地問媽媽。

『Mi, Mi, Fa, Fa.』媽媽原是在教小寶唱歌譜。

『法，法，法，你爲什麼教她唱花，花，花？』這樣，小孩子的字音，便永遠不會正確了。』爸爸很注意這些小事。』

『寶，是法，法，法，不是花，花，花。聽見沒有學給我聽。』

『米，米，米，花，花，花。』她還是那一套。『先人爲主，』一時哪能改得過來！

小寶從小就會做『蟲蟲飛（註十二）』兩個小食指，交在一起，隨後又往兩邊一分，同時嘴裏也說句：『飛——』但是現在她卻長了能耐了，不但會做，而且會唱。

『爸爸教我唱蟲蟲飛，好不好？』她向爸爸要求。

『蟲蟲蟲飛，拉把把（註十三）一大堆，……』爸爸唱一句，她跟着唱一句。拉把把的『拉』字，

仍舊唸成『壓』

『底下還有什麼？』她等得不耐煩了。

『大的跟娘走，小的要娘措』她繼續學着唱下去。

小寶這時除去『蟲蟲飛』以外，又學會了許多兒歌。一大半是大姑教的，只有喜鵲歌（註十三）——爸爸當初聽錯了是洗脚歌——是媽媽教的。

天氣漸漸熱了，人們都從屋裏動員到那槐蔭滿地的寬敞院落來。尤其當那清晨和傍晚的時候，這裏更是熱鬧。大人在談些家世禮短，孩子們在跑跑玩玩。那有海棠樹的小院，這時綠葉成蔭，更顯着幽靜。只有一兩個鳥聲，不時送進耳鼓。

小寶最愛這個地方。她常常向這裏拉大姑：

『小院好玩極啦！走吧！』

大姑被她拉得沒法，祇得陪着她玩。

『呀，多麼好啊！』一開媽媽的臥房門，劈頭就是這麼一句『小院好玩極呀！大夥都來！』她無論走到什麼地方，都要大夥跟着她纔滿意。

『請坐請坐！我給你去找小板凳去。』

她飛的一般跑去。一忽兒不曉得從哪裏找來兩個小板凳，一手提着一個，放在大姑和自己的面前，對面坐下。

『唱拉大鋸（註十四）』她拉住大姑的兩手。

『拉大鋸，扯大鋸，姥姥家，唱大戲……』大姑唱一句，她跟着學一句。同時四條胳膊拉鋸式的來回動着。

『……小外甥，也要去……』她記得最清楚的是這兩句，所以還沒唱到這個地方，她就喊將起來。

『接閨女，請女婿，小外甥，也要去。殺公雞，宰母雞……』她們又唱下去。

『……不吃不吃吃二百！』她還沒等到唱完，憑空又將這句插進來。

『寶，不是的，還有兩句：羊肉包，往上擺，不吃不吃吃二百！』大姑替她將錯誤糾正了。她照樣一句一句地唱完。字眼是那麽清楚，聲音是那麽柔和。

小寶也常拉着爸爸在院裏唱歌。爸爸的記性本來不好，唱到半截，常是忘記下文，或是丟下兩

句。小寶能馬上替爸爸改正錯誤。

『不是那樣的，是這樣的。』她用了極柔和的聲調告訴給你，宛如大人教授孩子的口吻。

幼稚園唱的胖娃娃歌，她也學得會唱。那是媽媽教給她的。因為媽媽的北方話本來說得不好，教出來的學生，字音自然唸得不正確。

小寶一邊玩，嘴裏一邊哼哼着胖娃娃歌，有滋有味地，那正是在娛樂她自己。

『我家有個碰（胖）娃娃，今年山（三）歲了，伶俐會說話……』

『誰是胖娃娃呀？』爸爸突然插了一句嘴。

『是寶，是誰呀！——不吃換（飯）不喝茶，整天喫媽媽。頭戴小洋帽……』她接着唱下去，聲音漸漸洪大起來。

『身穿綾羅紗……』這句太繞嘴了。她囁圖吞棗似的，就把這句用輕輕地，低低地聲音混了過去。唱到末後兩句，纔恢復她原來高明的聲音。

學會唱幾個兒歌，這在小寶的生活機軸裏，無異增加了許多強有力的生命素。



在舊曆四月底的時候，爸爸又預備遠行。頭前十幾天就忙着收拾行李，買買零碎東西。爸爸忙，媽媽更忙。小寶雖知爸爸要出外，但究竟什麼時候動身，並不清楚。這幾天只有看見媽媽翻箱倒櫃找東西。她樂得在旁邊看着，可有什麼新鮮玩意兒發現，別的事一概不管。

那個喜鵲歌，便是媽媽這個時候教給她的。

『喜鵲吱吱叫，爸爸掙元寶，媽媽抱弟弟，哥哥娶嫂嫂。』媽媽用一口江西話唱這個歌。

『你們在唱什麼歌？』爸爸問。

『喜鵲歌。』媽媽回答。

『什麼？洗腳歌，洗腳還有歌嗎？』那時爸爸正在洗腳，真不知道洗澡還要唱什麼歌。

『是喜鵲歌，不是洗腳歌。』素來不愛笑的媽媽，這時也不禁笑了。

日子越逼越近，距離爸爸動身的日期只有三天的工夫。爸爸從市場裏買回兩盒餅乾放在罐子裏，是預備路上吃的。不料被小寶看見，她一天鬧着要喫。

『比比，比比，』她用手指着罐子。她不會說『餅乾』，把『餅乾』喊作『比比』。

原來媽媽房裏的東西放在什麼地方，以至於什麼東西是放在什麼裏面，她都知道得很清楚。

糖果是放在那個瓶子裏的，餅乾是放在那個帶花的磁罐子裏的，她尤其弄不錯就是將攔瓶瓶罐罐的地方換過，或是將吃的東西換個瓶罐裝，也瞞不住她。媽媽對於小寶的好喫零嘴，管得非常嚴厲，給多少就是多少，給過以後，無論如何不許再要。但是爸爸有時看見她要求的可憐樣子，不由得拿些給她吃，雖然知道這是不應該的事。

『你是百依百順的。將來她都被你慣壞了。來個客人，成什麼樣子！』媽媽認為這無異是放縱她，根本不贊成，常常加以阻止。

在小寶的小心眼裏，或者很明白地知道爸爸就要動身。這幾天總拉着爸爸同她一道玩，時刻不離，特別表示親熱的樣子。就連素日愛好的大姑，這時也暫時不要。

爸爸上車去車站的當兒，媽媽恐怕她哭，老早就叫劉媽抱她出門去玩。她回來以後，不看見爸爸，到處尋找。媽媽問她：

『你的爸爸那兒去啦？』

她好像很樂觀，聊以自慰地說：

『爸爸上街買餅乾寶喫！』

（註十一）「蟲蟲飛」是湖南等處流行的一個兒歌。

（註十二）「把把」就是「屎」。

（註十三）「喜鵲歌」是江西流行的一個兒歌。

（註十四）「拉大鏢」是北方流行的一個兒歌。

十三 病了

在爸爸動身前十幾天，小寶害了一場大病，險些沒把爸爸媽媽急壞。

事實是這樣的：小寶天天早晨和媽媽起的絕早，至遲不過七點鐘。照例起床以後，梳洗完畢，要喫一大碗稀飯和一兩個油果。這天早晨，小寶剛才起來就懶洋洋地，不像每天那樣活潑跳脫。餵她稀飯，剛喫下不到半碗，就搖手不喫，一味膩着媽媽要抱。對門的小姑姑，幾回在窗外叫他，他只呆坐在樓上不去玩。

就在媽媽到趟櫥房裏去的一刻工夫，她哇的一聲吐了，將方才喫下的稀飯，統統嘔吐出來。小臉燒得通紅滾燙。媽媽聞聲趕忙跑回，輕輕地將她抱在身上，替她拭去衣服上的稀飯。同時口裏不

住安慰着她：

『寶，怎啦？哪裏不舒服？是肚子疼吧？』

又在她胸前背後慢慢摩撫。她只歪睡在媽媽懷裏，半閉着兩眼不做聲。媽媽只得將她抱回房裏。她的兩隻小手攏著媽媽的頸子，頭枕在媽媽的肩上。媽媽不住的拍哄着她。

『小寶怎麼啦？』躺在床上的爸爸，看見媽媽將小寶抱來一直放在床上，不由得驚異地問。

『這個孩子要不舒服，早晨喫的稀飯早都吐出來了，臉燒得飛燙！』

媽媽一壁說着，一壁緊緊蹙着雙眉，帶出十二分愁慮的樣子。

爸爸聽見說，霍地從床上爬了起來，心頭不住卜通卜通地跳。看小寶時，只見她兩眼半睜半閉，呼吸的聲音急促而粗大。摸摸額角和手心，燙得和火爐子一般。不由得也嚇壞了。

奶奶和大姑這時也知道小寶病了，都過媽媽房來望看。小寶害病向來是乖的，不哭不鬧，也不折磨人，只不言不語地暈在床上。奶奶在床邊坐了一忽兒，替她摩挲摩挲肚子，說小孩變狗（註十五）是常有的事，本來這些日子她也太軟弱（註十六）了，喫點小藥就會好的。並且囑咐爸媽不要驚慌。媽媽對於小孩子的病，向來也是主張喫小藥。午飯後，便去街上買些素來常喫的兒科小藥回來，先給

她喫下一丸，誰知到了傍晚仍不見好，而且燒得更厲害，不住拉稀，餵她什麼東西都不喫。還以為藥力不足，到了晚間，又用水將藥化開，灌下一丸，仍不見效。爸爸和媽媽更恐懼的了，不得，四隻愁眉苦眼整整看守她一夜。決定明天一清早帶她到素識的王大夫那裏去，門去看。

王大夫是一位經驗宏富的中醫，年歲已在五十開外，在蔣都行醫多年，是很負時譽的。小寶家裏人，有病，總是請她來看，一看就好，所以爸爸極力主張仍由王大夫診治。天剛八點鐘，媽媽就帶她雇車來到王大夫家裏。

王大夫向來是不愛嚇唬病人的，原因是他的方法極多，胸有成竹。但是這次替小寶把過脈以後，在他戴了一架極圓大的眼鏡的臉上，忽然現出爲難的樣子，一變他平素極其樂觀的形容。並且鄭重的向媽媽說：

『你這小少爺——他將小寶當成男孩——的病來勢不輕！幸虧是治得早，恐怕要出疹子。喫了這劑藥再來看。』隨手將開的藥方摺疊了遞給媽媽。

媽媽聽能這話，恍如晴天裏打了個霹靂。趕緊帶她回來，立刻就派人到藥店裏照方抓了藥。第一道藥是在上午十點鐘左右吃的，直至下午三點不見動靜。隨後又將第二道藥吃下。晚間，燒雖是

退些，可是仍不喫飯。夜裏，直是在床上滾來滾去不肯睡。兩隻小手捂着眼睛不住哭鬧。她嚇裏難受，她也不理，無論怎樣拍哄，也停不住她的哭。小嘴並且狂喊着：

『我走！我走！我不在這兒！』

這帶點荒唐而神祕的口吻，差點把大家的魂靈嚇掉。媽媽抱她在地下走趨，哄着她說：

『寶！這就是你的家，往哪兒走呀！』

但是她依然『我走』『我走』地亂說。大家都起來了，都不敢睡。在這深夜的寂靜空氣裏，能夠聽到的只有她哭喊的聲音。大家都說她素常害病挺乖的，這次爲什麼這樣哭鬧，都猜她是嚇着了。是媽媽帶她上會館那天嚇着的是得罪了院裏的一棵大神樹？是被街上的狗叫嚇在心裏是……紛紛在揣測她被嚇着的原因。但媽媽卻認爲是那天劉媽抱她去買東西，在一家猪肉店裏，人家看她好玩，大概送給不少熟肉熟肚她喫。喫下以後，被街上的風吹了胃，東西存在裏頭未曾消化，所以有嘔吐，發燒，和腹瀉的現象。不過媽媽是有心眼兒的，當着劉媽不肯說破，況且已經過去的事情，更不使埋怨。所以只偷偷地告訴給爸爸。

爸爸是個爆竹，肚裏存不住話，便暗地裏囑咐劉媽幾句。以後帶小孩上街，不許胡亂買東西。她

吃人家給她吃的東西，也不許她哭，哭不要緊，病了不是玩的。劉媽心裏雖然答應着，可是她心裏不相信是東西吃壞的，她認為還是嚇着。在大家束手無策的當兒，她主張用一種收驚的辦法，就是手裏拿着小寶的鞋，在夜裏十二點鐘左右，扣着臥房的門楣，沒一路喊着：『小寶回來了，沒有一的口號，叫大家都答應說『回來了』。然後再將鞋整整齊齊放在小寶的床前。據說這樣喊七天，病就會好。因為被嚇跑的魂這時纔能完全回來。在爸爸心裏，雖然認為這是一種迷信，但在吃藥還未收效以前，只好聽憑她們擺佈。好在不是吃香灰面，大概不會發生危險。同時，奶奶對於這個方法也極表同情。

第二天早晨，病似乎略微輕些。仍由媽媽帶她去王大夫那裏換方。據王大夫說她的內熱太大，光吃湯藥不行，所以又另外開了一個外治的藥方。就是用雞蛋白調幾種藥面塗敷腳心。當天夜裏，小寶哭叫的程度比較好些，並且能略喝些稀飯。大家才將一顆心放下；但爸爸和媽媽仍未敢安然歇睡。十二點鐘左右，劉媽依舊拿小寶的鞋扣着門叫她的名子。

腳心敷上藥以後，腳心的熱度逐漸增高。將第一次敷的藥洗掉，腳板心留下一片磨不掉的黑綠得可怕的痕迹。

第三天人是清醒得多了，也知道玩耍。只是面龐消瘦了一半，兩隻眼發呆而且發暗。精神還是疲倦，懶洋洋地坐一忽兒就想躺下睡。

從第四天起，小寶的病纔真漸漸痊好。一連有半個多月沒出房門，獨自個在房裏摸摸索索地玩。劉媽媽的也不敢再抱她上街了。

★ ★ ★ ★ ★

小寶最歡喜掬耳屎，只要看見人家將耳挖子一拿，她就老遠的跑過來。

『扒耳塞，給寶扒耳塞。』她一邊在要求，一邊就很帖順的立在你的身旁，將頭偏過來動都不敢動，靜待你替他取耳。『扒耳塞』這三個字是和媽媽學的。

倘若你不理會她，她會有更露骨的代表。

『得啦！勞駕！替寶扒扒吧！』她的頭更緊貼在你的懷裏，使你不好意思再拒絕她的要求。於是她便極老實的讓你替她輕輕地扒，不躲，也不表示疼痛。

她的指甲也是這樣的剛長一點，就叫着媽媽剪。

『媽媽，剪指甲。』媽媽把『甲』唸成『丫』的。有時她自己忘記剪媽媽也常捉着她。

尊。

小寶的身體的確一天比一天強壯。她除了小臉和小手以外，有着一身黑而且粗厚的肉皮，據說這是健壯的表現。她的抵抗力當然也因而加強，風雨寒熱，都不十分在意。

小寶整天看見劉媽切菜，她也學着切。劉媽剝臘下的菜葉，扔在地下，她嫌髒，不要，卻從小後院拾些剛落下來的樹葉，拿到房裏來當菜葉切。她現在越發淘氣了，無論那個椅子，只要用手一扳立刻就上去，不是坐在上面就是跪在上面。有時不客氣簡直站將起來，她的膽子特別大，不怕摔。

媽媽切水果的小刀，用完了忘記放進櫃子裏，不知道什麼時候被她找在手裏，當作切菜刀切菜玩。媽媽叫木匠替她定做的一隻小恭檯，這時便被她當作切菜用的小桌子，一直搬到奶奶房裏。

『寶，你幹麼啦？』奶奶看見她拿把小刀，不由驚得異地問。

『奶奶，我切菜菜。』她左手按着一搭樹葉，右手拿着小刀，正切得高興。在小刀內右邊，已經堆了一大堆切好的樹葉絲。

『把小刀給我吧！別看切着手。』奶奶恐怕她拿小刀危險，想婉言將小刀哄過來。

『還沒切完啦，不要緊的，沒光（關係）』她笑了一笑。

這句『沒關係』是她新學的話。『關』字不會唸，唸成『光』。

她這次拿小刀的時候，媽媽並沒睜見。等到媽媽走進房來看見了，一把就將小刀搶了過來。同時口裏發出一種驚人的聲調：

『怎麼摸着這個東西來玩？這還得了！』

小寶霎時失去玩的對象，因為她平日就怕媽媽，這時只得站在一旁生氣，不敢言語。

爸爸常常和媽媽講，對於小孩不應該這樣野蠻和專制的，否則，將來會將她柔婉的脾氣變成粗暴，但媽媽對於小寶有時也很平和：

『我惹乖，聽媽媽話，不要拿刀玩，刀刀是會割破小手的啊！乖惹！』

她如果執拗不聽，媽媽更有以下的話說：

『小孩子要聽媽媽的話，你若是不聽話，媽媽就不疼你了，大家都不疼你了，也不給你買花衣和餅乾。』

小寶很明理，只要將你的話聽懂，在肚裏尋思過一忽兒，會乖乖的將小刀送過來。

小寶如做錯了事，或當着客人少鬧，沒有規矩，媽媽不當面說她，事後在沒人的地方常常加以勸告：

『寶！你那天不應該那樣，那樣作人家會笑話的，說寶沒規矩，友儔不是挺乖的嗎？下次可不要這樣啦！記得不？』

『記得了！』她聽見媽媽絮絮叨叨說了一大套，小心眼裏或者有些不耐煩，只慢慢地答應了一句。

爸爸最愛當着人前誇獎小寶，但媽媽卻不像爸爸那樣傻，當着人總不說小寶好。可是在暗地裏，也常說幾句良心話：

『說起小寶，真是乖的！整天並沒有一個專人帶她，只獨自個想法子玩，並不哭鬧。可是她現在還小，將來長大了不知怎樣？』

媽媽很鄭重地低聲對爸爸這樣說，深恐小寶聽見誇她，助長了她的驕氣。

爸爸對於媽媽這些地方，很表同情，認為這是父母對於教管子女應有的態度。

（註十五）『變狗』就是小孩鬧病，北平人總是這樣說的。

(註十六)北平人把小孩淘氣，活潑，叫作「歡蹄」。

十四 端午節款待來賓，「跳個舞吧。」

小寶家裏除去劉媽以外，新近又雇來一個老媽子，是鄉下新上來的，土頭土腦。她頂愛小寶，把小寶也叫大姑娘。小寶也喜歡和她鬧着玩。這個新來的女僕，有着一對極小的脚，走起路來一扭一扭的。當她端着一個滿盛着碗蓋的盤子，從院子裏要走進房裏，或是從房裏要走到院子的時候，小寶遠遠地就在房門口一站，兩隻小腿八字分開，兩隻小胳膊抬得平平的，一手按着一扇門框。等她走得切近，一聲喊叫：

『不准過去嘍！』

『得啦！放我過去吧！你爲什麼攔着我不准出去呀？』

『那，你得叫我幾聲大姑娘，纔叫你出去呢。』

經過幾度交涉，結果還是叫了她幾聲大姑娘，她纔淘氣地笑着放下胳膊跑走了。她對於老媽子，總是自稱『大姑娘』的。

「劉媽，這兒來，大姑娘喊你有事。」這個調兒，一天至少聽見她叫幾聲。

誰要一問她：「大姑娘是誰？」她必定將頭一低，像是不好意思似的答一句：「是寶，友樟。」

有一天，不知道她拿刀切什麼，碌着小手，左手的中指被血染紅半截。她並沒哭，只有大姑看見了，以為她是玩胭脂染的，並沒注意。以後還是媽媽扭兒問她：「寶，你的手怎麼啦？」她纔跑過來告訴，「哎呀！破了皮，流血啦！」裂着小嘴，兩眼看着那個被刀劃破的中指，但她始終沒哭。也許因為她的皮膚粗厚，抵抗力強，所以不感覺十分疼痛。

媽媽替她做了一個小恭橈。她不但出恭時離不開它，就是平常玩的時候也照樣離不開它。簡直成了她的一件隨身法寶。無論走到什麼地方，兩手總要搬着這隻小恭橈。一時找不到手，馬上就喊：

「我的小崩（恭）橈呢？媽媽，誰拿了我的小崩橈？」

小恭橈對於她的用途很廣，既可以當作椅子坐在上面，又可以當作小桌子放放玩具和零碎東西。遇着上高的時候，小恭橈又一變而成梯子。她上高的步驟是：先跪在上面，再站起來，最後，一步，就達到目的地。

天氣已經熱了。小寶這時天天光赤着腳，跟着媽媽給作的一雙小花拖鞋，在院子裏和些半大孩子們跑着玩。人家划拳（註十七）她也屢在裏頭學着划，小手一伸一伸的。人家踢磚，蓋房子（註十八），她也學着拿了一塊小瓦片向地下一扔，然後一條腿再跳幾跳。晚上回來都學給大家看，還逼着媽媽和她划拳玩。有時跟着人家一塊兒唱歌，跳舞，她會跳舞，就是在這時候學來的。小姑姑們常常將她當作新娘子，放在一隻小椅子上抬着她走。她非常高興。媽媽叫她回家吃飯，她都不願意回來。

大姨從香山託人帶來一個小布娃娃給她，是大姨親手用白洋襪子做的。胭脂染成淺紅的臉，更有着兩隻厚而且胖的小手。兩隻胳膊是活動的。小寶天天提着它的一隻胳膊走進走出。

一天，她正提着那隻布娃娃走到奶奶屋裏，忽然將它的胳膊向上一抬。它的手原來是向下覆着的。同時自己的左手也向前伸平，手心朝下，很驚訝地說：

『跟我一樣！』說着眼睛瞧瞧布娃娃的手，又瞧瞧自己的手，臉上的表情簡直好玩得難以形容。

她不說大家並不注意，她說了以後，大家看時，可不是嗎？布娃娃的手，真和她的手一個樣子，又

厚又胖，只不過小些罷了。

小寶一身最有趣的是兩隻小手，方巴掌，短粗的手指，鼓騰而圓滾，每一個骨節的地方都有一個向下凹進的一個小肉坑。手心最厚的地方總有一寸多。這些地方都像外婆。每一個指尖都有一個小鼓泡，那是像爸爸，外婆家裏的人沒有這樣的。大姑常把她叫『包子』，因為她的兩隻小拳頭的確像兩個剛剛蒸得的包子。有時這樣問她：

『友樟，你是什麼餡的包子？』

『肉餡的。』她也知道人家是和她鬧着玩。

★ ★ ★ ★ ★

端午節轉眼來到，家裏包了不少各式各樣的糉子。小寶檢得一塊人家不要的糉葉，也要撈米來包，被媽媽說了一頓，嚇得趕緊把糉葉扔掉，只蹲在媽媽身旁看媽媽包狗頭糉子。

『小寶明兒也長得狗頭狗腦的（註十九）』媽媽手裏包着，嘴裏不住哄逗她玩。

媽媽愛吃粘而且涼的東西，一連吃了五六個涼糉子。小寶雖然也喜吃涼東西，但對於粘的和涼的東西，並不十分愛吃。剛吃兩個，就搖手告訴媽媽不吃了。午飯後，陸續來了幾個客人，都是藉過

節來看望奶奶們的。其中也許有的是專爲來看小寶。

章大哥是爸爸的一個最老的朋友。他每年無論爸爸在不在家，遇着過年過節，必要來望看望。他最愛小寶，小寶也最愛和他玩，看見他來了，就章大伯章大伯地說個不休。這天，章大伯特爲給她買來四樣玩物：一個打秋千的姑娘——小寶喊作跳舞小孩；一隻布老虎；一個布娃娃；一個花棒槌。小寶最喜歡那個跳舞小孩和布老虎；而不愛那個布娃娃；說它長得醜，一臉大紅胭脂，鬼樣子。

這一天她對來賓遞烟，讓茶，款待得極其周到。對於章大伯尤其歡迎。一進門就靠在他的身旁問東問西。

『大伯，你從哪兒來呀？』

『從家裏來。』

『你吃糗子吧，喝點茶。』

『我不吃；你吃了沒有？』

『吃了，吃了一堆。』

『你的鞋在哪里買的？』她看見大伯的鞋，又轉了話鋒。

『街上買的。』

『多少錢啊？』她總愛問人家的東西是哪兒買的，多少錢，差不多已經成了她的習慣。
『三塊錢買的。』

『我們後院開些花花，又結了好些果果。你喫不喫？』停了一忽兒，她忽然想到後院的海棠和一個一個的杏子，馬上提出來和章大伯說。

『我不吃，你吃吧。』章大伯拉着她的兩隻小手笑着說。

『你上後院看看好吧？真好玩！好玩極啦！』她拉着章大伯的兩隻手就往外走。

『等一等再去。』大伯被她拉得不好意思。

『得啦！去吧。』她表示和章大伯好，依然拉着他一塊去。

媽媽聽見她在和章大伯淘氣，赶忙跑來，一把就將她抱起來要走。她哇的一聲哭了。

『你們的小寶真有意思！小嘴真會說，我非認她當乾女兒不可。』

章大伯向着媽媽誇獎小寶。隨後又跟小寶說道：

『寶寶！我乾爸爸』

『只要您不嫌棄，怎麼不好啊！就是她太鬧了，簡直不聽話。』媽媽自然要客氣幾句。

媽媽抱她到院裏走了一遭，又哄她半天，纔止住不哭。她又跑到自己屋裏將裝她所有的玩具的籃子雙手捧來，一樣一樣地遞給章大伯看，並且告訴他那是誰買給她的；她最愛的是哪幾樣。直笑得章大伯連嘴都合不上了。

『你不是會跳舞嗎？跳一個看看。』媽媽怕她儘自和章大伯玩，人家嫌膩煩，想叫她跳個舞。

『跳舞得換花衣服。』因為她看見人家的孩子跳舞的時候都是穿著花衣服的。

『就是這樣跳吧，不用換衣服啦。』媽媽嫌換衣服麻煩，不願意替她換。

『得啦！跳個舞吧！我們看看。』章大伯也這樣說。

她似乎情不可卻了，撲登，撲登，用腳在地下頓着，胡亂繞了幾個圈。

『這就算跳舞嗎？瞎鬧鬧！跳一個好的看看！』媽媽還逼着她叫她重新跳過。

她知道再這樣敷衍是不行的，只得跳了一個『蝴蝶姑娘』——當然不能跳得像一個上過學的孩子那樣完全整齊，——隨後又唱了幾句『我家有個胖娃娃。』大家都鼓掌誇她唱得都好。她像高興的樣子又像有點害羞，一溜烟就跑到媽媽跟前，將小臉扎在媽媽的懷裏，笑個不住。媽媽

也樂得用手輕輕摸撫着她的頭。

〔註十七〕划拳是北平小孩的一種遊戲。出一個拳頭就當一塊石頭；伸出食指和中指就當剪刀；出一個手掌就當一張紙。石頭砸剪刀，剪刀剪紙，紙又包石頭。如此以列勝負。

〔註十八〕蓋房子，也是北平兒戲的一種。簡單地說來就是：就地畫十個或十二個連綴的方格，每一個孩子各拿一塊小瓦片，先扔在第一個方格內，然後單腿跳進，將瓦片踢出。這樣，順序將瓦片扔進，順序踢出，將十個或十二個方格均跳完，就算蓋完一所整齊的房子。凡扔瓦片壓道，踢出時瓦片壓道或腳踩道，或兩腳落地，都算失敗，重新來過。玩起來滿有趣味。這種玩法並且很普遍的。

〔註十九〕江西人祝福小孩結實，叫作「狗頭狗腦的」。

十五 替洋囡囡洗澡

爸爸到了K埠，環境寂寞得像進了一個修道院。又正在夏天，這裏的天氣燥熱的程度，不怕比古城勝過四五倍。午間晴空中張着一輪火傘。太陽晒在樹葉上，發出閃閃的光亮，那正是表現植物在夏天十足的生命力。人們都躲在背陰地方歇涼。偌大的一個曠場，看不見一個人影，更聽不見一

點人聲，只有高大的樓房在掙扎着作日光浴。

尤其是放假的日子，既沒有幽雅的地方可去，更沒有相當的朋友談天，一個人悶坐在屋裏，時刻感覺到鬱悶和孤獨。小寶的影子，不時在腦海中盤旋。這天午後，接到小寶寄來的一封信，是這樣寫的：

『親愛的爸爸大人如見：

自你走後，我天天盼望你回家來。因為我心中只知道你上街買餅餅寶吃。後來她們說你爸爸出遠門賺元寶。我心中還是不明白，就只曉得好吃哩！

現在我自己會喫飯了，喫完一碗又叫媽盛一碗，每頓吃三小半碗飯。最愛喫的是餃餃，亦愛喫泡菜。

我現在肥胖而又白嫩，走路走得很快的。什麼話都會說。就只有時發小脾氣，老要媽媽抱我上街街玩，並且要買東西喫。媽若是不答應帶我，我自己會走到門口去。還會串門子呢，人家都說我好玩。我會叫他們伯伯，媽媽，姑姑。他們給我東西喫，我不客氣就拿回家來吃。

我的髮剪了，剪得和爸爸的一樣，奶奶說爸小的時候，卻是比爸爸頑皮淘氣得多。

我是穿短衣服，小胖胳膊和小胖腿都露在外面，並且小脚亦不穿襪子。祝大人身體康健！

女兒友禱謹上

這封信，不用說，是媽媽替她寫的。但至少可以代表她的一部分意思。而且，爸爸上次信裏問她的話，她都回答了。爸爸心裏非常愉快，把信翻來覆去地看過好幾遍，不覺嘻嘻地笑起來。霎時感覺周圍的空氣舒潤了許多。

『這個孩子真有意思！』爸爸因為沒有人和他在一塊兒談論小寶，不由得自言自語地說了這麼一句。隔壁房裏的人如果聽到爸爸一個人在說在笑，還以為他在發神經病呢！

★

★

★

★

★

六月天，天熱得像要下火。午飯後尤其晒得厲害。小寶這些日子常常躲在屋子裏玩，屋子進身深，日光射不進多少，的確涼爽得好過。

劉媽的兒子來了，是一個六七歲的孩子。來的頭幾天倒還老實，說話都不敢大聲，像個小姑娘似的。後來混熟，整天拉着大姑娘——他把小寶也叫大姑娘的——院子去玩，她的玩具他都把持

着。又和他學來許多壞習慣。劉媽的兒子小名叫鐵子。鐵子拿了一大搭撕過的月份牌，學着門口收買錢票子的叫唱：

『唉，關門票來賣錢！』

她也照樣拿了幾張，跟在他身後學着喊：

『唉，關門票來賣錢！』是一個味兒。

鐵子在假裝賣晚報。她也假裝賣晚報：

『賣晚報來，世界晚報！』聲調和天天晚上來的那個賣晚報的孩子一般無二。

門口賣東西的吆喝聲音，小寶都聽得懂，而且會學。無論賣什麼的她都知道。尤其是吃的東西，如賣杏子的，賣甘蔗的，賣糖的，賣饅頭的，賣點心麪包的，賣荸薺的。在她的小心眼裏無異列成一張一覽表。

『賣荸薺的來了，我買荸薺。』她不會說荸薺，把荸薺叫做『荸。』這正是吃過午飯不久，賣荸薺的天天過來的時候。

『不是賣荸薺的，是賣布的。』大姑騙她這樣說。因為剛吃完午飯不許她買零嘴吃。

『不是賣葦的。奶奶給我兩大枚買葦。』她現在學會跟奶奶要錢買東西哩。

奶奶最疼她不過，天天要給她幾個大子兒的。這時笑着將錢遞在她手裏，隔一輩的老人家，總是這樣盲目地疼愛。她拿了錢趕快跑走了去找媽。

『媽媽，跟我去買葦。』她一路喊進來。

『剛吃完飯，不許買零嘴！』媽媽最討厭她買零食，平常絕對不給她錢花。就是奶奶給的錢，也輕易不許她買。

但是這時小寶的膽量非比從前。以前媽媽如果不帶她上門口，她獨自個決不敢去。現在不然了，看媽媽不允許她的要求，自己馬上串到門口去買。她這時不但會拿銅子買東西，並且會拿錢票去找回錢。一大把銅子拿在手裏，常常一二三五八九這樣數着。媽媽不許她玩銅子，說銅子最髒。小孩萬玩不得的。看見她玩，就一把搶過來，就是搶哭了也不顧。

小寶這一程子確是比先學壞了。在媽媽寫給爸爸的一封信裏不是這樣說嗎？

『……關於小寶的事，我真不會寫！她近來脾氣太不好，只要誰說她一句，她就說：「幹麼呀？」吐痰，躁腳。——她要看劉媽高媽割魚雞。』

話雖是這樣說，但媽媽依然愛她，說她聰明。下面緊跟着又是一段：

『……你的小寶可說胖得和小豬一樣。……本月十六日，屈老太太過整七十歲。我家送印度綢幃料一個，另備水果兩樣，都收了，她們很歡喜。我和媽在她家吃了一頓酒，十五那天上壽，她們請小寶去吃麪。小寶第一次坐桌上吃飯，美得了不得。誰都歡迎她。小寶這個小東西真會廣交，又不認生。和小姑姑小叔叔們在壽堂上跳舞唱歌。我去接她回家，她那張小嘴說：「你走，我不回家。」』

『……她大姨最近又送小寶一套好毛線打的衣褲和帽子，還有一個好娃娃。』

這信裏所說的『好娃娃』就是那一個用白線襪做的布娃娃。做的真精緻，也難怪小寶愛她。別的洋娃娃這時都失寵了。

★ ★ ★ ★ ★

小寶這些日子特別愛動。因為她一天所接觸的都是些大人，所以她說話，做事，處處模倣大人。她做不了的事要做，搬不動的東西也要搬。因此，每逢有人問媽媽小寶將來打算進什麼學校，媽媽總是說：『這個孩子明兒只好讓她學體育，學別的是不成的。』』

媽媽剛纔端進一盆溫水，放在臉盆架上，轉身出去到後院有事。小寶看見媽媽走了，從籃子裏提起一個樹膠娃娃，先放在小恭檯上，然後端起小恭檯來就攔在靠臉盆架的一個椅子旁邊；左手將樹膠娃娃拿起，右手只在椅上一按，就從小恭檯上到椅子上，雙腿一跪，把個樹膠娃娃整個浸在盆裏，替她洗澡。正要伸手去梳妝台拿胰子的時候，不想媽媽走了進來，她嚇得趕緊把伸出的小手縮回。

『啊！你……』

媽媽一句話沒有說完，她的一隻胳膊不留神已經碰到那不牢靠的盆架。只聽噹的一聲，一個臉盆整個扣在地下。盆架前邊霎時浮起一個小湖。洋娃娃水淋淋地仰身睡在水上。這一下可將小寶嚇壞了，跪在椅子上兩眼瞧着媽媽不作聲，幾乎哭出來了。奶奶聞聲也跑到這屋裏來。

小寶的身上一半被水濺透。兩隻袖口也變成溼的。媽媽發氣似的，嗓音變得尖銳的說：

『你這孩子是作變（註二十）了！這一忽工夫又爬上去玩水。看弄得這一身拉溼拉溼……』

一件溼透了的單衫從她的身上剝下來。媽媽踏着水又替她另外找出一件乾衣服換上。奶奶拾起地下的盆和洋娃娃，喊劉媽媽掃開那一大堆水。

『唉！唉！我說你將來上學必要天天闖禍，老師罰你的站，操行一定得丙的。』媽媽皺一皺眉頭，歪着腦袋，眼看着小寶說給奶奶聽。

奶奶站在旁邊只笑了幾笑，說了句『不至於……』

又有一天，大姑預備出門，衣服已經換好，不想被小寶看見，膩着大姑要去。媽媽百哄不聽，一把就將她抱了回來。她看大姑坐上車子，哇的一聲哭了。媽媽氣得要關她到黑屋子裏去。她先以為是恫嚇她玩，仍然大哭不止。媽媽真就用一把鎖鎖她在後院的一間黑屋子裏，隔着窗子問她：

『怕不怕？還哭不哭？不哭就放你出來！』

屋子裏哭的聲音果然漸漸降低，終於靜止了。等到奶奶聽見走過來勸，媽媽纔開開門將她放出來。她呆呆地站在門前的臺階上，一副可憐的樣子。

『下同大姑出門你還哭不哭？看呀！看你下次還敢打你個好看，誰也不許討保。』（註二十一）

媽媽責罵小寶，總是這麼一套而且將腦袋歪着，眉頭皺着，用手向小寶指指點點地說，隨後又連說了幾個『唉』字。

『不敢啦！』一直等到小寶說出這一句話，奶奶又在旁邊解勸半天，說：『得啦！吓嚇吓嚇也就

夠了瞧我吧』這一場事纔算完了

★ ★ ★ ★ ★

不要看不起小寶是一個不到三十個月的孩子，但她已經能夠替大人作許多事。奶奶常常叫她遞東西。

『寶，遞給我鞋。』

她就趕緊過去，從地下先將一隻鞋遞在奶奶手裏，容奶奶穿上，再將那一隻從地下檢起遞過來。

當一支香煙拿在奶奶的手裏，只等劃火柴燃着的時候，奶奶便向她說：

『火柴呢？寶。』

她一般知道將火柴匣找來遞給奶奶，並且說道：

『奶奶，給你。』

這樣慣了。只要奶奶由床上剛一動身要下來，她就馬上過去檢鞋，不必等叫。奶奶剛將香煙拿起，她就知道『火柴呢，火柴呢』地嘴裏喊着到處幫奶奶找。其實並沒有人指使她。

她又會替人傳話。能將你告訴給她的話一字不遺地轉告訴給別人，最低限度不致將事傳錯。奶奶常常叫她轉告訴劉媽。今天晚飯應該買什麼菜。媽媽常常叫她將些瑣碎事情轉告訴大姑或六姑。

『友樟！你去告訴六姑說，今天有一個同齡（學）來找她，叫她將筆記本給她送去，她抄完就拿回來啊！快去快去！』

『噯——好吧！』騰騰騰一路跑到六姑屋裏，從窗子外面就喊起六姑。拉開門就是：

『六姑，六姑，媽媽說今天你有個同齡（學）找你。說把你的筆記本借給她，用完了就拿回來。是媽媽叫我告訴你的。』說完，扭過頭來就要跑。

『別走！別走！小寶真乖！謝謝你啊！——那個同學叫什麼名字？』六姑一把將她拉住。

『不知道。』一句極乾脆的話說完，她掙脫身子又跑了。

她的聽力、悟性和記憶力都好來的。客人無論是那一省人，說的話她都懂。跟她說話她都能答得上來。大夥正在談天，在人家沒有注意，她自己好像沒有注意的時候，她都聽得明明白白；偶爾插一句嘴，正是地方，不會弄錯。就是人家很快的告訴她一大堆話，也用不着說第二遍，她都能極清楚地覆說一遍。誰不說她心眼兒靈啊！

(註二十) 作變 是江西話，就是由好變壞的意見。

(註二十一) 討保 即「講情」。

十六 重游天津

外公和外婆有大半年沒有看見小寶，心裏着實想念。尤其是外公，當一人悶坐無聊的時候，就想起小寶。外公愛的是她天性淳厚，能瞭解大人的意思，不無理取鬧。

因為在春天爸爸和媽媽帶她回家的時候，曾經允許過外公外婆秋天再來，所以過了舊曆的中秋節，外公一連寄兩封快信接她們來。

小寶原是一個好動不好靜的。在北平玩得膩了，正想換個地方玩玩，恰好外婆家接她上天津。她從媽媽口裏得到這個消息，快活極了。天天喊着媽媽換新衣服出門。

這時外婆的家，已經另換過一個地方。這個新的外婆家，雖說環境不如以前那樣繁華，鬧熱，但左近親戚們很多，並不感覺寂寞。

媽媽帶着小寶由舊都臨動身來津的時候，小寶和家裏人一一都握過手，頭並且在點着，說：

『鼓碌拜 (Good-bye) 鼓碌拜，再見，再見。』 Good-bye 她說不清楚，老說『鼓碌拜，』招得大家都笑了。她手裏亂七八糟地提着許多零碎東西剛走到門口，迎面來了劉媽。逼着她向她作揖說再見。小寶心裏或者知道不應該向她這樣的，繃着臉兒裝作不懂後來還是抱她的大姑在旁說情，纔很快的給劉媽作了半個揖，說聲『再見。』臉上帶出無限的勉強。這纔歡歡喜喜地跟着媽媽走出大門，坐上洋車。這回仍舊由大姑送上車站。

下午四點多鐘，火車到達天津的新車站。外公，舅舅們，和些親戚，都來車站迎接，都拉着小寶的手問長問短。五姑也從學校趕了來。大家擁擠着跑到外婆家里。外婆見了媽媽就問：

『她爸爸常來信嗎？身體可好？想不想她這愛女？』

媽媽笑着回答了。

小寶不由得也問媽媽：『戴眼鏡爸爸哪兒去啦？他怎麼還不回來跟我玩？』她把爸爸總是叫『戴眼鏡爸爸』的。這時又想起他來。

『你不是說，戴眼鏡爸爸上街給寶買餅餅去啦嗎？他還沒有買到餅餅。』媽媽只好這樣哄着她，因為告訴她她也不懂。

她聽了這話，仍舊莫明其妙，只楞楞地將兩個小眼珠向上轉了幾轉。

外公這時正半躺在一隻籐靠椅上，隨後就將小寶拉將過來，牽着她的手，面對面問她：

『友樟，你不想外公？』

『想！』她很大方的回答。

『什麼地方想外公？』

『心裏想。』說着就用小手指指心口。

說完，把個外公哄得哈哈大笑，拖着南邊人唸書的調子，說：

『這個孩子真乖！乖孫子！』

★ ★ ★ ★ ★

小寶在外婆家里，一天只跟着李媽玩耍，不哭也不鬧。有時外婆和媽媽出門了，沒有帶她同去，她能跟李媽看一天家，並不時時刻刻找媽。外婆屋裏的櫃子，抽屜，和些瓶瓶罐罐，她明知道裏面有好玩的和好喫的東西，只因爲春天她開外婆的櫃子，曾經挨過外婆的罵，這次無論如何再不敢動了。就是外婆不在家的時候，也是這樣。她並且向李媽說：『動，外婆回來要罵的。』的確，她是有一點兒

怕外婆。有時甚至不敢直接和外婆說話。有什麼話卻偷偷地告訴媽媽，請媽媽轉達。因為外婆那時正在生氣，小寶是會看人家面容的。

小表妹來了，她知道讓坐，拿東西讓她喫，再三的讓她喫，真像一個姐姐似的，凡事都讓着她，並且說了許多客氣話。真的，她見了一個比她小的孩子，她會馬上一變而像一個大人。

有一家親戚——小寶喊作四姨的——的屋裏，媽媽不斷帶她去串門。因為那裏距離外婆家還不到半里路。那裏有許多表哥表妹。去了就玩在一起。她尤其跟裏面一個名字叫立立的男孩要好，開口閉口總是喊立立哥哥，兩個人常常並坐在一個小車裏面，叫一個半大孩子的用人推着他們到街心去玩。四姨也着實喜歡她，買給她不少玩具。又常和媽媽講笑話，說將來一定要討小寶作她家的媳婦。媽媽就轉過頭來問小寶：

『你到四姨家作媳婦願意不願意？』

『哪兒都不去！』她表示的很堅決。因為有一位胡家姻伯非常愛她，也曾經常她和媽媽講過這種笑話。她當時就茫昧地說不願意，所以這次再問她，她聯想到那次的一句話，便說出『那兒都不去』這句話來。

四姨和立哥哥對於她的印象最深。直到後來媽媽回到家裏，一提起在天津的事，她必要說出『四姨……四姨父……立哥哥……他不要我過去……』這一套結結巴巴地話來。

胡家和外婆家是最親，是大姨的婆家。胡家的老老小小都歡喜小寶。因為她最愛吃餃子，所以他們常常特為她包餃子，派人請她去吃。她的小面子可真不小！她走到人家屋裏，無論是誰，她都能應酬得周到。見了人知道寒暄，人家問她話，她知道一句一句地回答，絲毫沒有羞澀的態度，更不致信口亂說。她的態度，面貌，言語，都能使人滿意，愉快。有時引得大家笑得喘不過氣來。甚至七十多歲的老人情願和她對面坐着談上一二十分鐘的話。因此，人家都說她天生長得一副帶人緣的樣子。

尤其喜愛她的是胡家的四姨。去了就拉着她玩。她一眼看見四姨的指甲上染了許多鮮紅的顏色，不由懷疑地問：

『你的指甲上是什麼？四姨。』好問是她的天性。

『這叫蔻丹？你染不染？』四姨想替她也染點兒。

『我染！我染！』她巴不得四姨說這一句。因為她最歡喜這大紅的鮮豔顏色。說着兩隻小手就

伸過來。

不一忽兒工夫，小寶的十個小手指甲上都染上猩紅的顏色。她真高興極了，見人就將手伸出來給人家看：

『你看我的手好不好看？』

人家若是誇她好看，她更滿心歡喜，等不及人家問她是誰幫她染的，就用報告的口吻告訴人家說：

『是四姨給我染的。』

四姨尤其喜愛小寶的是她的一對小杏核眼上有着疏秀而細長的眼毛，說她富於西方之美。真的，小寶的眼毛的確又黑又長，而且排列得非常整齊。有些外國女電影明星，常常就因為眼毛美麗而被人稱作漂亮。但她們的眼毛大半是人工妝點的，小寶的卻是自天生成。

★

★

★

★

一天，外婆和媽媽一道出去買東西，祇留下小寶，李媽和一個廚子看家。五姑從學校到外婆家來，正趕上李媽哄着她在街門口玩耍。她看見五姑來了，遠遠的就跑過去，嘴裏喊着五姑，張着手要

她抱。五姑抱她一直走進外婆的房裏。等候許久，還不見媽媽回頭，就將她帶到學校去玩。這裏有高大的洋樓，有各種樹木和花卉，又有草地。並且有許多五姑的同學，又好玩，又熱鬧。人家看見她就愛她。她對人家也毫不認生，有說有笑。

五姑帶她在澡堂裏洗過一個澡，又替她撲粉，篦頭。她非常高興。五姑的同學們爭着給她買東西吃。連學校用的老媽子們都愛她。在操場裏，先生走過來，看見她都特別注意。心裏似在說：『哪裏來的這麼好玩的一個小孩？』有幾個較熟的先生便問五姑：

『這是誰？』

『是我的小姪女。』五姑帶點驕傲的味兒回答。

人家當然要誇獎幾句。

會照像的同學，替她照了一個像。是站在大禮堂的臺階上的，手裏還捧着一束鮮黃的秋葵。日光太強，照得不大像。

小寶在五姑的學校裏一直玩了大半天，纔同五姑回到爺爺那裏。大家捨不得她走，但她想走也留不住。只好向五姑叮嚀下個星期再帶她來玩。

小寶看見爺爺特別親熱，在爺爺身上纏着不下來。現在爺爺住的地方離外婆家不遠，一個星期總要見上三四回。但她仍然想念爺爺。每逢爺爺到外公家去，她必要爬在爺爺腿上問長問短。爺爺走的時候，常常因為留不住放聲哭了，要不然就鬧着要跟爺爺一塊走。這樣，不由得爺爺不疼愛她。甚至因為疼她而進一步更疼她的爸爸了。

這天五姑帶她回到爺爺那裏。已經下午五點多鐘。爺爺很高興，便叫五姑替她換上新衣服，新襪子，新鞋，帶她去大馬路吃小館。小寶近些日子不大想吃菜蔬，只想吃肉肉，見了肉沒命。她跪在小飯館雅座裏的小檯子上，不住用筷子夾着盤子裏菜往嘴中送。別的房間在大聲划拳。她說是唱玩兒的。爺爺為她叫了二十個餃餃。她一人吃掉十幾個。吃完了還問伙計要來一大把牙籤，坐在那裏慢慢刷牙。

大姨給她打成一套細毛絨衣褲，顏色是粉紅的。又另外織了一頂帽子送她。她穿起來越發顯得伶俐活潑。

胡家的姨姨們帶她在公園裏拍過幾張像片，就是穿那套毛絨衣服照的，神氣挺好。這些像片都洗好寄給奶奶。

有一天，小寶正在吃稀飯，接到六姑寫給她的一封信。信的大意是這樣的：

『小寶：

自你出門以後，我無日不在想你。天天唸完書，好像有一件事還沒有幹似的。

你什麼時候回來？家裏的海棠果都熟透了，又大又紅，吃起來是既甜且脆。你若再不回

來，這一樹都被我們吃光了。趕快回來吧！……』

媽媽將這信唸給她聽。她急得跳起來。

這些日子她本來就有點兒想家。聽見六姑的信裏說大果果要被吃光，巴不得立刻回平。馬上膩着媽媽寫回信，說一兩天就回去。海棠果千萬別吃光，多給她留點纔好。底下就是媽媽替她給六姑寫的一封信：

『六姑大人：

您的信我收到了。我在這裏已經住了一個多月，天天想家。早上起來總是叫奶奶伯伯，改不轉口叫公公婆婆。您說奇怪不？外婆因為這個常常罵我沒良心。我不樂意的人要是抱我，我就哭。但爺爺或是五姑抱我，我從來不哭。哼，倒是一家人！

您說家裏的海棠果都熟透了，又好看，又好吃。請您千萬給我留多多的，別吃光。我這兩天就回家。千萬！千萬！附上近照三張，您看我的小樣兒有個意思不此叩

福安！

頑皮的小姪女友樟上』

十七 『寫一個外婆』

秋深了，高樹送下來一片涼意。樹葉綠到極點，多半變成嫩黃。這時人們只覺得身上輕鬆。遙望天際，只覺得高朗疏曠，風風雨雨地佳節逼近重陽。這也就是爸爸剛從K埠返回舊都的時候。小寶這時仍舊跟着媽媽住在天津外婆家裏。

爸爸天天念着小寶，恨不得她馬上回來，好看一看這離別半年的愛女是不是長高了變沒變模樣。

好了，幾封催歸的信寄出後，最後接到一封回信，定於爸爸生日的前一天回平。大家都高興的了不得。家中好像憑空加了許多生氣。

車要在下午六七點鐘纔到。在五點鐘的時候，大姑就去車站迎接她們。小寶下了車見着大姑，不用提多麼親熱。回來的時候，搶着和大姑坐一輛洋車。小寶直說了一路，有些話說得特別有趣，招得車夫都笑起來了。

洋車拉到家門口，爸爸和六姑早就立在那裏等候。小寶穿着一身粉紅色洋絨繙打的毛衣，外面罩一件毛絨大氅，頭戴着小紅洋絨帽。爸爸一把就將她抱下車來，就着黯淡的燈影看去，幾乎不認識了。離別半年的小寶，確實長大許多。爸爸抱她走到堂房門口，她搶着下地，仍然是一個小矮胖子。她的兩條小腿，照直向她自己房裏飛跑，口裏不住說着『碰（胖）娃娃。』大概在她的心裏，早就惦念上那幾隻洋娃娃。所以剛一到家，第一件事就是看看它們。奶奶立在堂房門口，一連叫了好幾聲『小寶，奶奶叫你，』但她全然不理，就和沒聽見一樣。奶奶假裝生氣，追着要打她。

她跑到自己房裏，第一個目標就是床帳旁邊放着的一個玩具籃子。她將籃子裏的玩具一齊倒出，一個一個地檢查了一遍，看這一個多月是不是丟掉東西，然後纔捧着那個大皮球，叫六姑陪着她拍。

她這次從天津又得來兩樣玩具：一個小汽車是她最心愛的，一個是跪着打槍的大兵。她最怕

這打槍的大兵而且最恨它，說它的樣子可恨，將安在這大兵的右脅的弦上起來，便能跪着向前走。頭向上抬着左右搖動，手裏的槍也上下挪移，同時從它身上發出一種可怕的『呼呼之聲』。小寶會跪在床上搖着頭學大兵向前走，嘴裏也發出『呼呼之聲』。但她最怕這種聲音，無論誰要是開動，她必要用兩手蒙上耳朵，蹙着眉，皺着脚，大聲喊叫說：

『別開！別開！我怕！我怕那大寶（兵）真嚇死人！』

可是在不開動的時候，她照樣抱着它當洋娃娃拍。

爸爸出門半年，爸爸的書桌便成了小寶的根據地。她整天跪在書桌前面的一個圈椅子上玩。桌子上的一切東西，都成了她的新的玩具。不是摸着圖章在印色盒裏按幾下又在口裏呵幾下，蓋圖章玩，就是拿起筆來在紙上亂畫。

『媽，給我筆，我寫字字。』

鉛筆一枝從筆筒裏遞過來。

『不是錢（鉛）筆，我要那樣的。』這時她還不知道那叫毛筆。

『又鬧鬧，還挑樣，』媽媽說完，一枝破毛筆又遞過來。

『墨盒，』她還要蘸墨。

『不要弄一桌墨！』墨盒送過來了，墨盒蓋掀開，隨後又扯了一張白紙。

『媽媽，寫字。』

『我沒工夫。』媽媽手裏正在做活。

『六姑——六姑——』在她的心目中，全家人裏以六姑的年齡最小，認為和六姑一塊玩是最合適不過的。

『幹麼呀？』真靈！六姑一叫就來。

『寫一個「小寶」，六姑！』一管刷子式的毛筆和一張已經橫七豎八地塗了許多黑道子的紙，都遞在六姑手里。

『小寶，』六姑寫了挺大的兩個字。

『好！再寫一個媽媽。』

『媽媽，』是寫在『小寶』兩個字的旁邊，字體略微小些。

『再寫一個喂（外）婆。』小寶和六姑玩起來總是沒有完的。

『你怎麼老寫起沒完啦？』六姑真有點膩了。還有二十道大代數題在等着她呢。

『這就是外婆。』六姑用筆在紙上假裝晃了幾下，指着『小寶』兩個字這樣說。

『那是小寶，不是喂（外）婆。』她已經認識清楚了，騙是騙不住她的。

六姑無可奈何。只得又在紙的空白地方寫上『外婆』兩個字。她纔將筆要了過去照着樣寫。六姑乘空一溜烟跑了。

『六姑！六姑！六姑……』她回頭一看，沒有了六姑，拚命地喊。

『六姑要用功，不能儘跟你玩。』媽媽說了她幾句，她纔住嘴不喊。只用筆在紙上一陣亂畫，桌子上和小手上，霎時大太太小地弄上許多墨漬。

『呀！髒了！洗手吧。』她將墨盒推在一邊，筆叫媽媽仍舊插在筆筒裏，扎紮着兩隻小手，叫媽媽替她洗。

『真鬧鬧！看你弄得這一桌墨！爸爸回來要罵的。』媽媽想用爸爸嚇她。

『沒關係，不要緊的。』她還是不着急地這麼一套。在她或者這樣想：媽媽都不十分可怕，何況爸爸呢！

在爸爸未曾回家以前，小寶總是叫六姑這樣教她寫字。等到爸爸回來以後，這個差事便由爸爸代勞。爸爸又會畫小人，常常畫小寶。她真快活極了。你若是問她畫得像不像，她會說『像極了！再寫一個外婆』因為她把畫也叫作寫。

★ ★ ★ ★ ★

爸爸回到家裏首先注意的是他書桌的中間一個櫃子。當他拉開檢視時，發現裏面的東西已經凌亂得跟從前大不相同。爸爸正要盤問是誰翻亂這個櫃子，跪在邊旁椅上的小寶，使很鄭重地說道：

『爸，我可沒有開你的抽屜，媽媽開來着。』

『你爸，不要聽她的，她學得會說瞎話——寶，是誰翻來着？小孩子不要說瞎話！』媽媽曾經親眼看見她翻過好幾次。

這時她將眼皮搭將下來，跪在那裏一聲不響。

『不要不作聲，到底是誰？』媽媽又追問一句。

她真有點不好意思坦然承認，只好算是默認了。

在爸爸這隻抽屜裏，有各種的圖章，上面雕刻着各種花紋，有的上頭刻着小獅子，小象，小狗。還有各種小盒，各種鉛筆。在小寶眼裏，這一切東西都值得珍貴。因此，她認為這是一隻極神秘的屜子，裏面蘊藏着無數的寶物。每上一回中間的椅子，必要開開這隻屜子來檢查一遍，看看又有什麼新的好玩東西出現。

小寶自己翻的抽屜她不是誣賴媽媽嗎，但她也並不是這樣老說瞎話的，有時作錯事或闖了禍，馬上挺身承當。爸爸的書桌原有着一個極光滑平坦的桌面，爸爸回來以後，忽然發現上面被碰了許許多多的坑，好像長了麻子一般，不由得帶着怒氣問：

『是誰碰壞我的桌子？碰了這許多斑點，夠多麼難看！——小寶，是你弄的不是？』

『是，是寶弄的。』她抬起頭來看看爸爸的臉，又看看桌面，纔率直地答了這句。她正坐在桌子旁邊一個椅子上玩，這時又站起身來，臉衝着爸爸，小手摸着桌面的坑點說道：

『哎呀！麻祿（肉）！』

招得爸爸也笑了。

在媽媽的房裏，靠西牆立着的是一隻衣櫃桌，三個大屜子上面又有兩個小屜子，是媽媽放零

碎東西的地方。沒事翻弄抽屜，已經成了小寶的嗜好之一。這或是由於遺傳的關係。因為爸爸小時候就歡喜玩這一套。她常常端着那隻小恭檯放在衣櫃的前面，登在上頭正好開最上層的兩個小屜子。在這裏頭有小花盒，有小梳子，小鏡子，尤其有意思的是些各色各樣的鈕子，大大小小，真正好玩，小寶玩起來沒有夠。媽媽有時看見阻止她不許她翻，她若是實在不聽，也祇好將一盒鈕子拿出來，抱她下地立在床邊玩。媽媽的東西都有一定的地方，收拾得非常整齊，最怕人家弄亂她的。小寶玩完鈕子，媽媽仍舊放在那隻小抽屜裏。

這天媽媽一個人出門了。臨走開小抽屜拿錢袋的時候，這樣囑咐小寶說：

『友樟，我出門去去就來。你好好在家玩，不要開我的抽屜；開了，媽媽回來要罵的。聽見沒有？』
『聽見了。』她答應的很切實。

爸爸的幾條毛巾誤放在媽媽的小屜子裏，剛一拉開抽屜想去拿，小寶當頭一句：

『那是媽媽的抽屜，不要開！媽媽回來要罵的。』她大聲地攔阻。在她的純潔的小心靈裏，或者以為媽媽不許她動，也不許任何人動呢；她動了，媽媽要罵；爸爸動了，媽媽同樣要罵的。

弄得爸爸也好笑了。笑的是這個孩子真天真爛漫，對於媽媽的話，還知道服從。



爺爺在天津帶她去館子吃餃餃這回事，對於她的印象最深。回到家裏還不時在嘴裏唸道着：

『爺爺帶我吃餃餃，把我叫「小禿丫頭」，五姑把我叫小寶。』

同時學着爺爺和五姑叫她時的神氣和聲調，非常之像，招得大夥都笑了。

她常常想天津，想到天津去找外婆，找爺爺。

大姑最喜愛她，一天，吃過晚飯後，她正立在床邊玩，大姑便換了出門的衣服。又拿了一個滿裝着衣服的包袱，故意從她的身旁向門外走。她發問了：

『大姑，你上哪兒去？』是極其柔和的聲調。

大姑明知她必有此一問的，便笑着對她說：

『我上天津，找爺爺去。你不去？小寶。』

她或者知道大姑是哄她玩的，只在一旁憨笑，不做聲。

大姑提着包袱便一直走出小門到奶奶那裏去。小寶依然立在她的床前。沒動。

過了一忽兒，大姑提着原來的包袱，又從小門外走進來，開頭開腦就叫着小寶，說：

『小寶，我上天津回來了……』

『你見着爺爺啦嗎？』她回過頭來向大姑笑着問。

『怎麼沒看見呀！爺爺還帶我上館子吃大餃餃呢，好吃極啦！』

她聽見大餃餃這三個字格外喜歡；但是她知道大姑上天津是假的，是逗她玩的，只仰着頭一味頑皮地笑。

奶奶，爸爸，和媽媽，聽見大姑在逗小寶玩，都來到媽媽房裏，在一旁看着解悶。

大姑剛逗完小寶，小寶又來逗大姑。她也照樣拿了一個小衣包，大踏步地向小門外走。

『小寶，你出門哪，上哪兒去呀？』大姑故意問她。

『我上天津，找爺爺去。』她連頭都不回，一壁回答，一壁仍是向外走。小嘴還在嘟囔嘟囔地說，『上天津，找爺爺去。』這兩句話雖是自言自語，但隱約仍可聽到。

大概在那奶房裏蹲了不到十分鐘，又原樣提着那個小衣包走了進來。正趕上新雇的那個鄉下剛上來的怯老媽子送進一盆臉水轉身要出去的時候，看見她拿着一個小衣包，就問她：

『大姑娘，你上哪兒去呢？』

『我上天津，找爺爺去，坐火車……』

『你看見爺爺沒有？請你上館子吃餃餃啦嗎？』大姑在旁邊又插了一句嘴。

『請啦，我吃了一大堆大餃餃。好吃極啦！……』

『爺爺把你叫什麼？』大姑又繼續地問。

『爺爺把我叫小禿丫頭，五姑把我叫小寶。』『寶』字格外說得重，並且將頭向前使勁一點。

那正是五姑喊她的聲音和樣子。一說爺爺，她便聯想到五姑，是因為五姑跟爺爺住在一塊的緣故。

『你上天津吃大餃餃，爲什麼不帶我去呢？』那個老媽子誠心逗她。

『我就沒有去，冤你玩的……』她將小衣包扛在肩頭，微笑着這樣說。在她或者以爲那個老媽子真不知道她上天津是假裝玩的呢，真要跟她去，所以她需要將老實話告訴她。司侍在她的身邊，堆滿了淘氣而得意的笑容。

這一幕模模的滑稽劇，是值得紀念的。

十八 『周友樟的信』

小寶對於人和人的關係，弄得很清楚。她知道奶奶是爸爸和大姑六姑的媽，同時也知道他們的爸爸就是自己的爺爺。大姑常常故意繞着灣子問她，她都能說的不錯。有時小眼珠要轉上幾轉，作出思索的表情。若是想起來了，立刻笑嘻嘻地說出，同時小腦袋也點上幾點。

奶奶有時叫把烟送給大姑去，他一般會跑到大姑那裏學着大人的口吻說：

『給你煙，你媽給你的。』招得大姑忍俊不禁。

同時她更知道外公外婆是媽媽的爸爸，媽媽。外公來信是寫給媽媽的。她認識媽媽的名字，遇見外公來信她接到了，知道直接送給媽媽。

她知道爸爸的號叫『挹篋』，但在起初大家還不知道她也認識這兩個字。一天，她從大門口拿進一封信來，腳不停步地一直送給爸爸：

『爸爸，給你周挹篋的信。』

爸爸接過一看，果不其然是自己的信，心裏真有點奇怪；她什麼時候認識了這兩個字？媽媽在旁邊也說：『這個孩子真精！』

爸爸時常逗着她玩：『小寶，你寫信不寫？』

『我大了再寫。』她知道現在還沒有到寫信的時候。

『你寫給誰呀？』爸爸又問。

『寫給爺爺。』她想了一想纔說。

大家都笑了，說她真跟爺爺好，心裏只知道有爺爺。

在她心裏或者時常有這種感想和疑問：爲什麼人家都有人給寫信，就沒有人給我來信呢？基於這種感想和懷疑，一天，她手裏拿着一封信，滿臉笑容很快樂地飛跑着進來。爸爸一眼看見來信，問她：

『是誰的信？』

『周友樟的信。』她極快慰的回答。

爸爸接過信來一看，原來是爺爺來的，馬上又問她一句：

『是誰給你來的？』

『爺爺寫給我的信。』她或者知道爺爺日夜想念她。

她這種聊以自慰的言語和動作，可以說完全是由於兒童的好勝的心理發揮出來的。

小寶看見人家上學，她似乎非常羨慕。常常挾着大姑的大錢包當作書包上學玩，有時也拿奶奶的小耳枕替代。



『小寶你上哪兒去？』大姑哄逗她說。

『上裕（學）去。』她得意地說。『裕』是媽媽的口音。

『你的學堂在哪兒呀？』

『三官廟。』那是小寶從前住家的地名，她記得熟了，不覺脫口而出。

『你有沒有同學？』大姑又問。

『有多極啦！盡是姐姐。』她搖着頭，將右手那麼一擺，那是表示很多。

『你什麼時候真上學？』

『長大了再去。』

『跟誰去呀？』

『叫六姑帶我去。』她心目中認為只有六姑跟着她上學最合適。

談起六姑，的確疼愛小寶，比家裏任何人都疼愛。六姑是一個冷靜、沉默、不苟言笑的大孩子。而且主觀的意見極深，輕易不接受別人的請求，對於人很少熱情的表示。但對於小寶是例外。和小寶玩起來，能夠暫時變更她的常態，婆婆娑娑地誰又說她不耐煩！有時更能惹起一陣突然的狂笑，像爆炸一個相當大小的砲彈。爲跟小寶玩能夠犧牲她認爲極寶貴的時間。對於小寶的請求，她常常不忍過事推卻，而且加以溫詞安慰。這一切在六姑的日常生活狀態中，不能不說是一種特殊的幻變。所以奶奶常說：

『六姑對於小寶，可以說是十成！』

同時小寶對於六姑，當然更是愛戀的嘍！只要聽見六姑下學回來，馬上告訴媽媽說：『六姑回來了！』緊跟着跑了過去，一聲喊：

『六姑，你下豁（學）了！』應酬話裏面包藏無限的欣慰。

『啊，回來了。』書包向桌上一扔，隨便往床上一躺，這是六姑回來照例的文章。

『六姑，別睡覺呀，起來跟我玩吧！啊！』她揪着六姑的一隻腿。

『哽哽哽……』六姑已經快入夢鄉。

小寶費了半天勁，終於拉不起來，也只得暫時罷了。

電燈亮了，是剛吃完晚飯的時候。六姑的桌上，已經攤滿了她的日常功課，她開始預備和練習。筆剛拿起來證了一道解析幾何，小寶顛顛地跑過來：

『六姑你幹麼啦？用功啦！』

『啊，小寶……』六姑的眼睛，依然注視在她的課本上。

『跟我跳繩去，好吧？有意思極呀！』小寶又在要求。

『待一會兒……』六姑心裏正在煩着證不出來。

『六姑得啦！跟我玩一忽兒吧！就玩一忽兒。』

六姑不響。

『得啦……六姑……得啦……』小寶牽着她的衣角，死往外曳。

六姑被她膩得無法。只得狠心將鉛筆用力向桌上一放，拉着小寶的手隨她去跳繩。

她讓爸爸和六姑一人在一邊輪着繩，她假裝跳。這在她或者認為趣味極其濃厚；但在輪的兩個人卻絲毫感不到興趣。六姑懶洋洋地輪着繩，有氣無力地，兩隻眼無精神像午間剛打完嗚沉沉

欲睡的公雞，頭略微向前探着。幾次想抽身逃跑，都被在嚴格監視下的小寶發覺，終於沒有走掉。最後，六姑實在忍不住了。只得要求小寶：

『寶，咱們不用跳繩了。我講故事你聽，好不好？』

『好——好——好——』她極端贊成的是又換了一個新的玩的方式。馬上將繩搶過來扔在一邊。

六姑從書架上拿下一本童話，放在椅上，叫小寶站在旁邊，自己也俯着身子蹲了下去。

『有一個小孩……』六姑一頁一頁地翻着，這樣講下去。

她極注意的樣子傾着耳朵聽，同時口裏還不時發出『哽——哽——哽——』的表示已然了解的聲音。

『講完了，你講給我聽。』六姑將書本一合，叫他回講。

『有一個小孩……他的媽媽……』她粗枝大葉地說了一遍。六姑直誇獎她乖，聰明。

六姑趁着將書放在書架上的當兒，三步做兩步跑了出去。

『六姑——六姑——別走，……』小寶竭力喊着，幾乎要哭出來。

『我有事……』六姑的聲音遠了。

噹的一聲，六姑的房門裏面已下了鎖。小寶追趕過去，用力拉也拉不動。

『六姑！六姑！』她又喊將起來。

媽媽聽見了，走過去用力將她抱回來，假裝要打她，一場事纔算平息。

她對六姑實在好，有時還跟六姑開個小玩笑。

『六姑，六姑。』六姑若是不答應，就叫『六小姐。』這是學老媽叫六姑的口吻。『六』卻唸成『溜』，不然就學奶奶們叫『小六。』

『小六，小六，我叫你這兒來……』她立在門口外，向六姑點着手叫。

『你爲什麼把我叫小六？你再叫，我打你去！』六姑假裝生氣追上去要打。

『小六，小六，六小姐……』她笑着扭頭就跑，看看追上，她馬上變了口吻，叫『六小姐。』

六姑常說：『我跟小寶玩在一起，簡直什麼事都不想幹了！』

早晨起來，小寶隨着大姑走進六姑的臥房來。書仍舊堆滿在桌上，鉛筆橫七豎八在擺列長蛇陣。手套東扔一隻，西扔一隻，小寶發言了：

『這個臭六姑，上豁（學）不帶書包，也不帶錢（鉛）筆，也不帶手套子……』

『可不是嗎，這個六姑！不帶書包，不帶……』大姑照樣學了一遍，最後又補充一句。

『回頭咱們打她啊。』

『不，回家不給她飯吃。』她的主張更嚴厲。

她有時揪着六姑去後院打棗，打海棠果。也有時拿着竿子叫奶奶陪她去打。人家打，她低着頭滿地去檢。有時落下的果兒正打在她的頭上，她只摸一摸頭仍然繼續檢下去，毫不怕痛。一次，奶奶被她揪去打海棠果，跌傷了腳，她嚇得哭起來。一連好幾天沒敢上後院去。

八月節的時候，後院的海棠果已經長熟，打下來的有十分之七八。到了這十月天，霜降，殘留在樹上的海棠果，——都是長在樹的最高枝上，人們用竹竿子達不到的地方——這時常自動地落下來；尤其在夜裏，一陣北風之後，海棠果會如雨一般落在地下，發出繼續不斷的吧嗒之聲。就是沒有風，也時常掉下來。

吧嗒一聲，落下一個大的海棠果，正好小寶一覺醒來。她的耳朵最尖，趕緊推醒媽媽，好像報告一件新奇的消息似的，說：

『媽媽你聽吧噠一聲，又掉下一個大果果！』

★

★

★

★

★

小寶最野不過，遇見爸爸出門，就是送封信也非要跟去不可。在家裏常常拿着大姑的錢包假裝上公團，要不然就是上外婆家去。

初冬的時候，紅的柿子擺滿街頭，一層白色的霜罩在外面。嗜食柿子的人，看見了會從嘴裏流出涎來，不由得要買它兩個。媽媽和小寶都是愛吃柿子的，這些日子一天總要吃上一兩個。

天陰沉沉地彤雲四合，一陣尖銳的北風過後，稀疏地飄下幾片雪花。剛好爸爸有一封緊要的信要親自去送，小寶非要跟去不可，就是要買幾個柿子。爸爸被她纏不過，只得替她披上大衣，戴上帽子，牽着她的手走出大門。

街上冷清清地，只有幾個沒有拉上買賣的洋車夫在冰天雪地中掙扎着兜攬生意。

『要車不要？』

有氣無力地照例也向爸爸問一句。

『我們去送信，挺近的，不要車。』小寶將實話都訴告了他們，他們不問了。

爸爸拉着她的手在路心往南正走得高興，不想從身後跑來兩輛洋車，爸爸絲毫沒有覺出。小寶是最機警不過的，這時趕緊將爸爸向路旁使勁一拉，嘴裏說：

『爸爸，洋車！』

一句話剛說完，兩輛車飛也似的從爸爸身旁擦了過去。要不是小寶，爸爸也許就被洋車撞倒了。

送完信，在小鋪裏買了兩個大柿子，小寶一手拿一個。又買了一包栗子，爸爸拿着。兩個人由原路回家。

街路的兩邊，有着兩條略高而窄的甬路。這時小寶一隻腳在甬路上一隻腳在甬路下淘氣地走着。忽然看見路旁一堆把把，便仰臉向爸爸問道：

『爸爸，這把把是誰壓（拉）的？』

這句話真把爸爸問住了，半晌也沒有回答出來。

十九 看畫片

窗外一陣北風，刮得紙窗沙沙作響。院裏的殘雪和黃沙，被風吹起在空中攪作一團，飛舞着直滾到房上去。天氣寒冷的程度已到結冰，正是北方冬月的時候。小寶這向不常到院裏去，只蹲在屋裏和爸爸媽媽玩。有時站在椅上從玻璃窗向外望着滿地的殘雪，枯疏的樹林和吱吱叫的凍雀。房裏的火爐正熊熊地燃着，瀰漫了熱氣。媽媽拿起鐵鏟子來添煤，小寶也學着拿起鏟子剷了煤，一疊一疊地望爐火裏送。她真愛做事，媽媽恐怕她燒手，攔阻她，她總不聽。好容易將鏟子攔下了，媽媽剛走，她還是照樣去做。

大姑買了一副跳棋，有許多紅紅綠綠的棋子。她真歡喜極了，整天膩着大姑打棋。——她把下棋叫打棋的。冬日短，老早就黑下來了。從吃完晚飯到睡覺，中間至少有四個鐘頭，這漫漫地長夜，是小寶最快活的時候。電燈一開，她的精神也興奮起來。不是膩着大姑和她打棋，就是拉大家圍坐在一個方桌的四邊，自己卻不客氣地爬上去坐在鋪着桌毯的桌面上，叫媽媽教她唱歌。不然就脫了鞋立起來在桌上跳舞。媽媽好容易纔將她拖下來，讓她跪在一個小椅子上。她要求爸爸拿鼓牌替她擺房子玩，也擺樓樓。她把鼓牌叫棋，把打鼓牌也叫打棋。爸爸在唸晚報。她在旁邊學，一個字不錯。就是一個包括二十幾個字的長句子。爸爸一口氣讀下來，她也能一口氣讀下來，不但一個字沒

有丟下。而且唸得一點不錯。這都是時局的重要消息。她唸出來分外有意思。爸爸誇她聰明，她覺得很高興。

有時她躺在一個躺椅上，左腿踩在椅上，右腿放在左腿上頭，右手拿着一張報紙，就着燈光很自然很舒適在聚精會神地看。左手還假裝在抽紙煙。活脫是一個大人的縮影。爸爸走過來，笑着問她：

『小寶，你在幹麼？』

『我看報哪。』她似乎有點不好意思，笑了一笑，隨後就將報向旁邊擱上一放，伸了一個懶腰。她模倣大人的神氣太像了，但又沒有失掉她固有的天真，這是小寶最可愛的地方。

★ ★ ★ ★ ★

小寶常常叫爸爸陪她在床上玩，幾個枕頭便是她的玩具。有時拿枕頭當小孩，學着帶小孩子玩。假裝抱着小孩出去買東西。床的一角便當作一家鋪子。

『三大子一個，賣不賣？』

『不賣。』

『賣得啦！』

『拿去吧。』

『給你三大子啊。』說着，假裝從腰裏向外掏錢。

這一個人假裝兩個人的對話，常常從小寶的口裏說出。有時她也假裝做飯吃，不是加點鹽，就是加點醋。抱小孩玩膩了，又扛米來玩。小枕頭扛在肩頭，便算作一袋米，同時口裏喊着：

『送米米，送米米。』

『送米米的來啦？』爸爸假裝是買米的。

『哽，倒在哪兒呀？』小寶扛着米問。

『就倒在缸裏吧。』爸爸用手指着被堆。

『不，還得稱一稱看。』她又充作買米的。

『不夠！不夠！』她用一根繩套上小枕頭，上邊又穿上了一根棍，兩手抬着棍，眼睛隨着棍子向上看，搖着頭這樣說。

『夠了，夠了。』爸爸又假裝是賣米的。

『好吧。』她隨後就提着枕頭向被堆上一倒。同時嘴裏並且做出『嘩啦』的聲音，表示已經倒在缸裏。

★ ★ ★ ★ ★

在爸爸書桌的右邊最上一個抽屜裏，放着一套風景畫片，是舅舅從日本買來送給媽媽的，爸爸順手拿給小寶。她得了這套畫片，真是『如獲奇珍』，喜出望外。一天到晚喊着：『我看畫片。』

這些日子，媽媽和小寶是在另外一張小床睡的小寶。天天到要睡的時候，必要將她的一大摺畫片套起來放在她的枕頭旁邊，不時拿出來看看，一直到睡着了為止。有時睡着了，小手還拿着兩張畫片呢。在她的意思，如果不將畫片放在枕頭邊，就有被人偷去的危險似的。當夜裏起來解手的時候，也要利用坐在小恭檯上的機會，順手帶了兩三張畫片看一看。

『爸爸捻燈。』半夜裏她常這樣喊睡在大床上的爸爸。

爸爸從夢裏驚醒，摸着床欄上的葫蘆電門，捻開了電燈。

『媽媽，我撒尿。』她推醒媽媽。

媽媽恐怕她撒在床上，趕緊替她披上一件棉襖，抱她坐在小恭檯上。她順手拿了五、七張畫片，

坐在那裏，很坦然地一張一張翻着看。

一分鐘，兩分鐘，三分鐘……這樣過去了，她仍在看畫片，絲毫沒有尿已撒完了的表示。媽媽和衣半睡在床上，真等急了，尤其是當那爐火已將熄滅的時候，恐怕她着了涼，便大聲地問她：

『小寶，你撒完了沒有？』

『沒有。』她依舊低着頭看她的畫片。

『你到底有尿沒有？』媽媽坐將起來，釘着問她。

『沒有尿，冤你玩的。』她仰着頭，笑嘻嘻地說。畫片看完了，兩手放在背後。

『你這孩子太可惡了！沒有尿卻鬧着要下地，原來是爲看畫片。』媽媽是有點生氣，下了地兩手就把她抱回床上。

『看！夜晚多麼冷，凍着要生病的。』媽媽摸着她的兩隻冰涼的手。

從這次以後，每逢她夜裏要撒尿，事先媽媽一定要問她是真是假？有時是真的，有時仍免不了是假的，非要媽媽逼着問她三四句，她纔肯說出實話來。

『是假的，我沒有尿。』說完又鑽進被窩去了。

媽媽因此不斷跟她說：

『小寶，不要撒謊，撒謊媽媽要打的。畫片不會等到明天再看嗎？夜晚單衣單褲下地多麼冷！小腿都凍得冰冷！』

她看畫片一天到晚總要上看三四遍，每張畫片她都看得十分仔細。她最愛看的是逛公園的兩張，還有一張騎馬的，和照的一架大鐵橋。洋樓她頂不愛看。在看的時候，每張都叫爸爸講給她聽。『這是什麼？』『這是幹什麼的？』『他在幹麼？』這幾句話不斷在她的口裏問着。爸爸一一告訴給她聽。

有一張畫片照的是日本公園櫻花盛開時的風景，綠的草，紅的櫻花，藍的流水，朱的欄干，真是美麗極了。大道上走着些男男女女的遊人，帶着他們和她們的孩子們，三五成羣，都留着短髮，一派天真可愛的樣子。

『這是小寶，跟我一樣！』她用小手指着當中的一個孩子這樣說。帶了幾分驚訝的樣子。爸爸順着她的手指看去，可不是跟她一樣嗎？黑黑的頭髮，圓圓的臉兒，淺紅的短衣上面罩了一件白色圍涎，下邊露着小胖腿，短統襪子，一雙黑色皮鞋。

『這是她的媽媽，這是她奶奶，這是爸爸。』她繼續指着旁邊的兩個女人——一個年輕的和一個較老的——和一個男人告訴爸爸。

『小寶說的真對！可不是跟你一樣嗎？』爸爸和大姑都這樣哄着她。

還有一張是日本的廟會，廟裏的神櫛都是朱紅漆的。因為小寶最歡喜大紅顏色，所以對於這張也相當愛好。

『這紅的多麼好看啊！』她常常咂着嘴羨慕。

『爸爸，來看，看這裏有好些個洋婆子，她們打着傘，——嘿！這兒還有梳辮子的姐姐呢！』她又指着那打着陽傘逛廟的日本女人和辮子，戴着紅結子的日本小姑娘說。

『洋婆子』這三個字並沒有人教過她，不知是同誰學來的？

還有一張騎馬的，她也愛看。她說：

『看哪！看騎馬督督。』

『騎馬督督』這四個字，爸爸不懂得是什麼意思，只好隨聲附和地跟着她說：

『這張騎馬督督的真不錯！』

她還愛看的是一張照的大橋。她知道這架大鐵橋是過火車的。她能馬上聯想到她去天津坐火車的事。同時嘴裏還做出汽笛的嗚嗚地聲音。用做火車的代表。

她看見畫片上的飛機，知道叫飛機；看見汽車，知道叫汽車；看見船，知道叫船；以至葡萄，狗，馬，各種水果，她都能分得清楚，叫出名來，絲毫不會錯誤。

在全套三四十張的畫片中，只有四張在背面貼郵票的地方沒有印上一個鳥。小寶看畫片看得熟了，不必看背面，只要一看正面的風景，就知道背後有沒有鳥。譬如一大搭畫片全是正面朝上，整整齊齊地放在床上。她一張一張地看，同時小嘴也不住的說：

『這張有鳥，這張有鳥，這張有……』
忽然她的話頭改變了：

『這張沒鳥。』她很隨便的說了這句，就將這張同樣地放在一邊，並沒有翻轉來看。爸爸爲好奇心所驅使，拿過這張翻轉一看，果然沒有鳥。

這沒有鳥的四張畫片，在同樣情形之下，都被爸爸證明了小寶說得不錯，不能不佩服她的記憶力特別強，對於區別東西的能力特別好。其實這四張沒有鳥的畫片，若祇看正面的風景並

沒有顯著的歧異呀。

小寶被這些畫片沉醉了，媽媽怕她弄壞，常常將畫片收在抽屜裏，她總喊着要：

『媽媽，看畫片。』

媽媽被她聒不過，只好拿給她。

落後，大多數畫片她都玩膩了，只檢當中她所最喜歡的四五張拿在手裏，不時翻來覆去地看。畫片看膩了她又學得剪紙。一把大剪子從媽媽手裏要來，一張大紙拿在左手，只聽見咯哧咯哧一路響。一張大紙已被她剪成兩半。這樣剪下去，不消一刻工夫。一張紙已被她剪得粉碎。以她的手指使用剪子的靈活，和剪的速度，剪的聲音而論，就是一個大人，也未必趕得上她。她能轉着圈兒剪，好像媽媽剔鞋底樣似的。又能剪各種東西。

『爸爸，你看我剪一隻小鞋，像不像？』她右手拿着剪子，左手舉着一個三角形的小紙，向着爸爸。

『像，像，剪得真好！』爸爸只得誇她幾句。

爸爸常常拿着剪子，哄着她剪影玩。剪外婆，剪奶奶，剪劉媽，剪小寶，……爸爸一個一個剪給她。

看，並且照出影子她瞧。她都說像，只快活得她拍手跳腳，嘴裏不住說：『真有意思！再剪一個我看。』她跟爸爸學着剪影，剪下一塊紙來就問：

『你看我剪的小寶，像不像爸爸？』

爸爸有時說像有時她剪下一塊什麼也不像的紙，愣說是外婆。爸爸笑着，巴掌打在地下了，說：

『這叫什麼呀？外婆這樣？』

她也嘻嘻地覺着好笑了。

二十 是小弟弟是小妹妹

畢竟女兒家是跟着媽媽過慣的，娘娘意思整日價寸步不離。小寶隨着媽媽在這冬天的房裏，媽媽做什麼她也做什麼，媽媽說什麼她也說什麼，簡直是一步一趨。成了媽媽的一個縮影。所以在家庭教育中，母教尤其重要。試問一個壞的母親，如何能教養出一個好的兒女！

媽媽近來忙得很：要給爸爸縫棉衣，又要給未來的小孩做一切應用的活計。天天喫罷午飯和

晚飯，就坐在小方桌的一邊，低着頭做活。針線篋裏和剪騰的材料，都擺列，堆積在那鋪有桌毯的桌上。小寶閒着沒事，問媽媽要了一個大針，一根長線，又從桌上檢了一塊不要的碎布，坐在媽媽身旁。大人似的在低着頭瞎縫。起初，一根線是媽媽替她穿在針上的。以後自己學會穿針，便不再要媽媽替她穿。就是媽媽已經替她穿好了，也要扯下來自己重穿，好像不這樣不足表示自己已有穿針的能力似的。一塊碎布拿在她的手裏，只見針連着線在布上穿來穿去，不多工夫。一根長線已經被她縫完。

『小寶你在這兒做什麼活？』大姑看她做得真起勁，像煞有介事的，不由得走過來問她。『我替把篤做棉褲。』她鄭重其事地回答。這句話純粹是跟媽媽學的，說完，自己笑了，大姑也笑了。

她將一塊布做完，便把針很快的向胸前一別，有時帶點線，有時只有一個針。她看媽媽這樣別針不是一天了，不覺自己也學着這樣做。當媽媽和她自己都在做活的時候，她一邊做着，一邊偷眼看媽媽的動作，自己隨時加以模倣和改良。她學大人做事所以這樣敏捷而酷肖的，完全在這人家不注意的時候學來的。她見媽媽在活還沒有做完而須站起身來做旁的事的時候，常常將針向桌

毯上倒着一插，她也學會把帶着線和布的針向桌毯上很快的一別，馬上跑出去玩；玩膩了回來將針拔起再繼續地做，這樣，她一天度着極有趣味的的生活。不哭，不鬧，也不想到外邊去玩，祇在這四五間屋子裏跑來跑去。

她愛看書，尤其愛看帶有圖畫的書。書裏畫的故事，她都能了解大概，什物，她都能說得出名目。有時還很高興地講給人聽，有時也尋根究柢地問。她愛看一本外國賣兒童用品的廣告書。上面畫着許多可愛的外國小孩，穿着各式各樣的衣服，封面畫的是一個孩子拉着一條狗。小寶不知道這是什麼書。要看的時候，就問媽或爸要『拉狗的。』

一本賣藥的廣告書的一頁，雙行印着六個人，其中一行三個人是正在劇烈地咳嗽着；另外一行是健康的。小寶翻到這一頁，就指着那三個正在咳嗽的告訴爸爸說：

『這個病，這個病，這個病，』小手指着。

『這個沒病，這個沒病，這個沒病。』她的小手指又轉到那三個健康的人。

奶奶和爸爸常常向人誇她聰明，悟性好，媽媽卻不十分誇她，理由是：

『自己的孩子要別人誇好纔行，哪能自己誇呀！』

★ ★ ★ ★ ★

媽媽的肚子一天比一天膨脹，小寶常摸着媽媽的肚皮玩，她知道裏面藏的是小孩。但有人問她，『媽媽的肚裏有什麼？』她卻笑着不肯說。

來的客人問她，『媽媽生的是小弟弟，是小妹妹？』一般人以為小孩對於未來的說話，常常是準確的，差不多是一個小預言家，所以纔這樣問她。

『是……？』她想了一忽兒。

『是小妹妹。』好容易纔說出來。

『不，不是小弟弟。』她又改變了口吻，很堅決地說。

在快過舊曆年的時候，媽媽真就生了一個小弟弟。這一個月來，小寶都是跟着大姑睡的，她隔壁聽見小孩哭的聲音，很驚訝而快活地對大姑說：

『你聽！你聽！小弟弟生下來了！她哭啦，哇……哇……哇……！』

從這天起，小寶由全家中一個最幼小者一躍而為小弟弟的姐姐。這在她的地位和身分上，不能不算作比較的提高。但在實際上，人們正在歡迎和注意這新生的小弟弟的時候，對於小寶無形

中未免冷落了許多。她似乎有些醋意了。小弟弟的乳娘一變而爲她發洩怒氣的對象。每逢乳娘開口說話，她在一旁必定加以開玩笑或反駁。乳娘也愛逗她，當着她故意誇小弟弟：

『你看，小毛弟多麼乖呀！』

一句話還沒說完，小寶以極簡短而敏捷的語法馬上接上一句：

『我乖他不乖。』

她出口的速度，和每一個字互相聯絡的聲音的緊湊，似乎比戲臺上的快板還要快上幾倍。

乳娘笑着依舊帶了挑撥的口吻說：

『哼！還是小毛弟聽話！』

小寶用同樣的方式，又迅速地加以反駁：

『我聽話他不聽話。』

奶奶也愛逗着她玩，抱着小弟弟故意地說：

『啊，大毛頭嗎……』

小寶又接碴了。

『我是大毛頭，他是小毛頭。』

在她的小心眼裏，或者認爲奶奶將大小顛倒，所以必須加以分辯和改正。

這三句話，自從小弟弟落生以來，在小寶的嘴裏一天不知要說多少遍！只要別人一誇小弟弟乖，聽話，或者把她叫大毛頭，她必要用這三句話來分別答覆。就令她坐的地方距離說話的人極遠，或是在一個極喧囂嘈雜的人聲裏，她也能毫不遲疑地馬上接着答上來，從來沒有丟下或錯過。別人被她的清脆的嗓音驚醒，纔知道有人又在誇小毛弟。

她在說這三句話的時候，無論在聲調上或面部的表情上，絲毫沒有怒意，好像已經成了一種照例的酬答，應有的過節，交代過就算完了。但她對於乳娘有時仍免不掉開玩笑。乳娘說的話她如果不愛聽，她馬上會說：

『你還說話哪？』

她對於小毛弟卻非常愛護，常常跑到小車旁邊慢慢摩撫極在裏面的小毛弟的小臉和小手。嘴裏並且說着：

『他的小手，小臉，多麼好玩呀！』

『是小弟弟是小妹妹』

有時她也自動地誇小毛弟，雖然她不願意別人誇他。

『小毛弟多乖呀！他比我還乖呀！』

小毛弟要睡了，她搶着推小車。小毛弟的小衣服，小被，小枕頭，她搶着疊，搶着鋪，搶着收拾。小毛弟洗好的尿布乾皺了的摺子，一塊一塊地都用小手摸按得舒舒展展，然後疊在一起，放在小床的一邊。小毛弟有着一個極肥大而白皙的面龐，她常常和他親吻。有時也自稱『姐姐』。處處表現她已經是一個大人了。

小寶的小嘴近來學得更滑，什麼話都能說，她能說出你意想她決不會說出的話。對面的公公和太出門回來，她知道遠遠地就和人家打招呼，說應酬話，不是『公公，您回來啦，外邊天氣冷吧？』就是『太，您喫完飯啦？小叔叔的病好點啦嗎？』只把公公和太喜歡得不知怎樣纔好，從屋裏抓了一大把糖果就送給她喫。有時還特爲上街買一大包水果回來送她。他們家裏如果做什麼新鮮點心，也接小寶去，或是叫人送些過來。

小寶近來說話的字眼，咬得極清。以前說不準確或不清楚的字音，現在都能說得準確而清楚了。同時她的小心眼，小腦筋，也愈發靈敏，活潑。她的力量，勇氣，也增加許多。她能一隻手提一個小箱

子，又能雙腳並齊從兩尺來高的地方向下跳，毫不害怕，更不致於蹉跌。

總之，她的一切，身體和知識，都日新月異地隨時隨處表現着成長和進步。她好比一枝雨後的春筍，又好比一朵在陽光下剛剛含苞半放的春日之花。充滿了朝氣和生活力的小寶，正向她璀璨快樂的生命途中努力邁進。

附錄

(見二十四年六月份北平晨報婦女青年周刊)

絕篇

怎樣準備做母親

- 一 前言
- 二 母親與兒童的關係
- 三 心理測驗與個性認識
- 四 兒童衛生的講求和知識的啓發
- 五 良好習慣和高尚人格的養成
- 六 結論

一 前言

家庭教育廢弛以後，產出些劣劣的兒童，這種罪過，父母是責無旁貸的。然而普通父母多否認自己的罪過，謂兒童的好壞完全因於天性的善或惡，與父母無干。這種不負責任的態度，無疑是錯

誤但卻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因為他們對於『做父母』看得太輕了。貿然結婚，貿然生子，事前對教養兒童的知識既毫未注意，事後自難擔任這種艱難煩瑣的教養兒童的工作。於是不流於任意生產，即流於養而不教，或教而不得其宜，影響社會和國家的前途，實非淺鮮！

『做父母』一道，既是一種艱難的工作，同時它對各方面的關係又極其重大，所以已經成爲一種獨立學科，謂之『父母學』。與其他學科一般地有加以研究，講求的必要。歐美各國近二十餘年來對於『父母學』已知深切注意，研究『父母學』和家庭教育的機關學校相繼設立，尤注意母親的訓練，和兒童的教養。這在中國恐怕還未引起一般人的注意。

父母對於兒童的關係以母親尤爲密切。兒童自母親方面所得印象，所受影響，較之父親方面更爲深刻。母教的良否，足以決定兒童底一生。因此我們撇開『怎樣準備做父母』不談，而先談『怎樣準備做母親』。

二 母親與兒童的關係

我國父母對於子女的一種傳統思想，就是：父母的權威至高無上，子女須絕對服從。多少與君

對臣的關係，主人對奴隸的關係有些相似。這其間子女在家庭沒有地位，在社會沒有人格。所謂好的子女，祇是家庭的忠僕，增厚了家族觀念，不知有社會有國家；所謂壞的子女，便是忤逆不孝而為人倫所共棄了。至於父母對於他們，愛惡唯其所喜怒；愛則加諸膝，惡則墜諸淵。愛之不當的結果，產生執袴子弟和社會蠹蟲；惡之不當的結果，演出骨肉反目，人類慘劇。而普通惡欲墜淵的，父多於母；愛加諸膝的，母多於父。故有『嚴父慈母』的稱謂。我們認為不正常的嚴，固不可，而不正常的慈，流弊尤多。這種流弊，大都在兒童時，因母親溺愛的結果所埋下的禍根。這時父親在環境上，在事實上，對於兒童似乎放棄了有形的責任而完全集中在母親身上，所以母親對於兒童的關係尤大對兒童的正常態度，尤須明確認識。

母親是兒童唯一適當的監護人，這是無論何人都不能否認的。所以以監護人的資格來撫養管理兒童，以慈祥和藹的態度來指導兒童，是母親底天職。兒童自初生直至長到學齡，這五六年工夫，和母親同起同臥，寸步不離。一切飲食起居，衣服寒暖，以及疾病之扶持，善良習慣和人格之養成，心理之變化，思想之傾向，知識之啓迪等等，均在母親底保護指導之下，就是入了學校，除去一部分固定的責任，學校能夠分擔外，兒童大部分的生活，仍由母親負責。那末母親應該是怎樣的一個身

體健壯，品行端重，性情柔婉，心思精密，而天資聰明的一個具有普通知識的婦女，纔能負荷這種艱難煩瑣的工作呢！

育養兒童是一件難事。兒童好比是一張潔白的紙，又好像一隻不繫之舟；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風向使之東則東，使之西則西；兒童一顆純潔的心，接觸的時間和機會最多的母親，便是惟一的指南針。母親偶爾粗心或行爲上有了矛盾，最易引起兒童的誤會，疑問。有時因爲兒童的模倣性最強，不是兒童所當作的事，或是其他錯誤的舉動，被兒童深深印入腦筋，也一般地模倣起來。兒童的理解力當然幼稚，思想當然簡單，這時需要母親以合理的方法，啓迪他們，以淺顯的道理，教導他們。這種方法，道理，是隨着兒童年齡的長幼而不同的。總之，母親應當瞭解兒童底一切，而指示他們以一條正確的人生大路。

許多做母親的不是不愛他們的兒童，而因缺乏充分的準備，和相當的知識，結果教育兒童不得其當，便難養成一個平均發展的兒童。這時母親的心情，縱是極度懊悔，惶惑，也是無補實際。須知母親不但消極的是兒童的行爲標準，而且積極的也是兒童的導師，應該揆諸道理，本諸經驗，參考學理，替國家，替社會，將自己兒童造成一個未來的健全分子，必須認爲這是一種義務。兒童

的好壞，自己須負完全責任。非有這樣的母親，民族精神不會恢復，社會組織不會嚴密，國家前途不會光明。我們中國現在需要的，不是學術精深的女士，而是教養兒童俾成健全分子的母親。

三 心理測驗與個性認識

活潑跳脫是兒童的天性。他們除了在疾病的過程中是懶懶不願動，普通健康的兒童，沒有不活潑好動的。同時母親的願望卻總喜歡兒童聽話，服從，不喜歡他做種種不合理的舉動。於是在母親和兒童之間，常常發生衝突；母親的手段是：「罵」，「打」；兒童唯一的抗拒力是「哭」，「鬧」。這完全是母親不明瞭兒童的立場和兒童的環境。須知兒童的意思表示，有時不是藉言語所能達出的。因此對於兒童的心理，須下一番測驗工夫。

一、好奇的心理 好奇的心理是兒童與生俱來。在他剛有知識的時候——普通在六個月以後——他對於眼前的事事物物，都懷着一種驚訝而欲嘗試的態度。在他的玩具當中，也是好玩新奇的而厭棄陳舊的。所有在他能力範圍所能及的東西，無論什麼都願拿在手裏玩弄，因此常有什物被他摔在地下或弄壞。這時母親應當瞭解這是他當然的心理作用，不要罵他或以武力懲罰他。

而應慢慢地向他解釋，養成他愛惜東西的好習慣。

二、好哭的心理 這也是兒童的普遍心理之一，當他忽然啼哭的時候需要母親用種種方法來測驗他哭底心理。是身體上不適？是肚腹飢餓？是別人拂逆了他？是想人來抱他？是想睡眠？是……明瞭他底心理以後，再分別用適當的方法來中止他底啼哭。千萬不要意氣用事來責打他。使他底脾氣變成粗暴。

三、恐懼的心理 兒童除對自然界的可怕事物表示恐懼，和對於自身危險表示恐懼，是由於先天的秉賦外，其他恐懼都由於後天習慣所養成。例如母親欲防止兒童的哭泣，或想他安眠，常用種種可怕的言語，或模倣可怕的東西底態度來恫嚇他們。因此他們腦筋上，便深深地印上一個恐懼的痕迹或結晶，以後遇見了類似的的事情，便會恐懼起來。這是母親最不應該做的事。至於先天的恐懼，宜設法為之解釋，使他明白覺悟，以至於無所恐懼。

四、模倣的心理 比較聰明的兒童，模倣的心理特別發達。母親或其他常見的人的動作，他都能照樣模倣出來。這種心理與兒童將來習慣底養成有重大關係。母親如感覺他有不良的模倣，應當考察這種模倣的來源，極力避免，同時自己也需要建立一個好的模型，以代替不良的模倣，使成

好習慣。

五、好勝的心理 在知識已達相當程度的兒童——普通須四歲以後——好勝的心理漸漸的發達。除了太不合理或太危險的舉動，需要母親勸阻他，普通應當加以鼓勵欣賞，不要當着客人羞辱他責罰他，令他灰心。不然，不惟收不到效果，而且減少兒童的勇氣，養成他懦弱而畏縮的心理。

六、發怒和吵鬧的心理 發怒和吵鬧的心理有聯帶關係。在嬰兒時，發怒的表示常用『哭』。等到四歲以後，使用吵鬧的方法幫助了『哭』去表示『怒』。這種心理和好勝的心理，亦有先後關係。至於程度，則因個性而不同。吵鬧是一般兒童的普通現象，母親應當以合理的言語，和和藹的態度，來制止他的怒氣，調解他的衝突。謾罵和體罰，是最不應該的。有時用激發鼓勵的言語，反倒收到效果；這就是利用兒童好勝的心理的誤用或濫用。

七、想像的心理 這種心理是模倣心理的擴充。惟有年齡較大的兒童，這種心理總會在腦海中結晶，總會有發表這種心理的能力。這種心理是成人思想和發明創造等等能力的出發點。這時在兒童的內心，常常願意有一種理想的新的東西出現，同時又想設法明瞭事物的原理和奧妙之點。有時常將舊的東西拆掉而改造一個新的東西，這種心理和他的智力有莫大關係。歐美各國許

多發明家，當他們兒童時代，這種想像心理特別發達。這時母親應設法幫助他，講解原理給他聽，使兒童得以盡量發展他的想像心理。千萬不要認為他是瞎鬧而阻止他，摧殘他。

明瞭了一般兒童底心理以後，那末對於自己兒童底個性，更應當有深刻的認識。人類在兒童時代，雖然思想尚未十分發達，個性尚不十分顯著，然在教育者經意之下，是可以仔細微的地方考察出來的。

管理兒童和訓練兒童，雖有一般的方法，但同時須顧及兒童的個性，因人而施，纔會得到正確的效果。

兒童個性應從兩方面觀察：一方面是關於脾氣的個性，一方面是關於天才的個性。愛發脾氣的個性，與兒童的生理環境，都有關係。脾氣太急躁，太愛發怒，於兒童將來處世很有妨礙。母親應當將兒童偏激的個性，納入正軌。更應當用種種有效的方法，使他能夠克服自己，能夠漸增涵養的工夫，和忍耐的精神。至於天才的個性，應當先認識他性情所近的科門，因勢利導，將來必可因其所長，盡量發展自己的天才。因為擇學和擇業一樣，也可以說擇學是擇業的基礎，基礎錯置，便等於舍近求遠，得不到特殊的成功。兒童對於自己天才不易發現，什麼是自己的長處，有時也極茫然。這時緊

要母親對於他天才個性的認識，以決定他將來究以學何種科門爲宜，以免誤用他的天才。

四 兒童衛生的講求和知識的啓發

兒童身體的健康，小則與他們將來發育成長有關係，大則繫乎整個民族前途的強弱，所以應就童年培植，成爲他日國家社會健全分子。但兒童幼小無知，一切依靠母親的指導與保護。除了少數富裕家庭，能夠聘請護士或保姆專任看護外，一般母親對於兒童健康所負的責任，實在很大。一似兒童的生命，大半寄託於母親的掌握。這時母親對於兒童平時衛生的講求，輕微疾病之治療，重大病症之審查，看護，以及其他在健康條件上一切常識，均須明瞭熟悉，始能擔當這育兒的重任，而稱得起是兒童唯一的監護人。對於兒童衛生，我們可以分作兩層講述：一是平時，一是疾病時。

甲 平時

一、衣 普通家庭的兒童，衣服談不到華美——也不應當華美——也談不到富足，第一要能蔽體；第二要整潔，用中國的土布縫衣，最適合身體；第三毋使過暖，以鍛練其體力，如歐西各國的兒童，大半薄衣裸體。常見富貴之家，對於兒童惟恐衣單，層層裹縛，結果徒礙發育，是愛之而反害之。這

是做母親的事先必須明瞭，要使兒童的衣服能夠適體，做到勤於更換，整齊清潔的地步，就夠了。

二、食 食的問題既爲養生之源，復爲發育成長的資料，不可不特別注意。人乳是幼兒唯一至

好的養料，母親對於兒童除非萬不得已——如全無乳汁或乳汁不足或母親體弱有病等，——不宜餵食牛乳、羊乳或雇用乳娘。如用牛羊乳則須注意清潔，不然易生疾病。乳娘的乳汁，是否與幼兒相宜，亦非經過醫生的檢查不可。兒童自乳娘方面易染不良的習慣，她看護兒童，有時不能十分盡心，所以以不雇用爲原則。卽令自己餵乳，每日餵食次數，也應依照醫生規則，不可亂吃，或使過飽。兒童一哭卽餵以乳，或夜間餵乳，是乳積引起胃病之源。須知幼兒啼哭，是他的本能，並非全由於飢餓，多哭幾次對於身體尙且有益。

普通兒童，到了相當時期，應使其斷乳，斷乳應取次數或量數漸減的方法，不可驟然斷淨。斷乳時的食料以稀粥（內加雞蛋、番茄，或土豆、紅蘿蔔等物）煮餛飩、麪湯等物（各種穀類煮粥均可，以稀爛爲宜）。俟牙齒長成，再進以較充實乾燥之食品如饅首、爛飯等物。切忌雜食或消化困難的食物。尤不應由成人咀嚼餵食。至於食有一定次數及量數，自毋庸贅言了。到了可以隨便進食時，應當注意的有左列各事：

A. 凡街市小販一切不潔之物，應絕對禁食，更不許其自己購買；

B. 飲食必須有時有節，除三餐定時定量以外，不准零食；

C. 油葷等物，不易消化，切忌多食

此外兒童通曉人意以後，母親應時以飲食與養生的關係指示兒童，使成爲規則習慣，庶幾可以減少疾病，促進健康。

三、起居 兒童睡眠和起床，應有一定的時間，須早睡早醒，睡時臥室須使空氣流通，臥床不可太軟，最好一人獨睡，蓋被勿使過厚過重，手足身體頭面應勤梳洗，指甲宜常剪，毋使藏垢。宜獎勵戶外遊戲，以便多得日光，多吸取新鮮空氣，此即鄉村兒童較城市兒童強健的原因之一。

四、玩 一玩』佔兒童日常生活中最要部分。未達學齡的兒童，除了飲食睡眠的時間以外，只有玩。雖是入學兒童，在初年書本功課也不過佔了一小部分，其餘的時間仍是遊戲。玩的衛生第一應加以注意的是玩具。帶有彩色，含有毒質，或帶有危險性的玩具，千萬不要給予兒童。太小的玩具，要避免放置口內，不如禁止玩耍。此外成人所用器皿尤其是刀剪玻璃物品，都要禁止兒童玩耍。其餘關於遊戲方面應禁止其易陷危險，或過於激烈的遊戲，在積極方面更應指導其有益身體或

富有教育意味的運動。

乙、疾病時 兒童一旦致疾，母親的勞苦工作便又增加幾倍，同時內心也起了憂慮和恐慌。在經濟狀況較為充裕，或住在大都市的母親，諸事方便，可以由好的醫生大的醫院替她們分憂，給她們精神上的安慰。至於中產以下或住在小縣農村的母親，那便祇有倚恃自己了。對於輕微的疾病，母親應當利用她平素已經具有的醫學常識，察看兒童的病症，然後投以相當的藥劑。兒童的病症，普通非常簡單，不是傷食便是內熱外感，如在初起時加以適當的治療，決不至釀成大病，這時自然需要母親的悉心診斷。萬一不慎病勢沉重，不是經驗能力所可診斷的，便非延請醫生不可。請了醫生亦應以自己具有的醫藥常識，斟酌可否。不然庸醫誤人，在所不免，是很危險的。

以外還有兩點，為母親不可不知的，就是：兒童當疾病時，以少食及勿服油葷為要，因為兒童的消化力本來薄弱，病時尤甚，如給以油葷或令多食，只是增加他的病勢，毫無益處。一般婦女總以為兒童病中可憐，遂任其喜好給與種種味厚或與疾病不相宜的食物，因此不知犧牲多少可愛的兒童。再此就是時疫流行的季節，應早早替兒童種牛痘或應盡力設法預防及實行隔離。

兒童初生以迄三歲，各種知識正在漸次發達的過程中，必須母親適當的啓發。如教小兒作手

勢呼『爸爸媽媽』以及其他種種表演，都不失爲簡單啓迪知識的方法。如果有一小兒，自初生卽不與成人接觸，或成人永不在其面前談笑表情，或以言語動作向其哄逗，他將來長成必定特別愚傻，過於常兒。一歲或一歲半以後，應以種種方法及工具啓發其知識。如令其辨明眼前各物，並認識物名，或以圖畫增進其辨別力，以積木令其擺列等。滿三歲以後，母親可以簡單的號字，教其認讀，將他自己的姓氏籍貫年歲住址，以及父親的名字，教其記憶背誦。這時並須教以百（？）數以下的數目，令其依次背誦，或以大小相同之圓球或木塊令其習練數數。兒童五歲以後可使入幼稚園。這時母親的責任，似乎稍稍輕減。但是下學回到家裏，母親對於他們的功課應時時查問，如有不明瞭的地方，應當加以解釋，直至懂了爲止。同時更須設法啓發其心思，引起其上學求取知識的興趣，並加以鼓勵。至於兒童的天性，究竟近於何種學科，這時也應開始加以試驗及考察，以爲將來依其所長，選擇學科及學校的準則，以免學與性背，事倍功半。這樣一直到兒童受了初級小學，或整個的小學教育完滿，母親總是兒童在家庭中最適宜的教師，對於兒童知識的啓發總是負有責任的。因此婦女們在將次做母親以前，對於教育兒童的知識，應力求豐富完備，以期產生理想中的優美兒童。

五 良好習慣和高尙人格的養成

良好習慣和高尚人格必須於童年養成，將來始能確立不拔，不為惡環境惡勢力所誘惑操縱。父母尤其是母親，應以身作則，一切惡習如賭博吸煙謾罵等等，總不許聞於兒童之耳，視於兒童之目。親友當中如有上述惡習者，應於無人時告誡兒童，不可以其為法。此外即如吐痰畫寢等等小事，母親亦應力自謹慎不可觸犯。因為兒童辨別善惡的能力太弱，而模倣力又太強，成人的言語舉動，無形中都是他們的導師，所謂『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好的習慣如於童年養成，將來易於保守，同時壞的習慣一經沾染，將來亦難磨滅。故不能不加以十二分的注意。在積極方面，母親更應不時講些故事給他們聽，增加他們辨別善惡的能力，獎善懲惡，以養成他們的好習慣。舉例略如下：

一、不說誑話的習慣 兒童說誑話是造成將來一切欺騙詭詐之源，故須於童時養成不說誑話的習慣，將來纔能望其忠實誠懇。母親應將說誑話的種種壞處及誠實的好處講與兒童聽。如兒童有意欺騙，應立加懲罰，不得姑息。同時對於正直的孩子，也應設法獎勵。

二、勤儉樸實的習慣 勤儉樸實都是美德，母親應當在前領導兒童操勞，養成他們將來服務的精神。切不可事事假手僕役，使兒童都變成坐待他人服侍的少爺小姐。談到儉樸，在家庭中千萬不要被浮華奢靡的空氣所包圍，飲食衣服等等應力求儉約樸實，兒童將來自然不會浪費。同時也

不會引起他們的虛榮心。

三、禮讓的習慣 兒童固然要天真活潑，但也不能一味無理吵鬧。對於僕役或窮人，則力戒自傲及藐視的階級觀念。對於尊長賓客以及兄弟姊妹，應各授以相當的禮節，和親愛的態度，不可溺愛驕縱。做母親的最易陷入姑息，以致兒童不明事理，肆意傲慢，這是應該特別注意的。

四、服從的習慣 兒童時如能養成服從父母的習慣，那末他將來長大，也必能服從師長，服從國家的法令。但服從習慣之養成，並非由於威迫打罵，何況我們對於兒童根本就不贊成打罵。所以兒童如有過處，應溫詞解釋告誡，使其心悅誠服，久而久之，自然會養成他的服從的習慣，而不妄動，不任意吵鬧了。

五、一切起居衛生的習慣 如起居有定時；吃飯時不得將菜飯弄得滿桌滿地，沾污衣服；飯飽後，不得再索食物；以及其他梳洗沐浴各種好習慣等，是均須於童時養成的。

六、一般惡習之避免 兒童的一般惡習，不外：(一)罵詈，(二)其他下流社會之言語動作，(三)零食，(四)打架，(五)其他不良習慣。這五項惡習之來源，大都學自父母，家人，僕婢，及同遊的兒童。僕婢更是兒童不良習慣的導師。所以對於僕婢的品行，應當嚴格考察；僕婢的居室，總不許兒童涉足。

或整日和他們在一起廝混。同時父母更須避免一切惡習，不好的地方，也不應任兒童隨便遊逛。

除了養成上述種種良好的習慣以外，並須養成兒童高尚的人格。所謂高尚的人格，就是：（一）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二）一心向上，不甘居下流；（三）廉潔正直，坦白磊落，競尚公義，而絲毫不徇私利；（四）卓然自立，屹然不移，不同流合污，不隨風而靡；（五）具勇敢負責之精神。上述五德如能備具，人格自然高尚。惟以期之於兒童，未免貽持論過高之譏，不過潛移默化，成人的高尚人格必須自幼時養成，逮至成年，習慣已成，外物誘惑更多，更難改移，如果兒童時代，母親能將高尚人格的要件，深深種在兒童的內心，則不知不覺養成高尚人格的潛勢力，與年俱長，將來不難成功一個偉人。

總之：兒童良好習慣和高尚人格的養成，似較促進其知識尤為重要。所以母親對此應特別注意指導及灌輸，並加以管束，不容少事寬貸，然後兒童長成庶不致為國家之蠹。

六 結語

以上所述，不過就習見習聞的事『卑之無甚高論』地說說罷了。這極淺顯而簡單的尙且難

望完全做到，何況等而上之！科學愈昌明，生存競爭愈激烈，社會道德愈難維持，個人人格也愈易卑下。於是爾虞我詐，傷風敗俗，貪污卑鄙，徇私舞弊，趨時勢利，賣國喪權等等罪惡，接踵而起。推究其故，雖因於學校教育和社會風氣之不良，而母教不講，實為重要原因。常見做母親的競以升官發財勉勵其兒童，以其將來能鑽營，能多弄錢為無上本領，試問在這種母教之下，焉能產生健全的國民？所以母親教育兒童，知識方面尚在其次，關於品行方面如何能令其養成高尚的人格，俾將來不致因外來勢力的引誘而破壞其操守，斯為首要。但是能具有以上條件的母親，必須受過初級師範學校以上的教育纔能勝任。我國中等女子教育，尚未普遍發達，女子師範學校尤嫌不敷分配。故欲發揚母教，期望產生優秀的兒童和健全的國民，必須自推廣及注重女子師範教育始。然而這事實竟能否辦到，以及將來的母親能否負荷這教育兒童的重任，又須看現在教育當局對於女子教育的目標如何了。